

唐宮十二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二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A541 212 0010 1183B

唐宮二十朝演義

天華館主評
許嘯天著

第十七回 陳水戲燈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驚帝座

煬帝正把玩吳絳仙的詩箋，蕭后從背後走來，劈手把詩箋奪去，說道：陛下儘看些淫詞做什麼！今日乃上巳良辰，有杜寶學士製成水飾圖經十五卷，備言水中故事；又有黃袞所造水飾七十二種，上面都裝着木人，那木人有二尺多長，穿着綾羅，內藏暗機，盡能生動如意。其他禽獸魚鳥，無一件不窮極天下之巧；妾已令陳設在九曲池中，特來請陛下前去游覽。不料陛下又正思念那妖精吳絳仙，未得有閒心腸去行樂！煬帝聽了，祇得勉強笑道：御妻又來取笑了，怎見得朕沒有心腸。說着，和蕭后一同上輦，向九曲池來；未到池邊，遠遠的見五光十色，堆梁得十分精巧。那許多太監和宮女團團圍住，看着笑着；煬帝下輦，走近去看時，原來那水飾是用十二隻方船裝載着；一船一船俟次在水面上行去，船上雕刻着生動的木人，有傍山的，有臨水的，有據定磐石的，有住在宮殿裏的，裝成七十二件水上的故事。船身一動，那木人笙簫絃管，齊齊奏樂；曲調悠揚，十分動聽。又能舞百

~~1582663~~

戲，百般跳躍，與生人無異。又有妓船十二隻，雜在水飾船中；那妓女也都拿木頭製成，專管行酒，每一船有一木妓，擎杯立在船頭，又一木妓捧壺站在一旁，另一木妓站在舟梢上把舵，又二木妓坐在船中盪漿。船慢慢的行着，每到客位前，便停船不去，獻上酒來，候客飲乾，方纔移動；酒若不盡，終不肯去。機括都在水中，絕不看見，真是窮極機巧，化奪天工。這時煬帝和簫后同席坐在那池邊，一面飲酒，一面把那水飾一樣一樣的玩賞：第一樣，是神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羲；第二樣，是黃龍負圖出河；第三樣，是玄龜啣符出洛水；第四樣，是鱸魚啣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第五樣，是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河上；第六樣，是丹甲靈龜，啣書出洛，投於蒼頡；第七樣，是赤龍載圖出河，授於堯；第八樣，是龍鳥啣甲文出河，授於舜；第九樣，是堯與舜游河，值五老人；第十樣，是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第十一樣，是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第十二樣，是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於舜；第十三樣，是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第十四樣，是白面長人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第十五樣，是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第十六樣，是禹鑿龍門；第十七樣，是禹過江，黃龍負舟；第十八樣，是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第十九樣，是禹遇兩神女於泉上；第二十樣，是黃魚化鯉，化爲

黑玉赤文；第二十一樣，是姜姬於河濱，履巨人之跡；第二十二樣，是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覆之；第二十三樣，是文王坐靈沼；第二十四樣，是太子發渡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第二十五樣，是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第二十六樣，是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第二十七樣，是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第二十八樣，是獵於淩津，獲玄貉白狐；第二十九樣，是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第三十樣，是過九江，鼉鼉爲梁；第三十一樣，是塗修國獻昭王青鳳丹鵠，飲於浴溪；第三十二樣，是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凰降；第三十三樣，是秦始皇入海，見海神；第三十四樣，是漢高祖隱陽山，澤上有紫雲；第三十五樣，是武帝泛樓船於汾河；第三十六樣，是游昆明池，去大魚之鈎；第三十七樣，是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第三十八樣，是漢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第三十九樣，是曹瞞浴譙水，擊水蛟；第四十樣，是魏文帝興師，尋河不濟；第四十一樣，是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第四十二樣，是五馬浮滹沱，一馬化爲龍；第四十三樣，是仙人酌醴泉之水；第四十四樣，是金人乘金船；第四十五樣，是蒼文玄龜，啣書出洛；第四十六樣，是青龍負書，出河，並獻於周公；第四十七樣，是呂望釣磻溪，侍玉璜文；第四十八樣，是釣汴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鈴；第四十九樣，是齊桓公問

愚公名；第五十樣，是楚王渡江，得萍實；第五十一樣，是秦昭王宴於河曲；第五十二樣，是金人捧水心劍造之；第五十三樣，是吳大帝臨釣臺望喬女；第五十四樣，是劉備躍馬過檀溪；第五十五樣，是周瑜赤壁破曹操；第五十六樣，是澹臺子羽過江，兩龍負舟；第五十七樣，是留丘訴與水神戰；第五十八樣，是周處斬蛟；第五十九樣，是屈原遇漁父；第六十樣，是卞隨投潁水；第六十一樣，是許由洗耳；第六十二樣，是趙簡子值洋吏女；第六十三樣，是孔子遇浴河女子；第六十四樣，是秋胡妻赴水；第六十五樣，是孔愉放龜；第六十六樣，是莊惠觀魚；第六十七樣，是鄭宏樵徑還風；第六十八樣，是趙炳張蓋過江；第六十九樣，是陽谷女子浴日；第七十樣，是屈原沈汨羅水；第七十一樣，是巨靈開山；第七十二樣，是長鯨吞舟，形形色色，過了一船，又是一船。煬帝賞玩到歡喜時候，命衆夫人傳杯痛飲，正熱鬧快樂的時候，忽見一官員踉踉跄跄的闖進宮來，那左右太監忙上去攔阻，也攔阻不住。那人直跑到煬帝脚，伏地痛哭。煬帝看時，原來是東京越王楊侗的近侍趙信。煬帝問他何事。如此淒涼，那趙信奏道：東京亡在旦夕，越王殿下遣奴婢潛身逃遁，來萬歲爺跟前告急。煬帝是祿來不問朝政的，如今聽說東京危急，十分詫異，忙問東京有何危急。那趙信奏說：西京已被李淵佔

據東京也被李密圍困甚急，城破便在旦夕，望萬歲速發兵去解圍。煬帝聽了，嚇得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打得粉碎。嘆一口氣，說道：朕久不問朝政，國事已敗壞至此，如今大局已去，叫朕也無可挽回。說着，宮女換上酒杯，煬帝說道：朕且圖今天的快樂，衆夫人伴朕一醉罷！說着，舉杯向衆夫人連杯痛飲。那趙信却兀自跪在脚下，不肯起身。口口聲聲說求陛下快發兵去救越王和代王。煬帝笑對趙信說道：朕江都富貴，享之不盡，何必定要東京！局勢既如此危急，索興置之不問罷！趙信聽煬帝如此說法，便也不敢再奏，祇得磕一個頭，退下階去。煬帝見趙信起去，忽然想起東京的景色，忙喚住問道：我且問你，西苑中風景如何？趙信奏道：西苑自聖駕東游，內中臺榭荒涼，園林寂寞，朱戶生塵，綠苔繞砌，冷落蕭條，無復當時佳麗矣！煬帝道：湖海中魚鳥想猶如故。趙信說道：四的魚鳥如故，祇有萬歲昔年放生的那個大鯉魚，二月內有一天風雨驟至，雷電交加，忽化成一條五色金龍，飛上天去，在半空中盤旋不已。京城內外人皆看見。煬帝聽了，十分吃驚，說道：大奇！大奇！這魚畢竟成龍而去。蕭后在一傍說道：曩日妾伴陛下游北海時，妾見他頭上隱隱有角，便已疑心。故勸陛下射他；不料天生神物，竟是人力所不能害的。煬帝接着又問道：西苑中花木想也無恙？趙信奏道：別

的花木都依舊，祇有那年酸棗邑獻的玉李樹，近來越發長得茂盛；那晨光院的楊梅樹，却在一月前枯死了。楊帝聽了，不禁拍案大叫道：「李氏當興，楊氏當亡，天意有如此耶！」原來楊帝素來以楊梅合姓，卜隋室之興亡；今聽說楊梅枯死，李樹繁榮，又聽說鯉魚化龍，他便認定姓李的要奪他的江山，因此失驚打怪，嚇得個趙信汗流浹背，不知是何故；惟有蕭后知道楊帝的心事，當時便勸說道：「無情花草，何關人事？陛下何必認真？楊帝也覺蕭后的說話有理，心裏略放寬些；又想如今在江都的近臣，都沒有一個姓李的，眼前量來總沒有什麼危險；心裏更放寬了一層。便說道：外面如此反亂，兩京縱不殘破，朕亦無心歸矣！」聽說江東風景秀美，丹陽會稽永嘉餘杭一帶山水奇麗，朕欲別治宮室，遷都丹陽，不知御妻願伴朕同去否？」蕭后道：「江東地方雖僻，晉宋齊梁陳五代皆相繼建都，風景想也不惡，陛下之言甚是。」楊帝大喜，到了次日，竟出便殿召集羣臣商議。楊帝說道：「兩京皆爲盜賊所據，朕不願復歸，意欲退保江東，以爲子孫之計，不識衆卿之意如何？」當有虞世基出班奏道：「退保江東，坐觀中原成敗，不獨子孫萬世之業，亦以逸待勞之妙策也。」楊帝聽了大喜，便傳旨丹陽重治宮闕，接挖新河，以通永嘉餘杭，限日要成此大工，當下工部大臣領旨前去，開河的開河，治宮

殿的添宮殿；此時民窮財盡，萬人吁怨，那地方官却一味壓迫，祇圖工程早完，那煬帝也終日在迷樓中追歡尋樂，祇待江東宮殿完工，早日遷都。那兩京之事，早已置之度外，便是衆美人也，知道歡樂不久，沒日沒夜拿酒色兩字去迷弄煬帝，煬帝身體雖尋着快樂，但因國事日非，心中終不免鬱悶；再加他身體多年在酒色中淘磨過來，早不覺形銷骨立。有一天，杏娘正臨鏡梳粧，煬帝從他身後走去，原想逗着杏娘作樂的，誰知從鏡中照着自己容顏，十分憔悴，滿臉都是酒色之氣，自己不覺驚詫起來，說道：何以消瘦至此！蕭后祇怕煬帝傷心，故意湊趣說道：這正所謂渣滓日去，清虛日來。煬帝對鏡注視了半天，忽然自己撫着頸子，說道：如此好頭顱，有誰斬去！蕭后和衆夫人聽了，一齊大驚失色。蕭后說道：陛下何出此言？煬帝祇是哈哈大笑，笑罷，又索酒與蕭后對飲，直吃到酩酊大醉，由兩個美人扶着進帳睡去。無奈上牀睡不多時，便又驚醒，醒來無可消遣，和兩個美人調弄着，轉覺乏味；忽聽得窗外隱隱有女子歌唱的聲音，腔調悲悲切切，十分悽楚。煬帝不覺從牀上驚起，問：誰在窗外唱這悲涼的曲子？連問幾聲，沒有人答應；煬帝耐不住，便披衣下牀，走到簾櫳之下，側耳細聽。那斷斷續續的歌聲又起，却唱得字字清楚道：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

處李花結實自然成。煬帝躡着脚繞出簾外看時，祇見七八個宮女圍着一個宮嬪，聽他唱歌。那宮嬪站在中央，煬帝心中暗想：楊花李花，一成一敗，情見乎詞，宮闈之中，如何有此不祥之歌？急上去喚那宮嬪問時，那宮嬪原是無心唱的，不期在這夜盡更深時候，被煬帝親自出來問住，慌得衆宮女驚惶無措，那宮嬪尤其嚇得匍匐在地，不敢抬起頭來。這煬帝平素在宮女身上不肯用大聲呼喝的，忙安慰衆人說：不要驚慌。又拉起那宮嬪來問道：此歌是誰教給你唱的？宮嬪奏對道：此乃道路兒童所歌，非妾婢自編的。煬帝問：兒童之歌，你在深宮，如何得知？宮嬪道：賤婢有一個兄弟，在民間聽得，因此流傳入宮。煬帝聽宮嬪說出這個話來，便不禁大聲叫道：罷了！罷了！這真是天意呢！在這半夜時分，煬帝忽然大驚小怪起來，早有人報與蕭后知道。蕭后急急趕來，再三勸煬帝回宮安寢。煬帝說道：時勢相逼而來，叫人如何安寢？惟酒可以忘憂，吩咐快拿酒來。宮人把他奉上，煬帝直着頸子，一連五七杯倒下肚去。他越是痛飲，氣覺怒氣沖沖，站起身來，在院子裏走來走去，又仰首向天，書空咄咄，心中沒個安排處。又坐下來，捧着酒壺，向口中直倒，放下酒壺，胸中覺得有萬轉千愁，便提起筆來，寫出一首詞兒道：瓊瑤宮室金，玉人家，簾珠開處碧鈞掛。嘆人生一場夢話，休錯了。

歲歲桃花！奈中原離黍，霸業堪嗟！干戈滿目，阻斷荒遐。梨園檀板動新雅，深痛恨，無勤王遠將，變輿
迓！須拚飲，願不得繁華天下！寫罷，自己又把詞兒歌唱起來，歌聲嗚嗚，聲淚俱下。蕭后忙上前來勸
住，又拿酒勸煬帝飲着，直飲到迷迷糊糊，蕭后親自扶進帳去睡下。第二天，從牀上醒來，還未起身，
便有王義頭頂奏本，直走到御榻前跪下，煬帝隨接過他奏本來看時，見上面寫道：犬馬臣王義稽
首頓首奉表於皇帝萬歲。臣本南楚侏儒，幸逢聖明爲治之時，故不愛此身，願從入貢。幸因自宮，得
出入左右。積有歲時，濃被恩私，侍從乘輿，周旋臺閣，皆踰素望。臣雖至鄙至陋，然素性酷好窮經，頗
知善惡之源，略識興亡之故。又且往還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故敢抒誠瀝血，次第敷陳。自萬歲
嗣守元符，休臨大器，聖神獨斷，規諫弗從。自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南至遼東，開無益之市，傷
有用之財。龍舟踰於千艘，宮闕遍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死葬者
十無一人；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四出，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役數十萬；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
墟。方今有家之村，寥寥可數；有人之家，寂寂無多。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泥土；屍積如岳，餓殍盈
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血膏草野，狐兔盡肥。陰風吹無人之墟，野鬼

唐宮二十朝演義 第十七回

一〇

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萬民剝落，莫保朝昏。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仁主愛人，一何至此！陛下素性剛毅，誰敢上諫？或有鯁臣，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以自保全；雖龍逢復生，比干再世，安敢議奏。左右近侍，凡阿諛順旨，迎合帝意者，皆逢富貴；萬歲過惡，從何可聞？方今盜賊如麻，兵戈擾攘；社稷危於春雪，江山險於夏冰。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盡懷異心。萬歲試思，世事至此，若何爲計？雖有子房妙算，諸葛奇謀，亦難救金甌於已破也！近聞欲幸永嘉，不過少延歲月，非有恢復大計；當時南巡北狩之神武威嚴，一何鎗鑠至此？萬歲雖欲發憤修德，加意愛民；然大勢已去，時不再來。所謂巨廈之傾，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已至此，安忍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伏乞聖明採擇，臣不勝生死榮幸之至！煬帝看完了奏摺，便說道：「你的話雖有理，但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王義聽了，忍不住大哭起來，說道：「萬歲時至今日，猶欲文過失非；萬歲常說當誇三皇超五帝，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看今日時勢，車輦尙不能回，還說什麼富國強兵的話？煬帝到此時，也撐不住流下淚來，說道：「汝真是忠臣，說話如此剴切，朕悔不早聽汝之言也！」王義說道：「臣昔不言，誠戀主也；今既奏明，死又何憾！願以此身報萬

歲數年知遇之恩！天下方亂，願萬歲努力自愛，勿以臣爲念。說罷，磕一個頭，涕泣辭出。煬帝認他是悲傷感恩之意，也不在意中；不料到了午後，忽有幾個內相匆匆來報道：王義在自己屋中大哭一場，自刎死了。煬帝聽了，頓足流淚道：有這等事，是朕負王義了！蕭后在一傍勸道：王義既死，悲傷亦無益。煬帝說道：朕看滿朝臣子，皆高爵厚祿，曾無一人能如王義之以死諫，豈不可恨，豈不可惜！便傳旨命厚葬王義，從此煬帝在宮中每想起王義，總是鬱鬱不樂；蕭后百般指使宮女歌舞，美人勸酒，在十分熱鬧的時候，煬帝總是長吁短嘆的不快樂。袁寶兒在一傍勸解道：如此年月，終日爲歡，尙恐不足，况乃戚戚乎？一句話點醒了煬帝，便又高興起來。命衆宮女日夜歌舞作樂，自己拉住幾個寵愛的夫人美人飲酒作樂，片刻不許離開左右。傳旨一切國事，不許瀆奏，如有報兩京消息者，斬。從此迷樓裏的人，終日戲笑歌舞，如痴如狂，所有外邊烽火，遍地刀兵，他們都置之不理。煬帝更是徹夜歡樂，不到天明，不肯休息，弄成白晝高睡，夜半笙歌。越是夜深，煬帝越愛到各處去游玩。這時初春天氣，秦夫人院中梅花盛開，煬帝說月下看梅，更添韻致。傳旨黃昏後在梅花樹下開宴，煬帝披着重裘，帶問十六院夫人和衆美人赴宴去。祇見一輪寒月，映着花光人面，倍覺清艷。煬帝

坐下，吃過幾巡酒菜，命薛冶兒在月下舞一回劍，袁寶兒當筵唱一折歌，煬帝乘着酒興，拉着秦夫人出席步月去。煬帝近日胸中煩悶，常愛離開衆人，到清靜無人的地方去走走。秦夫人也知道煬帝的意思，便也扶着煬帝，兩人靜悄悄的在月下走去，度過梅花林，是一片空地，天上一輪皓月，正照當頭；煬帝贊聲好月色！吩咐秦夫人在一株梅花樹下的石上坐着候着他，自己慢慢的向空地上踱去，他脚下走着，一面抬頭望着天上的月兒，不期走到一叢荆棘面前；那荆棘忽地索索抖動起來，接着跳出一頭長頸子的巨物來。煬帝原是心術淘虛的人，祇叫得一聲哎喲，急轉身逃去，跟踉蹌蹌的逃到秦夫人跟前。秦夫人看煬帝嚇得面貌失色，衣冠斜散，忙上去抱住問時，煬帝氣喘噓噓的指着身後說道：怪物！怪物！秦夫人是女流輩，有什麼膽識的。一聽說怪物，早已嚇得兩腿打戰，軟綿綿的一步也行不得了。幸得有許多宮女太監，奉着蕭后追蹤尋來，把煬帝接回院去。一面命太監拿着兵器，去追捉怪物。誰知衆人在月光地下，空鬧了一大場，也不見什麼妖怪，祇有幾頭長頸花鹿，在月光下吃着草游玩着，大家回來覆旨。煬帝纔知道月下所見的便是長頸花鹿，但這一驚也不小，從此一連臥牀七八日不起身，待起得身來，也十分膽小，冷靜所在，却不敢獨自行走。

這迷樓宮殿，建造得十分廣大，雖有三五千宮女，和許多太監住在裏面；但這宮女和太監，都是陰性的人，膽原是十分小的。自從那夜煬帝在月下受驚以後，便大家疑神疑鬼，有的說在冷宮裏看見妖魔；有的說在長巷中遇到鬼怪。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頓時傳遍宮庭，說得人人心驚，個個膽戰。這宮院中閒空的屋子，原是很多，一到天黑，大家便不敢向空屋中走去，那冷靜的地方，愈覺冷靜；荒涼的所在，愈覺荒涼。大好樓臺，任令狐鼠跳梁，一到夜間，空屋中的狐鼠，成羣結黨的啼嘶跳擲，澈夜不休，給那班宮女太監聽得了，更加說得活靈活現，神鬼出沒。傳在煬帝耳中，他雖不信有見怪之事，但一想到皇室正在危急之秋，宮殿中因近來玉輦不常臨幸，那荒涼的院落，越是多了，深怕有刺客大盜，乘此躲在宮冷裏，做出兇惡事體來。煬帝想到這裏，真有些不寒而慄，便把這意思和蕭后說知。蕭后便勸煬帝，把御林軍調進宮來，在冷落的宮院中，分班駐紮，又可以防得盜賊，又杜絕了衆人的謠言。煬帝聽了蕭后的話，便連稱好主意！次日傳旨喚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進宮；這宇文文化及，便是宇文士及的哥哥，士及是煬帝的女婿，尚南陽公主的，文化及和士及弟兄兩人，常在宮中走動；煬帝和家人父子一般看待。文化及在朝供職，也十分忠順。煬帝因信託他，便把御林軍歸

化及統帶，隨駕到江都來，保護皇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七十二種水飾，窮思極巧，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應。竊嘆煬帝徒知致力於荒淫，而天下智謀之士，亦競致其智謀於荒淫；因之國事愈不堪問。苟煬帝能經國召人，則若輩獻水飾者，亦均經國之才也。

富家之子，方其揮霍荒淫時，自以謂終生安樂，烏知有日暮途窮之一日，及其敗也，則倉皇涕泣，一籌莫展，甚至倒行逆施，自速滅亡。煬帝聞兩京之失，其可憐之狀，何異富家子之垂敗時耶？故人生得意須防失意也。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雖近於迷信之談；然每值家國敗亡之際，人心惶惑，妖孽每由人興。煬帝月下遇鹿而疑爲妖異，因此引起禁軍值宿；因禁軍值宿，而又引其宮女輸情之事；因宮女輸情，而又引起慶德謀反之事，其來也甚漸。

第十八回 巡宮闕月下遇紅顏 坐錦屏裙邊訂白首

煬帝因宮庭中十分冷落，深怕有盜賊奸險匿跡在深宮裏，便把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傳進宮來，當

面囑咐他，要他把御林軍調進宮來，在各處冷宮長巷裏日夜看守盜賊。那字文化及領了旨意，便去揀選了五百名少年精壯的兵士；親自帶領着進宮去，在各處冷靜宮巷中駐紮看守。日夜分作四班，輪流替換；又派了四個少尉官，不時進宮查察。那少尉官，全是大臣的子弟們保舉充當。內中單說有一位少尉官，便是字文化及的四公子，名叫宇文慶德；長得猿臂狼腰，清秀面目，自幼兒愛玩刀槍，射得百石硬弓，百發百中，字文化及最是寵愛這個兒子，其餘三人，都從軍在外，祇把這慶德留在身傍，當了這一名清貴的少尉官。當時奉父親的命，進宮去查察御林軍。他們的軍令，每夜在三鼓以後，直到五鼓，是巡查得最吃緊的時候。須這四個少尉督同手下的兵士，在冷落的宮巷中四處巡邏。當時夜靜更深，天寒露冷，在冷宮長巷中摸索着，原是一件苦事；但吃了皇上家的俸祿，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一夜三更時分，宇文慶德正率領一隊御林軍，在衍慶宮的長廊一帶巡查過去；纔繞過後院，祇聽得東北角門開的一聲響，接着一盞紅紗宮燈，從走廊上慢慢的移動着。宇文慶德見了，忙站住了，悄悄的約退兵士，吩咐他們退回前院去候着；他自己忙把手中的燈火吹熄了，隱身在穹門脚下。這時滿天冷月，遍地寒霜，偌大一個院子，黑黢黢的，靜悄悄的；那院子牆

腳下一帶花木，高高低低的蹲伏着，月光如水，照在樹葉上，發出點點滴滴的寒光來。再看那走廊上一盞紅燈時，却一步一步的越向眼前移來；院子裏月光越是分明，走廊上却越是逼得黑暗。這時紅燈離開得尚遠，慶德用盡眼力望去，終看不出是何等樣人，隋煬帝臨幸宮女，常常愛在暗中摸索；宇文慶德是不曾見過皇上的，他想萬一那來的是萬歲爺，叫我却如何見得。想着，不覺心上打起戰來。轉心又想到萬歲原是怕深宮冷巷中埋伏刺客，纔叫俺們進宮來巡查的；前面那來的，莫非便是刺客？他一想到這裏，不覺連身子上也打起戰來了。又轉心想到宮中近來常常鬧鬼，莫非那來的便是鬼怪？他一想到這裏，更不覺連兩條腿兒也索索抖動起來了。看那紅燈時，越走越近，由不得這宇文慶德急把佩刀拔在手中候着。那紅燈慢慢的移到月光照着的廊下，纔看得出那人上下穿着黑色衣裳，一手提着一盞紅燈，一手托着一隻爐盤，孃孃婷婷的走着，原來是一個女身，再向他臉上看時，不由得慶德又嚇了一跳；祇見他高高的梳着一個髻兒，漆黑的一個臉面，也分辨不出耳目口鼻來。這明明是一個鬼怪，慶德這一嚇，連兩條腿也酥軟了，急欲轉身時，那兩着脚，宛如被長釘在地面上釘住一般，一步也不能移動；那手臂要舉起來時，又好似被十道麻繩，

綁住在身子上一股；祇撐大了兩眼，向那鬼怪不轉睛的。看着。看那鬼怪兀自不停步的向宇文慶德跟前走過去。慶德萬分慌張，幾乎要失聲叫喊出來。又轉心一想，我在同伴中自命不凡，如今見了這一個女鬼，便如此膽怯，我這一叫喊出來，一世的英雄名兒，掃地盡了。他急把自己的嘴捫住，又在自己胸口拍了一下，壯壯自己的膽。正在這個當兒，忽見那女鬼，却轉身冉冉的步下白石臺階去，在庭心裏站着，頭望一望天上的月色。看他把手中的爐盤，放在庭心的石桌上，又慢慢的伸手，把那頭上黑色的罩紗除下，露出一張玉也似白臉兒來。看他點上三支香，俯身跪倒在地，一支一支的向爐中插下；又深深的拜着，站起身來。看他體態長得十分苗條，原來是一個宮女，並不是什麼女鬼，宇文慶德這纔把膽子放大，便手提佩刀，搶到庭心裏去。那宮女聽得身後有人走來，急把那黑紗遮住頭臉，捧着爐盤，轉身要逃去。誰知已被宇文慶德攔住去路，見他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刀，嚇得那宮女哎喲一聲，把手中的爐盤摔在地下，那身子便不由自主的倒了下來。慶德手快，急搶上去，把那宮女抱在懷中。可憐那宮女，已暈絕過去了！慶德伸手去，把他頭上的黑紗揭起，露出臉兒來，月光照着看時，却把慶德吃了一驚！原來這個宮女竟是一個絕色的美女，看他彎彎的

眉兒，高高的鼻兒，小小的唇兒，圓圓的龐兒，映着月光，把個慶德看出了神，幾疑自己遇着天仙了。這字文慶德，也是二十四歲的少年了，在他伴侶中，也算得是一個美男子，生平高自期許，非有美女子，他是不娶的。他父母再三替他做主，勸他早早娶一房妻小，誰知這字文慶德，終日却祇知盤馬彎弓，從不知憐香惜玉的勾當。如今也是他的艷福到了，在這深夜裏，深宮中遇到這絕世美人，他眼中看着這玉也似的容貌，鼻中又聞着一陣一陣中人欲醉的香味，便把他自出娘胎未曾用過的愛情，都勾引了起來。他趁這美人兒不會醒來的當兒，便和他酥胸緊緊的貼着，香腮輕輕的搵着，半晌半晌，那美人星眸微轉，一眼見自己的身體，倒在一個男子懷裏，羞得他急推開身，站起來，從地上拾着爐盤，一轉身走去。這字文慶德如何肯捨，忙搶上前去攔住。那宮女見慶德手中提着月，認做是要殺他來的，忙跪倒在地，兩行珠淚，從粉腮兒上直滾下來。慶德上去扶他，那宮女急把身體倒躲，一手指着慶德的佩刀；慶德知是他害怕，便把佩刀收起。那宮女站起身來，慶德問：他叫什麼名兒？在何處宮院當差？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這冷靜宮院裏來燒香是什麼事？那宮女被他這一問，不會開得口，祇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忍不住又把袖口搵着眼淚。慶德見了這嬌姿

艷態，也忘了自己的職務，便接近身去，問道：你莫慌，我決不欺侮你，也不把你的事去告訴別人；你心中有什麼爲難的事，祇須告訴我。你若許我替你帮忙，便是拚去我的腦袋也是肯的！不想一個鐵錚錚平日何等驕傲的少年公子，今日見了這個宮女，却說出這許多可憐的說話來。他原是被這宮女的美色打動了心，他心中早打定了主意，想我宇文慶德今生今世不愛女人便罷，若要愛女人，這個宮女，我是決不放手逃去的。因此一任那宮女如何冷淡，不作聲，他總是一遍一遍的央告着。這宮女被他糾纏不清，便冷冷的說道：將軍願意帮婢子的忙麼？婢子祇求將軍答應兩件事兒：第一件事，請將軍許婢子依舊每夜到此地院子裏來燒香，莫說與外邊人知道；第二件事，以後將軍倘再遇到婢子，切莫和婢子說話。那宮女把這兩句話說完，急托着盤轉身走去。這兩句話若出在別人口中，給宇文慶德聽了，早要拿出公子哥兒的氣性來，拔刀相向；無奈他如今心中已愛上了這個宮女，一任他如何搶白，如何冷淡，他總是不動怒。他非但不動怒，他祇圖要和這宮女天天見面起見，這每夜三更以後到衍慶宮去巡查的差使，便向他父親去討定了。每夜總是他帶了一隊御林軍進宮來，先把兵士調開，吩咐他們在前院子守候着；他却獨自一人，轉到後院去，看那

宮女出來燒香，看他燒罷了香，捧着爐盤進角門去，他纔回身走出前院來，帶了兵士到別處巡查去了。後來日子久了，那宮女見了慶德，也不覺害怕了；祇是他們約定在先，不許說話的，這慶德竟和奉聖旨一般的，雖夜夜和宮女見面，却不敢和他說說句話，祇怕這一開口，美人便要惱他。到後來，反是那宮女忍不住了，低低的問道：將軍爲何夜夜在此？慶德便恭恭敬敬的答道：俺看你一個嬌弱女兒，夜靜更深在這深宮廣院裏燒香，怕有什麼鬼怪來嚇唬了你，因此俺夜夜到此來保護你的。這一句話，柔情千疊，任你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動了感恩之念；何況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孩兒，聽了，早不覺在他粉腮兒上推下嫣然的笑容來。又低低的說了一聲：多謝！從此以後，這一對美男妙女，夜夜在這深宮曲院中互訴起肺腑來，那宮女問：起初幾夜見了俺爲什麼不說話兒？慶德說：祇因遵守美人的吩咐，又怕一開口惱了美人，反爲不美；再者，便是不開口，靜靜的站在一旁看看美人的行動模樣兒，已夠人消受的了。看官須知道天下的女人，都犯着一樣的毛病；你若當面稱他一聲美，他心裏便覺得非常得意，十分感激。如今這宇文慶德得步進步，竟對着這宮女美人長美人短的稱呼起來；這宮女非但不惱，反放出百般媚媚，千種風流來。兩人看了愈覺得可愛，

那說話也愈說愈多。你想一個美男，一個少女，在這夜靜更深，幽宮密院，月下花前的地方，靜靜的相對着，如何不要勾起萬種的柔情來；便是那宮女眼中，看着這月下少年，萬分可愛，也不知不覺的有說有笑，相親相愛起來。兩人常常互握着手兒，互依着肩兒；後來他們談話的時候愈久了，便覺得蒼苔露冷，寒月浸肌。宇文慶德使大着膽，去偷偷的開了衍慶宮的正殿，這正殿原是預備楊帝平日召見妃嬪用的，中間設着軟褥龍椅，四圍豎着錦繡屏風；慶德便扶着這宮女去坐在龍椅上，自己却坐在宮女的腳邊繡墩上說着話兒，便覺得十分溫暖。這宮女細細的告訴他：自己原是官家小姐，小名兒喚作鳳君，父親現任范陽太守，自幼兒養在膝下，和哥哥同在書房伴讀。父母十分寵愛，祇因前年父親在公事上惱犯了西安節度使，他便要題本參奏，把俺父親問成充軍之罪；俺父親急切無可解救，恰巧來了一位黃門官，奉旨到范陽地方來採選美女。俺父親爲要解脫自己的罪名要緊，便狠一狠心腸，把他的親生女兒獻給黃門官，斷送到這江都行宮裏來。俺當時離別了親生的父母，親愛的哥哥，千里跋涉，到這清靜孤苦的深宮裏來；又聽得說當今萬歲是一位多情的天子，凡是宮女，略長得平頭整臉些的，都要得萬歲的臨幸。似俺這粗姿陋質，如何禁得起

萬歲的寵幸；俺一進宮來，便和同伴姊妹商量，要設法保全俺的真節，又把自己所有的釵環銀錢搜括起來，統統去孝敬了那管事的宮監。虧得那宮監看俺可憐，又受了俺的孝敬，便替俺設法，派俺在這冷宮裏充當宮女。這宮裏全養的是失寵年老的妃子，萬歲爺從不會來臨幸過，因此俺也免得這個災禍。宇文慶德又問他：每夜燒着香禱告些什麼？這鳳君說道：俺第一枝香，禱告父母安康；第二枝香，禱告哥哥早得功名；第三枝香，却禱告俺自己。說着他忽覺得碍口，便停住不說了。慶德聽了，便替他接下去說道：禱告自己早得貴婿！說着，便情不自禁的湊近臉去低低的問說：俺替美人說得可是嗎？連連的問着，把個鳳君問得含着羞，低下頸子去。後來被慶德問急了，鳳君忍不住，嘆哧一笑，伸一個纖指在慶德的眉心裏戳了一下，說道：將軍真是一個鬼靈精。慶德趁勢撲上去，擁住鳳君的纖腰，嘴裏不住的央告着道：好美人兒，好心上人兒，俺便做你一個貴婿罷，你須知道俺平日是一個何等高傲的人，俺父母幾次替俺做主，有許多富貴小姐，還有萬歲家裏的公主，都願給俺做妻小，祇因俺生平立誓，非得一個絕色的女子，便甘一世孤獨；如今遇到了美人，一來是你的面貌，實在長得美麗動人；二來也是天緣湊合，不知怎的自從俺一見了美人以後，睡裏夢

裏，也想着你，我這魂靈兒，全交給你。你倘然不答應我這親事，我也做不得人了。說着伏在鳳君的酥胸上，忍不住洒下幾點英雄淚來！鳳君聽他絮絮滔滔的說了一大套，又見他低着頭落下淚來。男兒的眼淚，是很有力量的，鳳君的心，不覺軟了下來，拿纖手去扶起他的頭來。宇文慶德一聳身，站起來捧住鳳君的粉腮兒，正要親他的櫻唇；那鳳君急避過臉去，和鶯鶯一瞥般逃下龍椅來，躲在繡屏後面，祇探出一個臉兒來，向慶德抿着嘴笑。這時月光正照進殿來，鳳君的粉腮兒，映在月光下面，愈覺得嬌艷動人。慶德要上去捉他，鳳君忙搖着手說道：你我相愛，原不在這輕狂樣兒，將軍如今愛上婢子，要婢子嫁與將軍做妻小，那婢子也是願意的。祇是婢子不是一個尋常女子，生平也曾立誓，非得一位極貴的夫婿，俺是也甘做一世老處女的。如今將軍願娶婢子，試問將軍有怎樣的富貴。那宇文慶德聽了，便拍着自己的胸口說道：俺如今二十多歲的年紀，做到殿前少尉，如何不貴。家中現有父親，傳下來的百萬家財，如何不富。誰知那鳳君聽了他的話，祇是搖着頭。慶德又說道：俺父親現做到屯衛將軍，真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何的不貴。鳳君聽了，又搖了一搖頭。慶德又接着說道：將來俺父親高陞了，俺怕不也是一位現現成成的屯衛將軍了。慶德不

住嘴的誇張着，那鳳君却也不住的搖着頭。宇文慶德把話也說窮了，便呆呆的看着鳳君的臉兒，轉問着他道：「依美人說來，要如何富貴，纔滿得美人的心意？」祇見他不慌不忙的走近龍牀去，把手在龍牀上一拍，說道：「將軍他日能坐得這龍牀，纔滿婢子的意呢。」宇文慶德聽了，好似耳邊起了一個焦雷，把身體連退了三步，怔怔的說不出一句話來。那鳳君却依舊滿臉堆着笑，扭轉了腰肢，站在面前。宇文慶德看他這嬌媚的神韻，實在捨他不下。又把一股勇氣，從丹田裏直衝上來，急急的說道：「美人敢是打謊嗎？」那鳳君指着天上的月兒說道：「明月在上，實共鑒之。」宇文慶德忙搶步上前，拉住鳳君的纖手，走出庭心去，雙雙跪倒。鳳君低低的向月兒禱告着道：「將軍成功之日，所不如將軍願者，有如此釵；說着把雲髻上的玉搔頭拔下來，在石桌上一磕，磕成兩半段，兩人各拿着半段。這裏宇文慶德也侃侃的說道：「所不如美人願者，有如此袍；說着，一手揭起袍角，一手拔下佩刀，颼的一聲，把嶄新的一隻袍角，割下來交與鳳君，一手把鳳君扶來，順勢把鳳君抱在懷裏，又要湊上去親他的珠唇。鳳君笑着把袍角隔開說道：「留此一點為將軍他日成功之賀禮，一轉身脫出懷去，和烟雲似的走上臺階。慶德追上去，鳳君轉過身來，祇說了一句將軍努力為之，待成功之日，再行

相見說着一縷烟似的進角門去了。這裏宇文慶德獨立蒼苔，抬頭向着天出了一回神，忽然把脚一頓，自言自語的說道：拚俺的性命做去罷；說着大踏步的走到前殿去，領着一隊御林軍，悄悄的出宮去了。從這一夜起，宇文慶德便立定主意，要推翻隋室的江山，奪煬帝的寶座。他雖每夜一般的帶領御林軍進行慶宮去巡查，但他每夜走到後院去守候一回，却不見鳳君出來，從此室邇人遠，慶德要見他心上人的心思愈濃，他要造反的心思也使愈急，他在白天便在文武各官員家中亂跑，藉此探聽各人的口氣；又隨處留心着起事的機會。宇文慶德原是和司馬德堪、裴虔迪、元禮幾位郎將，平素最是莫逆，他三個都是關中人，此次隨駕到江都地方來，原是心中不願意的。祇說皇上來幸江都，少則百日，多則半年，便回關中去的；不想如今一住三年，也從不曾聽煬帝提起說要回鑾。他們都有家小住在關中的；久不回家，如何不要思念。如今又聽說四處反亂，那關中也陷落在寇盜手中，自己又各有皇事在身，眼看着家鄉烽火連天，不能插翅歸去，叫他們如何不想，如何不怨，每到怨恨的時候，便集幾個平素知心的官員，在深房密院裏商量一回。這宇文慶德也常常被他們邀去商議大事，在六個月以前，煬帝下旨，着封德彝到丹陽去建造宮殿，又捉住數十萬

人夫開掘從丹陽到餘杭八百里新河，預備他日遷都丹陽，并游幸永嘉，龍舟航行之路。如今到了限期，封德彝居然一律完工，前來繳旨。那煬帝此時，正因在江都住得厭了，聽說丹陽宮殿完工，便心中大喜！一面下旨嘉獎封德彝的功勞，又賞他金銀綵絹；一面下旨各有司，并侍衛衙門，限一個月內，俱要整頓車駕軍馬，隨駕遷都丹陽宮，如有遷延不遵者，立即斬首。這旨意一下，別的官員且不打緊，却觸惱了元禮司馬德堪。裴虔通一班郎將，再加宇文慶德從中鼓煽着，大家約在黃昏時候，在禁營中商議。司馬德堪說道：我等離別家鄉，已有數軍，誰不日夜想念父母家小，近來聽說劉武周佔據了汾陽宮，又聽說李淵打破關中，眼見得家中父母妻子，都要遭他的塗毒，思想起來，寸心苦不可言！如今詔書下來，又要遷都永嘉，這一去南北阻隔，是再無還鄉之期了。諸位大人，有何妙計，可挽回主上遷都之意？元禮聽了，接着說道：永嘉地方必不可去，不如會齊禁兵，將此苦情，奏明主上，求免渡江。裴虔通忙搖着頭說道：此非計也，主上荒淫無道，只圖酒杯婦人快樂，江山社稷，尚且不顧，豈肯念及我等苦情？以下官愚見，不如瞞了主上，私自逃回西京，與父母妻子相見，豈不乾淨。司馬德堪和元禮一班人聽了，都齊應聲道：此言甚善！當下各自散去，打點作逃歸之計。不想

路上說話，草裏有人，早被一個宮人在屏後聽去，忙報與煬帝知道。誰知煬帝聽了，反把這宮人痛恨大喝道：「朕已有旨在前，不許人妄談國事，和兩京消息，你這賤人如何敢來瀆奏！况那郎將直闕，全是朕識拔親信的人，豈有逃遁之理，不殺汝何以禁別人的讒言？」說着，便喝令左右牽出打殺。可憐這宮人一片好心，無由分說，白白吃亂棍打死。煬帝既打死了這宮人以後，衆內相雖再有聽見，也不致管閒事了。內中有一位郎將，姓趙名行樞，聞知此事，心甚不安，遂私自來拜訪一人商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夜靜宮深，長廊獨步，鬼影幢幢，談者變色；益以著者之筆力描寫，愈覺其森森可怖。

美男靜女，月下相逢，其不動情者，非人情也；然一見即相狎，亦不成其爲美男靜女矣。必也動之以情，行之以漸，寫來一絲不亂，層次井然，而旖妮風流，讀之令人心醉，真寫情聖手也！

第十九回 徹宮禁私通魏氏 入閣門慘殺朱妃

宇文慶德自從愛上了宮女鳳君以後，便蓄意謀反；他見近日滿朝文武，都因煬帝要遷都丹陽，人心浮動，他便在各處官員跟前煽惑，勸他們乘機起事。內中慶德的叔父宇文智及，現任少監，執掌

禁兵；雖是煬帝的親信侍衛，平素却最恨煬帝的荒淫無道。慶德又常在他叔父跟前下說辭，智及也很聽信姪兒的話。這一天，他叔姪兩人，又在後書房中密議，忽門官報稱，外面有郎將趙行樞大人拜訪。宇文智及和趙郎將，原是知交，便立即迎入。趙行樞劈頭便問道：將軍知衆將士近日之事乎？智及原早已知道的，聽了這話，便故意說不知道。趙行樞便說道：衆軍士不肯隨駕渡江，紛紛商議，俱欲逃歸；我也很思念家鄉，特來請教，如何處置？宇文智及拍案說道：若依此計，性命俱不保矣！趙行樞問：爲何性命不保？智及道：主上雖是無道，然威令尙行；若私自逃走，不過單身一人，又不能隨帶兵士，朝廷遣兵追捉，却如何是好？豈不是白白的丟了這條性命？趙行樞被這幾句話說得躊躇起來。宇文智及趁勢說道：今煬帝無道，天下英雄並起，四海盜賊蜂生；我二人所掌禁兵，已有數萬，依吾之見，莫若因衆人有思歸之念，就中圖計，或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誅無道以就有道，皆可成萬世之業，何必作亡命之徒耶？趙行樞聽了，大喜道：多承明教，真好似撥雲霧而見青天！宇文智及道：雖說如此，但恐人力不齊，尙須得二三同心，共助大事，方可萬全。趙行樞道：司馬德堪與元禮表虔通，旣欲逃歸，定有異志，何不邀來共謀？倘肯預聞，人力便齊矣。智及便差人去請，不多時，三人

請到相見畢，趙行樞忍不住先開口道：「主上不日游幸永嘉，諸公行李打點得如何？」司馬德瑛詫異道：「逃歸之議，人人皆知，公猶問幸永嘉行李，何相欺也？」趙行樞哈哈大笑道：「非欺公也，聊相戲耳。」裴虔通道：「既確同官知己，何必戲言？」主上欽限嚴緊，若要逃歸，須急急收拾行李，倘遲延落後，恐生他變。智及說道：「逃歸雖好，但路途遙遠，非一蹴可到，主上遣兵追捕，却往何處躲避？」三人聽了，皆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來。元禮跌足道：「我等實不曾思量及此，却將奈何！」趙行樞說道：「諸公勿憂，宇文將軍已有妙計在此，但恐諸公心力不齊，不肯相從耳。」司馬德瑛說道：「我等皆關中人，日夜思歸，寸心俱斷，既有妙計，安敢不從？如有異心，不得其死！」趙行樞大喜道：「諸公如此，復何憂也！」遂將宇文智及之言，細細對三人說了，三人俱大喜道：「將軍等既圖大事，吾三人願効一臂之力。」宇文智及道：「列位將軍若肯同心戮力，不患大事不成矣！」司馬德瑛說道：「校尉令狐行達、馬文舉，皆吾心腹之人，邀來皆可助用。」趙行樞道：「既然是心腹，多一人便得一人之力，便可請來。」司馬德瑛便起身親自去請來，趙行樞又把前議實說了一遍，二人齊聲說道：「列位將軍之命，敢不聽從。」宇文智及大喜道：「衆人志向既同，吾事濟矣！但禁軍數萬，非可輕舉妄動，必須立一人爲盟主，大家聽其約束，方有規模。」說到這

裏，那宇文慶德站在一旁，暗暗的伸手去拉着司馬德堪的袖子，司馬德堪站起來說道：吾舉一人，可爲盟主。趙行樞忙問：是誰？司馬德堪道：吾遍觀衆人，雖各有才智，然皆威不足以壓衆；惟宇文將軍令兄化及，是當今英雄，若得他主持，方可爲也。裴虔通與衆人聽了，也齊聲說道：非此人不可。司馬將軍之言是也。但事不宜遲，便可速行。便一齊到宇文化及私宅中來請見。宇文化及原是一個色厲內荏，奸貪多慾的人，當日聞衆人來見，慌忙接入問道：諸公垂顧，不知有何事故？趙行樞首先說道：今主上荒淫酒色，游佚無度，棄兩京不顧，又欲再幸江東；今各營禁軍，思鄉甚切，日望西歸，皆不願從。我等衆人意欲就軍心有變，於中圖事，誅殺無道，以就有道，此帝王之業也。但必須立一盟主，統率其事。衆議皆以將軍位尊望重，可爲盟主，故特來奉請。宇文化及聞言，大驚失色，慌得汗流沾背，忙說道：此滅族之禍也，諸公何議及此！司馬德堪道：各營禁軍，皆我等執掌；况今人心搖動，又兼天下盜賊並起，外無勤王之師，內無心腹之臣，主上勢已孤立，誰能滅我等族？宇文化及道：說雖如此，滿朝臣子，豈真無一二忠義智勇之士，倘倡義報仇，却將奈何？諸公不可不慮。裴虔通道：吾觀在廷臣子，皆諂諛之人，不過貪圖祿位而已，誰肯傾心吐膽爲朝廷出力？卽間有一二人忠心者未

必有才，有才者未必忠心；祇一楊義臣，忠勇素著，近又削職去矣。將軍試思：眼下誰能與我等爲仇？將軍可請放心爲之，萬無一失也。宇文化及聽了，又沉吟半晌道：「公言固是，但主上駐駕在玄武門，驍健官奴尙有數百人，縱欲爲亂，何由得入？倘先把事機敗露，我們難免十族之誅矣。」衆人聞言，一時答應不出，俱面面相覷。宇文智及看看衆人有畏縮的樣子，便奮然作色道：「此事何難？官奴皆司宮魏氏所掌，魏氏最得主上親信，今祇須多將金銀賄結魏氏，託他說主上驅放官奴，主上在昏曠之時，必然聽從。官奴一放，再無慮矣。」衆人皆大喜道：「此等謀算，不減漢朝張子房，何憂大事不成耶？」宇文化及說道：「既蒙諸公見推，下官不得不從命，禍福聽諸天罷了。」衆人大喜道：「得將軍提携，我們富貴便在眼前了！」裴虔通說道：「大計已定，事不宜遲，須先賄結魏氏，請放官奴。」宇文化及道：「誰人可往？」狐行達便說道：「某不才，願去說魏氏。」便領了許多金銀幣帛，悄悄的去送給魏氏。原來魏氏是一個婦人，專掌宮司之職，管領着一班驍勇官奴，守衛玄武門，以備不虞。這一天，得了衆官員許多賄賂，便進宮去奏明煬帝道：「玄武門守禦官奴，日日侍衛，再無休息之期，甚覺勞苦，伏乞聖恩，放出一半，令其輪班替換，分值上下，則勞者得逸，逸者不勞，實朝廷休息軍士之洪恩也。」煬帝道：「這些官

奴日日守禦，亦殊太勞，又且無用，便依汝所奏，放出一半，其餘分值上下，以見朕體卹軍士之意。魏氏忙叩頭謝恩道：萬歲爺洪恩，真天高地厚矣！領了旨出宮來，便將官奴放出一半，令其輪班更換。衆官奴見煬帝如此優待，便都懈怠躲避，不來守禦。司馬德堪等見其計已行，便都暗暗歡喜，便邀同裴虔通密召禁軍，在自己府中會齊，對大衆曉諭道：今主上不恤羣下，流連忘返，縱慾無度，今兩京殘破，不思恢復，又欲東幸永嘉。俺們若跟着昏君出去巡游，便都要客死在他鄉，父母妻子，今生不能見了。如今許國公宇文將軍，可憐爾等，欲倡大義，指揮爾等復返長安，使爾等息其勞苦，不知爾等衆人心下肯聽從出力否？衆兵士齊聲說道：某等離家數載，日夜思歸，况主上荒淫不已，我等勞苦無休。將軍若倡大義，提挈還鄉，我等惟命是從。司馬德堪聽了大喜，便當場約定在四月中旬，舉火爲號，內外響應，共圖大事。外面鬧得天翻地覆，煬帝在宮中却如何得知，每日祇催逼着宮人，打點行李，預備徙都丹陽宮，又欲臨幸永嘉，以圖歡樂。這一天與蕭后同游十六院，多飲了幾杯酒，一時困倦起來，便在第十院中龍榻上倒身而睡，纔朦朧睡去，恍惚之中忽見越國公楊素，青衣小帽走來，奏道：陛下好受用，整整一十三年，今日纔來，教臣等得好苦。煬帝猛擡頭看見，吃了一驚，忙

問道：與卿久別，爲何這等模樣？不知見朕有何話說？楊素道：陛下還不知，當時遣張衡入侍寢宮，與假詔殺太子，二事俱發矣！今日單候陛下，來三曹對案，看是何人之罪。煬帝道：此皆卿設謀不善，朕有何罪？楊素道：謀雖是臣設，然皇帝是誰做？主意誰出的？陛下如何推得這等乾淨？煬帝道：是卿也罷，是朕也罷，此乃往事，今日爲何提起？楊素道：陛下快活日子多，往事想都忘懷了；臣也不與陛下細辯，只同去，自有人問陛下的。煬帝初猶延挨着不肯去，祇因楊素催逼不過，不得已隨楊素來到一處，彷彿是西京仁壽宮的模樣；走到階前，往上一看，只見正中間端端正正坐着一人，頭戴冲天冠，身穿蟠龍絳袍，十分嚴肅。煬帝心中暗想：如何又有一個皇帝在此？忙定睛一看，却認得是先皇文帝。陡然吃了一驚，轉身往外便走；腳纔移動，祇聽得文帝大叫道：楊廣那裏去！煬帝嚇得魂魄俱散，手足失措，祇得走進殿來，俯伏在地。說道：兒久違膝下，時深孺慕，不期今日復覩慈顏。文帝怒罵道：你這弑父畜生，已到今日，尙敢花言巧語欺誰？煬帝道：篡逆之謀，皆楊素張衡二人所設，與兒無干。楊素在一傍忙說道：謀雖臣設，臣設謀却爲何人？這且不說，難道姦蒸父妃，也是老臣設謀？一句話說得煬帝滿面通紅，無言回答。文帝罵道：你這畜生！罪惡滔天，不容於死，今日向逢，焉能饒你？遂

向近侍手中取了一口寶劍，親自起身斬煬帝；煬帝汗流沾背，魂不附體。正無計奈何，忽屏風後面轉出一人，仗劍奔來；煬帝看時，原來是太子楊勇。煬帝急拔腳逃下殿去，那楊勇在背後大踏步趕來，口中喊道：楊廣那裏走，快還我命來！煬帝嚇得魂魄全無，正待上前分割，楊勇怒氣冲冲，不管好歹，舉起鋼刀，照頂梁骨砍來；煬帝一時躲閃不及，吆喝一聲道：不好了，吾死也！忽然驚醒，嚇得滿身上下，冷汗如雨。蕭后伴坐在一傍，看見煬帝神情怪異，忙斟了一杯參湯奉上，問道：陛下爲何驚悸，想是有甚夢兆？煬帝定了一回神，說：朕得一夢，大是不祥。蕭后道：有何不祥？煬帝便將夢中所遇，一一細說了一遍。蕭后說道：夢寐原是精神所積，此皆陛下注重兩京，追思先帝，故有此夢。說着，天色已晚，院中掌上燈來，院妃呂夫人又排上宴來，大家依然又飲；飲不多時，忽聽得宮門外喊聲震地，好似軍馬廝殺一般。煬帝慌忙丟下酒杯，拉着蕭后，走出院去看時，祇見東南之上一派火光燭天，照耀得滿天通紅。煬帝失驚道：此是爲何？隨叫衆太監去探望，衆太監領着旨，正要跑到宮外去看；纔走到宮門口，祇見直閣中裴虔通領了許多軍士，攔住宮門。問道：列位要往何處去？衆太監道：奉旨看是何處火起，爲何有許多人聲吶喊？裴虔通道：乃城東草房中失火，外面軍民救火，故如此。

喧嚷，列位不必去看，便拿這話去回旨便了。衆太監樂得偷懶，便把此話信以爲真，便一齊退回院去，報與煬帝。煬帝道：原來是草房中失火，便不拿他放在心上，依舊和蕭后衆夫人回席去飲酒；大家飲得迷迷糊糊，蕭后纔把煬帝扶回正宮睡去。一覺醒來，天還未明，祇聽得一派喊聲，殺入宮來。煬帝心中驚慌，忙打發人去看；原來司馬德堪與趙行樞、裴虔通約定日期，內外舉火爲號，各領禁軍團圍將皇城圍住，各要害之處，均着兵把守。見天色微明，便領了數百騎一齊殺入宮來。此時騎勇官奴俱被魏氏放出，無一人在宮；各殿中守禦將士皆爲虔通等預先勸散了，祇有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千牛備身獨孤開遠二人，這一夜正守宿內殿。聽得外面兵馬喧嚷，情知有變；獨孤盛忙率了千餘守宿兵士出來迎敵。剛遇着司馬德堪，殺將入來；獨孤盛忙攔住，大罵道：背君逆賊，休得無禮！有吾在此！司馬德堪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主上荒淫無度，游佚虐民，我等倡大義誅殺無道，汝何不反戈相助，富貴共之？獨孤盛大怒道：你這反賊，不要走，吃吾一刀去！便舉刀劈頭砍來。司馬德堪挺槍相迎，二人戰未數合，忽裴虔通從左掖門殺來，獨孤盛猝不及防，被裴虔通斜刺一刀，將頭砍下。衆軍看見主將被殺，如何有心戀戰，又無處躲避，都一齊叫喊起來。司馬德堪與裴虔通乘

勢亂殺，鬧得宮中猶如鼎沸一般。獨孤開遠聽得獨孤盛被殺，再引兵來戰，又慮衆寡不敵，只得轉進宮來，要請煬帝親出督戰，藉此彈壓軍心。此時煬帝已知道是兵變，驚得手足無措，忙傳旨將閣門緊緊閉上。獨孤開遠趕到閣門下面，祇見雙門緊閉，事起倉猝，也顧不得君臣禮節，便令衆兵隔着門齊聲喊奏道：賊兵變亂入宮，軍心懼怯，請萬歲天威親臨督戰，則衆賊必然震懾；臣等效一死戰，則禍亂可頃刻定也。接着聽得閣門上面有人傳旨道：萬歲爺龍心驚怖，不能臨戰，着將軍等盡力破賊，當有重賞。獨孤開遠稱道：萬歲不出，則賊衆我寡，臣等雖肝腦塗地，亦無用也。請聖駕速出，猶可禦變；若再延遲，賊兵一到，便玉石俱焚，悔之不及矣！門上又傳下旨來道：聖駕安肯親臨不測，且暫避內宮，着將軍努力死守。獨孤開遠奏道：此時掖庭已爲戰場，賊兵一到，豈分內外？萬歲往何處可避？若不肯出臨，則君臣生命與社稷傳不能保矣！說罷，首觸閣門，嚎陶痛哭。近侍忙報與煬帝，煬帝驚慌得目瞪口呆，呆聽得獨孤開遠竭力苦請，便要出去。蕭后忙攔住道：衆兵既已爲亂，豈分君臣；陛下這一出去，倘戰而不利，便如之奈何！莫如暫避宮中，俟天色明亮，百官知道了，少不得有勤王之兵，那時却再行區處。煬帝道：說得有理。慌慌張張，便要拉着蕭后去躲避。此時大家也無暇梳

洗蓬着頭和三五個心愛的美人，躲入宮內一座西閣中去。獨孤開遠在閣門外哭叫了一回，聽聽閣門內杳無消息，他知道煬帝不肯出來，大勢已去，只索拚一拚性命的了。便回顧左右大叫道：衆人有忠義能殺賊者，隨我快來！衆兵見煬帝不出，料想是敵不住賊兵的，便無一人敢答應，皆漸漸散去。獨孤開遠止無法奈何，只見喊聲動地，司馬德堪、裴虔迪令狐行達一班人，和潮湧一般，殺奔閣門而來。獨孤開遠挺槍大罵道：逆賊終年食朝廷厚祿，今日乃敢反耶？裴虔迪亦應聲罵道：找等殺無道以就有道，乃義舉也；爾等不識天命，徒自取死。說着，便舉刀砍去。司馬德堪與令狐行達俱一齊動手，大家湊殺一場；獨孤開遠縱然生得驍勇，當不得賊兵人多勢大，叫他如何抵擋得住？不多時，已被亂兵殺死。他手下兵丁，逃得一個影子也不留。司馬德堪領着衆兵，直湧到閣門下，見雙門緊閉；大家動手，乒乒乓乓一陣打開，竟衝殺到內宮去。嚇得衆宮女和太監們魂膽俱無，這邊宮女躲死，那邊內相逃生，亂竄做一堆。司馬德堪殺入寢宮，見走了煬帝，便領兵各處尋覓。爭奈宮庭深遠，左一座院落，右一處樓閣，如何找尋得到。不期尋到永巷中，忽撞見一個美人，他懷中抱了許多寶物，要往冷宮躲去，被裴虔迪上去一把拉住問道：主上今在何處？若不實說，便一刀砍你成兩

段！那美人起初還推說不知，見裴虔通真的舉刀要殺，來勢十分兇惡，料想違拗不過，祇得哀求道：望將軍饒命！萬歲實是躲往西閣中去的。裴虔通聽知是實，便把美人放走，帶領衆人，一齊趕到西閣中來；到了閣下，聽得上面有人聲，知是煬帝在上面了。令狐行達拔刀先登，衆人相繼一湧而上，打進門去；祇見煬帝與蕭后相對垂淚。煬帝見了衆人，便說道：汝等皆朕之臣下，朕終年厚祿重爵，給養汝等，有何虧負之處，却行此篡逆之事，苦苦相逼，衆人聽了，面面相覷，一時說不出話來。獨裴虔通大聲說道：陛下祇圖一人快樂，並不體惜臣下，故有今日之變。煬帝見衆臣下聲勢洶洶，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見煬帝背後轉出一個朱貴兒來，用手指定衆人說道：聖恩浩蕩，汝等是何心肝，行此昧心之事？且不論終年厚祿，祇是三日，前因慮汝等侍衛春寒，詔宮人與汝等裝裹絮袍，絮袴，以賜汝等，萬歲親身臨視催督，數千件袍袴，只兩日便已完工，前日頒發給汝等，汝等豈忘了嗎？聖恩如此，還說並不體恤，是無心人也。煬帝接着說道：朕不負汝等，何汝等負朕也？司馬德堪搶看說道：臣等實負陛下，但今天下已叛，兩京皆爲賊據，陛下歸已無門，臣等生亦無路；且今日已虧臣節，雖欲改悔，豈可得乎？煬帝大怒道：汝口中一派胡言，今汝等來此，意欲何爲？司馬德堪忽把臉

色改變，大聲喝道：「今來欲得陛下之首，以謝天下！朱貴兒聽了，大罵道：『逆賊焉敢口出狂言！萬歲縱然不德，乃天下至尊，爲一朝君父，冠履之分，凜凜在天地間；汝等不過侍衛小臣，何敢逼脅乘輿，妄圖富貴，以受萬世亂臣賊子之罵名？趁早改心滌慮，萬歲降旨赦汝等無罪。』」裴虔通道：「如今勢成騎虎，萬難放手；汝是掖庭賤婢，何敢放肆？」朱貴兒大罵道：「背君逆賊！汝倚兵權在手，輒敢在禁庭橫行；今日縱然不能殺汝，然隋家恩澤自在天下，天下豈無一二忠臣義士爲君父報仇勤王之師一集，那時將汝等碎屍萬段，悔之晚矣！」令狐行達大怒道：「淫亂賤婢，平日以狐媚蠱惑君心，以致天下敗亡；今日乃敢以巧言毀辱義士，不殺汝賤婢，何以謝天下？」便喝令亂兵一齊動手。朱貴兒大罵道：「人誰無死，我今日死萬歲之難，留香萬世，不似汝等逆賊，明日碎屍萬段，不免遺臭千載！」罵聲未絕，亂兵刀劍早已齊上；可憐朱貴兒玉骨香魂，都化做一腔熱血，祇聽得一聲慘號，早已倒臥在血泊裏死了。令狐行達見殺了朱貴兒，便一手執劍，一手竟來扯煬帝下閣去。煬帝見殺了朱貴兒，早已驚得魂不附體；又見來扯他，便慌得大聲叫道：「扯朕有何事，却如此相逼！」令狐行達却冷冷的說道：「吾不知有何事，汝祇去見了許公，便知分曉。」煬帝道：「今日之事，誰爲首？」司馬德堪道：「普天同怨，何止一

人。煬帝却只是延挨着不肯下閣去，被衆兵一齊上前，推擁而行。煬帝原不曾梳洗的，被衆人推來攘去，弄得蓬頭跣足，十分狼狽。蕭后看見如此形狀，趕上前去，雙手抱住，放聲痛哭道：「陛下做了半生天子，何等富貴；不期今日反落在賊人之手，狼狽得這般模樣，妾看了心痛萬分！」煬帝亦大哭道：「今日之事，料不能復活矣！只此便與御妻永別了！」蕭后哭道：「陛下先行，妾尚不知畢命在何時，料亦不能久活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自來多少成大事者，全激於私情使然。「慟哭六軍齊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此吳三桂因陳圓圓而報明室之仇也。今宇文慶德因愛一宮女，多方煽惑，使陷其父於不義，私情爲之也。煬帝夢見楊素，並非迷信之談；實以日暮途窮，精神恍惚，罪惡之孽重而懺悔之念生矣。朱貴兒罵賊而死，實勝於男子之忝顏爲二臣者萬萬。卽其侃侃數語，私交公義而不可負；况所稱爲民除暴者，其心目幾曾真有人民之念，亦適見其爲假公濟私耳！

第二十回 白絹繞頸煬帝就死 紅顏貼體蕭后貪生

煬帝被合狐行達揪住，要拉他下閣去，見宇文將軍，他知道自己性命難保，便和蕭后兩人抱頭痛

哭。令狐行達在一傍候得不耐煩了，大聲叱道：許公有命，便可速行！哭亦無益了！煬帝和蕭后猶抱持不捨，被衆兵拉開蕭后，擁着煬帝，下閣往前殿而去。司馬德堪吩咐把煬帝暫時拘禁在一間便殿裏，一面却親自帶領甲兵，迎請宇文化及入朝爲政。此時天色初明，宇文化及得知令狐行達逼宮的消息，嚇得他抖衣而戰，半晌不能言語。裴虔通道：將軍不必遲疑，大事已成，請速速入朝理政。宇文化及見事已至此，料想推辭不得，祇得內裏穿了暗甲，外面蟒袍玉帶，打扮得齊齊整整，宛似漢平帝時候的王莽，桓靈二帝時候的董卓曹操一般，滿臉上都是要篡位的模樣，帶領衆人齊入朝來。到得殿上，一班同黨的官員都搶着來見。宇文化及說道：今日之事，須先聚集文武百官，令知改革大義，方能鎮定人心。司馬德堪道：將軍之議有理，可速發號令，曉諭百官。宇文化及便傳下令去道：大小文武官員，限卽刻齊赴朝堂議事，如有一人不至者，定按軍法斬首。文武百官聽了這號令，嚇得魂魄齊飛，欲想會衆討賊，一時又苦無兵將。又見禁軍重重圍住皇宮，料已有定計，反抗也無用；欲思逃出城去，以見各門俱有人把守不放；欲思躲在家裏不出來，又恐逆了宇文化及的軍令，倘真的差人來捉，性命便要保不保；欲思入朝降賊，又不知煬帝消息如何，恐事不成，反得了反叛。

的罪名。大家我推你，你推我，你打聽我的舉止，我打聽你的行動；延挨了好一回，早有幾個祇顧眼前不顧身後看勢使風的官員，空了吉服入朝來賀喜。一個走動，便是兩個；兩個來了，接着三個四個；上朝的絡繹不絕。不消半個時辰，這些文武早來了十分之九；衆官到了朝中，祇見宇文化及滿臉殺氣，端端正正坐在殿上。司馬德堪、裴虔通、趙行樞一班賊黨，都是我裝披掛，手執利刃，排列兩傍；各營軍士，刀斧森嚴，分作三四層圍繞階下，望去殺氣騰騰，好不怕人。衆官看了，個個嚇得膽戰心驚，瞠目向視，誰敢輕發一語。宇文化及說道：「主上荒淫酒色，重困萬民；兩京危亡，不思恢復，又要徙都丹陽，再幸永嘉。此誠昏愚獨夫，不可以君天下；軍心有變，皆不願從。吾故倡大義以誅無道，舉行伊尹、霍光之事，汝等當協力相從，以保富貴。」衆官俱面面相覷，不敢答應。正延挨着，祇見人叢中先閃出二人，齊朝上打一恭，說道：「主上虐民無道，神人共怒；將軍之舉，誠合天心人望，某等敢不聽命。衆人看時，原來一人是禮部侍郎裴矩，一人便是內史封德彝。衆官員看了，心中暗暗的驚訝道：「主上所爲荒淫奢侈之事，一大半皆此二賊在中間引誘攪掇，今日見勢頭不好，便轉過臉來，爭先獻媚，誠無恥之小人也。」當時宇文化及坐在上面，聽封德彝、裴矩二人說得湊趣，滿心歡喜道：「汝等

既知天意，使不愁不富貴矣。說猶未了，祇聽得宮後一派人聲喧嚷啼哭而來，湧到殿前；衆人看時，祇見煬帝蓬頭跣足，被令狐行達與許多軍士推推擁擁，十分狼狽，早已不像個帝王模樣了。宇文化及遠遠望見，頓覺蹣跚不安，恐怕到了面見不好打發，又恐怕百官見了感動了忠君之念，便站起來揮手止住道：「何必持此物來，快快領去！」令狐行達聽了，便不敢上前，依在煬帝簇擁着回寢宮去。司馬德堪恐宇文化及要留活煬帝，忙上前說道：「如此昏君如何放得？」封德彝也接着說道：「此等昏君，留之何益，可急急下手！」宇文化及便在殿上大喝道：「速與我結果了這昏君！」司馬德堪得了令，忙回到寢宮去，對煬帝說道：「許公有令，臣等不能復盡節矣！」說着，拔出劍來，怒目向視。煬帝嘆一口氣說道：「我得何罪，遂至於此？」賊黨馬文舉說道：「陛下安得無罪，陛下拋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則縱慾黷武，內則縱慾逞淫，土木之工，四時不絕。車輪馬跡，天下幾遍，致使壯丁盡死鋒刃之下，幼弱皆填溝洫之中；四民失業，盜賊蜂生，專任諛佞之臣，一味飾非拒諫，罪大惡極，數不勝數。何謂無罪？」煬帝道：「朕好游佚，實負百姓；至於汝等高位厚祿，終年榮寵，從未相負，今日何相逼之甚也？」馬文舉道：「衆心已變，事至今日，不能論一人之恩仇矣！」煬帝正要說話，忽擡頭只見封德彝慌慌張張走進宮。

來，你道爲何，原來宇文文化及知道封德彝乃煬帝心腹佞臣，今日第一個又是他先投降，心中疑他有詐，便心生一計，對封德彝說道：昏君過惡，猶不自知，汝可到後宮去當面數說他的罪惡，使昏君死而無怨，便是你的功勞。封德彝欲待推辭，因見宇文文化及甲兵圍繞，倘然一怒，性命難保；欲進宮去面數煬帝的罪惡，却又無顏相見。但事到如今，甯可做面皮不着，性命要緊，便應道：將軍之言是也。某願往說。煬帝被司馬德堪正逼得危急的時候，見封德彝慌慌張張的跑來，自以謂平日待他極厚，只道是他好意前來解救，連聲喚道：快來救朕的性命！快來救朕的性命！封德彝却假裝做不會聽得，舉手指着煬帝的臉兒，大聲說道：陛下窮奢極欲，不恤下情，故致軍心變亂，人懷異心，今事已至此，卽死謝天下，猶是不足。臣一人之力，如何救得陛下？煬帝見封德彝也說出這話來，心中不勝忿恨，便大叱道：侍衛武夫，不知君臣名分，敢於篡逆，猶可說也；汝一士人，讀詩書，識禮義，今日也來助賊欺君。况朕待汝不薄，乃敢如此忘恩負義，真禽獸之不如也！封德彝被煬帝痛罵了一頓，羞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祇得默默而退。此時宮女內相們逃的逃，躲的躲，各尋生路，不知去向。煬帝跟前，惟世子趙王楊舉一人。這楊舉是呂后所生，年纔一十二歲，當時見父親受臣下欺侮，他便號

哭着跟定在左右不離；見煬帝蓬頭跣足的被衆人牽來拽去，便扯住煬帝的衣角，痛哭不止。裴虔通在一傍催道：「左右是死，哭殺也不能生，何不早早動手！」便搶步上前，扯過趙王來，照頸子一劍，可憐金枝玉葉的一個王子，竟死在逆臣之手。趙王的頭顱落地，一腔熱血，直濺煬帝一身，嚇得煬帝心膽俱碎；可憐他站在一傍，哭也不敢哭，逃也不敢逃。裴虔通此時乘勢提劍，直奔煬帝。煬帝見來勢兇惡，便慌忙大叫道：「休得動手！天子自有死法，汝豈不開諸侯之血入地，天下大旱，諸侯如此，况朕巍巍天子乎！快放下劍，速將鴆酒來。」馬文舉道：「鴆酒不如鋒刃之速，何可得也。」煬帝大哭道：「朕爲天子一場，乞全屍而死！」令狐行達便取出一疋白絹來，拋在煬帝手裏。煬帝接絹大哭道：「昔日院妃慶兒，夢朕白龍繞頸，今日驗矣。」司馬德堪又催逼道：「陛下請速速自裁，許公在殿上立等繳令的。」煬帝猶自延捱不捨，令狐行達便喝令衆武士一齊動手，將煬帝擁了進去，竟拿白絹生生縊死。這時煬帝年紀祇有三十九歲，後人有詩弔之曰：

千株楊柳拂隋隄，今古繁華誰與齊；
想到傷心何處是，雷塘烟雨夕陽低。

司馬德堪見煬帝已死，便去報知宇文文化及。宇文文化及道：「斬草不留根，使下令着裴虔通等，勒兵殺

戮宗滅蜀王楊秀，齊王楊暉，以及各親王，無老無少，皆被誅戮。惟秦王楊浩，素與宇文智及往來甚密，得智及一力救免。宇文化及既殺了各王，隨自帶甲兵，直入宮來，要誅滅后妃，以絕其根；不期剛走到正宮，祇見一個婦人，同了許多宮女，簇擁在一處，抱頭痛哭！宇文化及便上去喝問道：汝是何人，却敢在此啼哭？那婦人慌忙跪倒在地，說道：妾身便是帝后蕭氏，望將軍饒命！說着，低下頭子去，拭着淚，那一頭雲髻，耀在宇文將軍眼前，禁不住便伸手去扶起他臉兒來看時，真是月貌花容，媚動人，心中十分迷惑，便不忍得殺他。因說道：主上無道，虐害百姓，有功不賞，衆故殺之，與娘娘無干，娘娘請勿驚慌，我手中雖有兵權，祇爲的是除暴救民，實無異心；倘娘娘有心，保與娘娘共保富貴，說着，不覺哈哈大笑。此時蕭后已在九死一生之時，得宇文將軍一見留情，便含淚說道：主上無道，禮宜受罪，妾之生死，全賴將軍！宇文化及伸手把蕭后扶起，說道：但請放心！此事在我爲之，料不失富貴也。蕭后乘勢說宇文化及道：將軍既然如此，何不立隋家後代，以彰大義。宇文化及道：臣亦欲如此，如今且與娘娘進內宮去商議國家大事要緊；說着，他也不顧君臣體統，也不顧宮門前許多甲士，竟擁着蕭后，進內寢宮去。那班甲士在宮門外守候着，直守過兩個時辰，祇見宇文將軍臉

上喜形於色，從內宮中大踏步出來，祇帶着隨身親兵，到別宮查抄去。吩咐甲士留下，看守正宮，不許放人進去騷擾。他一處一處的去查宮。煬帝宮中，原最多美貌婦人，宇文化及這時深入脂粉隊裏，看看都是天姿國色，真是見一個愛一個，他揀那最是年輕貌美的，吩咐親信兵士，送去正宮安置。看看查到衍慶宮中，這原是冷宮，裏面住的全是年老色衰，貶落下来的妃嬪；所以走進宮去，裏面靜悄悄的。誰知一脚跨進正殿，那龍座上却有一對男女，擁抱住坐着。那男子見有人進來，忙把女子推開，拔下佩劍相待。宇文將軍一看，這男子不是別人，却便是他最寵愛的小兒子宇文慶德。那宇文慶德見了他父親，把手中的劍也丟了，祇是低着頭，把臉羞得通紅！宇文將軍再看那龍椅上的女子時，真是長得搓脂摘粉一般嬌嫩，秋水芙蓉一般艷麗。宇文化及上去拍着慶德的肩頭，笑說道：怪道我在各處找尋，不見我兒，原來在這裏享艷福。這女孩兒，我見猶憐，我兒眼力，到底不差！這宮裏既有我兒在，我也放心！我兒你不必驚慌，好好的在這裏玩罷。說着便丟下慶德，退出衍慶宮去。原來慶德爲了鳳君一句話，連日處心積慮，把這煬帝的皇位推翻了，大隊禁兵，殺進宮來。他原是禁兵的少尉，也帶了一隊甲士，混在衆人裏面，攻打閣門的時候，却是他殺得最是奮勇，提

刀直入，大呼大喊，待到一殺進閣門去以後，便已不見他的影踪。在司馬德堪一班人心中，祇顧捉殺皇帝要緊，却也不去留心他。慶德撇下了衆人，却轉灣抹角的找到衍慶宮去。慶德近來常常在宮中值宿，所以這宮裏的路徑，他非常熟悉。那衍慶宮的一班妃嬪，忽見他手仗着白晃晃的寶劍，又帶領了幾十個勇赳赳的甲士，女流之輩，如何見過這陣仗兒，早嚇得他們燕泣鶯啼，縮成一堆！內中鳳君見是宇文慶德，知道大事已成，反笑吟吟的迎出院子來，拿手攔住慶德說道：這裏都是一班可憐的女人，將軍休得嚇壞了他們。宇文慶德原祇要這個鳳君，他見了鳳君，便也無心去搜查宮院了。當時吩咐甲士在院子裏看守着，他却和鳳君手摻手兒，走到那前日夜深私語的正殿上去，依舊把鳳君捧上龍椅去坐着，兩人你戀我愛，唧唧噥噥的祇管說着恩情話頭，說到情濃之處，便並肩兒在龍椅上坐着，臉貼臉兒互相擁抱着。慶德禁不住要在他珠唇兒上親一個吻，那鳳君祇是抿着珠唇，把他粉臉兒閃來閃去，只是躲避。正在得趣的當兒，猛不防吃那宇文文化及，一腳走進殿來衝破了。幸而他父子們，都是憐香惜玉的，宇文文化及這時，已搜得了許多美人，心滿意足，見兒子也得了一個，便也讓他快活去，退出殿去了。慶德見他父親去了，這是走了明路的了，便去

把鳳君抱在懷裏，美人寶貝的喚着。又說你看不是我父親已成了大事嗎？將來俺父親做了皇帝，俺不是穩穩的做了太子，你不是穩穩的做了妃子嗎？往後去俺又坐了這把龍椅做了皇帝，你便也陞做皇后，這不是依了你是話嗎？說着捧過鳳君的粉臉來，不住的在他珠唇上接着吻，乘勢把鳳君按倒在龍椅上，竟要無禮起來。鳳君推住慶德的身體，低低的說道：將軍放穩重些，天下豈有苟合的皇后。慶德原也是一個多情種子，一句話把他的慾火按住了，便放了手，兩人又密密切切的談了一回，退出宮去了。趕到正殿上，看他父親正傳下令來：說奉皇后懿旨，立秦皇楊浩爲帝，自立爲大丞相；又封弟宇文智及和裴矩爲左僕射；封異母弟宇文士及爲右僕射；慶德陞任屯衛將軍；長子承基，次子承址，俱令執掌兵權；此外心腹之人，都各重重封賞；又殺牛宰馬，大宴羣臣。酒飲到數巡，宇文文化及對大衆說道：吾本無壓衆之心，君等謬推我爲主，我自諒德薄，不足以當大位，故承立新君，以表我無篡奪之心。百官聽了，齊應聲道：丞相之命，誰敢不遵！宇文文化及大喜，又命進酒，大家盡歡方散。第二天大丞相又傳出令來說道：主上無道之事，全是奸臣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數十人所爲，今日昏君既誅，奸人豈容在側，可收戮於市，以儆後人。司馬德堪與裴虔通等得了令，

遂領甲兵，挨家去搜捉，將數十個助桀爲虐的奸臣，一齊拿至市中去行刑。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聞知這事，慌忙跑到市中，抱住世基，嚙咄痛哭，請以自身代死。左右報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傳令道：昏君之惡，皆此賊積成，豈可留之？且吾倡大義，祇除奸佞，安可殃及好人，竟不聽。可憐衆奸臣平日獻諛獻媚，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方得了高官厚祿，能享用得幾日，便一旦同被誅戮，身首異處，好不苦惱！宇文化及既殺了衆奸臣，又傳旨細查在廷中臣僚，昨日有幾人不到。趙行樞查了回覆道：大小官員俱至，惟僕射蘇威與給事郎許善心二人不到。宇文化及道：二人素有重名，可恕其一次，再差人去召，如仍執迷不來，卽當斬首示衆。原來蘇威因諫煬帝罷選美女，與修築長城，被煬帝削職罷歸，後來雖又起官，然終有些侃直之名。當日聞煬帝被弑，竟閉戶不出。次日見有人來召，自思逆他不得，遂出往見。宇文化及大喜，遂加其官爲光祿大夫，還有那許善心，字務本，乃高陽新城人，仕隋爲禮部侍郎，因屢諫逆旨，便降官爲給事郎，聞宇文化及之變，便閉門痛哭，不肯入朝。次日化及差人來召，許善心決不肯往，其侄許宏仁勸之，說道：天子已崩，宇文丞相總攝大政，此亦天道人事代終之常，何預叔事，乃固執如此，徒自苦耳。許善心說道：食君之祿，當死君之難，雖不能死，焉肯

屈膝而拜逆賊乎？早有人報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道：許善心乃敢倔強如此！遂差軍士拿捉入朝。衆人得令，遂蜂擁而去，不移時隨將許善心綁縛入朝來。宇文化及大怒道：吾舉大義，誅殺無道，乃救民也。滿朝臣子，莫不聽從，汝是何等樣人，乃敢與吾相抗？許善心道：人各有志，何必問也。宇文化及怒氣不息，虧得衆臣幫着勸道：昔武王伐紂，不誅伯夷叔齊，今許善心雖違號令，然情有可原，望丞相恕之！令其謝罪改過。宇文化及道：既是諸公相勸，且饒其死，遂喚左右解其縛。許善心走起來，抖一抖衣冠，也不拜謝，也不開言，竟自轉身昂昂然走出朝去。宇文化及看了大怒道：吾好意放他，焉敢如此不遜，復喝令拿回來。衆人又上來勸。宇文化及道：此人太負氣，今不殺之，後必爲禍。竟不聽衆人勸說，命左右牽出斬首。信息報到許善心家裏，他母親范氏年已九十二歲，臨喪不哭。人問他爲何不傷心？范氏說道：彼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復何哭爲？便也絕食而死。宇文化及殺了許善心以後，威權一天重似一天，他知衆人畏服，便十分恣意，竟將少帝楊浩遷入別宮，派兵在宮外團團圍住，凡有一切政令，俱自己議定了，祇令少帝用印頒發而已。自己竟搬進迷樓去住，下佔據六宮，天天和蕭后及十六院夫人淫亂爲樂。打落在冷宮裏的吳絳仙、袁寶兒一班美人，皆隨時召

幸，自己享用，宛如煬帝時候一般。放蕩了一個多月，那班禁軍，時時想念家鄉。便是衍慶宮中的鳳君，他也是關中人，他原和慶德說定的，祇須把他送回家去，和父母說知，再由慶德依禮迎娶，方肯和他成夫婦。若要在宮中苟且成事，他抵死也不肯。慶德但求鳳君願嫁他，便也百依百順。因此他也天天在父親跟前，催着要回關中去。宇文化及見衆人都有家鄉之念，便逼勒少帝，并擁了六宮的妃嬪，帶着皇帝的傳國璽，拔隊西行。一路上竟用煬帝的玉輦儀仗，其餘宮人珍寶，金銀緞帛，盡用騾馬車輛裝載，不足用的，便沿路搶劫。軍士的車甲行李，俱着其自負而行。宇文化及在路上，和蕭后及衆美人，調笑放蕩，毫不避人耳目，也不知道愛惜兵士，大家都起了怨心。看看走到彭城地方，趙行樞悄悄對司馬德堪說道：「當時隋主不仁，天下離亂，民不聊生，我等出此非常之舉，原想轉禍爲福，改辱爲榮；今不料所推的宇文化及，却是一個暴戾之人，立之爲主，今日暴虐愈甚，反致六宮蒙羞，不久諸侯起兵除暴，此賊必死，我等從人爲賊，如何得免？若不早圖脫禍，將來死無葬身之地了。」司馬德堪說道：「諸公勿憂，衆既懷怨，明早入朝，只須袖藏利刃刺之，有何難處？」衆人計議已定，不期事機不密，早有人報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怒，便和親信商議，將計就計，埋伏武士於帳下。

次日趙行樞，司馬德堪，裴虔通，元禮，令狐行達，馬文舉，一班賊黨，俱袖藏利刃，魚貫着進帳來，準備行刺。他們纔跨進帳門，宇文化及早大聲呼武士拿下，在各人身傍，都搜得利器，謀刺真情，一齊顯露。宇文化及喝令押赴市曹，將二十餘人，一齊斬首。從此宇文化及目中無人，越法橫暴起來。看看走到聊城地方，鳳君便和宇文慶德說知，他家便住在聊城東坊。宇文慶德便去和他父親說知，又說明把鳳君娶作妻子。宇文化及說道：我兒婚姻大事，原是要鄭重的。便撥了五百名甲士，又派兩名親信大臣，護送前去，算是替宇文慶德說媒去的。那宇文慶德也捨不得放鳳君一人回去，便自己也跨着馬，跟在鳳君車兒後面，一同前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煬帝臨死，吾亦不忍見其骸骨！帝王萬世之尊，而今安在？大利所在，人必爭之，彼號稱創業之主，當其飛揚跋扈，從前代帝王子孫手中，攫得此大利時，其亦曾思自己子孫，將來亦欲受人之欺凌而失此大利，其可憐之狀，正復如此也。

宮殿擾攘間，忽有一對男女，擁抱而幽會於深宮，事亦奇韻，筆亦奇韻，作者一支筆，寫兩副景，其轉筆之速，嘆爲不可及！

字文化及一庸儒人也，惟其庸懦，方能爲人利用而行此篡逆之事；惟其庸懦，而一旦得志，便淫縱自恣，空負擁戴者之一片好意，而卒至爲擁戴者所逼迫以去，亦事理之應有者也。

第二十一回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義昭著內宮護幼君

鳳君坐在七寶香車裏，後面五百名甲士簇擁着；又有宇文慶德和兩位大臣，跨馬護送，一路上何等榮耀。看看到了東坊，前面一座高大門樓，鳳君在車中吩咐一聲說到了，那車馬一齊停住。這屋子外面來了許多兵馬，把屋子裏的人，嚇得個個向門外探頭兒。內中有一個老婆婆，他却認識車子裏坐着的是嬌娜小姐，忙嘴裏着小姐，一顛一蹶的趕出門來，拉住鳳君的手。原來這鳳君並不是別人，便是那第一回書上表過的范陽太守朱承禮的女兒嬌娜小姐，那鳳君是他選進宮去以後，改的名兒。這高大門樓，也並不是什麼嬌娜小姐的家，竟是他表兄申厚卿的家。這申厚卿和嬌娜小姐，上回書上不是表明過，很有一段纏綿悱惻的私情嗎？而且嬌娜小姐的身體，早已給厚卿破了，厚卿住在他舅家裏，和嬌娜暗去明來，偷情也不知道偷過幾次了，在他兩人，以謂終身之事，可以千妥萬當的了；誰知自從厚卿和嬌娜小姐分別過以後，他們的終身大事，便大大的變起

卦來了。厚卿也曾和他父母說知，幾次打發人去向朱承禮求親說媒，誰知這朱太守心眼兒十分勢利，任那媒人如何說法，他總絕口回覆，說我家女兒的親事，早已配定的了。其實他全沒有這一回事；他眼中却瞧不起申家，他原知道女兒長得十分美貌，如今天子好色，他儘可以靠着女兒的顏色，謀些高官厚祿。他自從那日去迎接總管太監許廷輔回家來以後，便早已打定了這個主意，他見儘多有紳富人家，把他親生的女兒送進宮裏去，得了皇帝的寵愛，合家父兄封侯的封侯，拜相的拜相，朱承禮看得眼熱了，所以見申家來求親，他便絕口不允。誰知他夫人榮氏，是十分愛這外甥兒厚卿的，照榮氏的意思，這頭親事，是千肯萬肯的了。還有那嬌娜小姐，自從厚卿去了以後，便好似掉落了魂靈，天天伸長了粉頸兒，盼望申家有人來說媒；好不容易，盼望得媒人來了；誰知這無情無義的父親，竟把這頭親事絕口回覆了。當時不但是嬌娜小姐心中懊喪，便是榮氏心中也很覺可惜！連那大姨娘飛紅，也鬱鬱不樂起來。飛紅幾次在他老爺跟前勸說，把俺家小姐，配給申家的外甥哥兒，真是門當戶對，一雙璧人！俺們原是舊親，又可以親上加親。飛紅的一張嘴，原是伶牙俐齒的，又是朱太守言聽計從的；誰知祇有這件親事，朱太守却一句話也不肯聽；榮氏的說

話，更是不願聽了。爲了嬌娜小姐的親事，他老夫妻兩人幾乎反目。後來許廷輔第二次來探訪美
女的時候，朱承禮究竟拿他親生的女兒，獻了上去。可憐嬌娜小姐和他父母分別的時候，哭得何
等悽慘！朱承禮心中也覺得不忍！但爲前途的功名富貴起見，也祇得狠一狠心腸，和他女兒今生
今世永別的了。可憐嬌娜小姐臨走的時候，既捨不下父母，又掛念那厚卿哥哥，他一陣子傷心，早
已暈倒在車兒裏；待得清醒過來，離家已是遠了。他便拭去眼淚，從此不哭了。他一路上打定兩個
主意，第一個主意，進得宮去，決計不和皇帝見面，一來替厚卿守着清潔的身子；二來不得皇帝的
寵幸，他父親也決計得不到好處，也叫父親冷了這條富貴之念。第二個主意，他在宮中靜心守着，
得有機緣，便把這淫亂的皇帝刺死；他在家裏，常常聽厚卿說起這隋煬皇帝如何淫亂暴虐，他原
痛恨在心；如今又因供皇帝的淫樂，打破了和表兄的一段好姻緣，又把自己的終身埋沒在這暗
無天日的深宮裏；因此他把個隋煬帝越法恨入骨髓。他在宮裏，每到夜靜更深的時候，便悄悄的
出來，當天燒三炷香；第一炷香是願皇天保佑他厚卿哥哥，長壽安康。第二炷香是願天公幫助他
早早報了這昏君的仇恨。第三炷香願天保佑他保住貞節而死。這三句話，嬌娜小姐在睡裏夢裏，

也念着不忘的。那夜給宇文慶德撞破了，說什麼顯天保佑他早得富貴夫婦的話，原是哄着慶德的。誰知慶德竟認做是真的，便依着嬌娜小姐的話，拚命的幹起來，居然那煬帝的一條命，被嬌娜小姐一句話，輕輕的弄丟了，嬌娜小姐看看這宇文慶德的痴情，真痴得利害，倘然沒有申厚卿的一段恩情在前，這宇文慶德的人才，也中得嬌娜小姐的意了。無奈他立願在前，替申厚卿守一世貞節的了，便任你宇文慶德瓊姿玉貌，厚愛深情，他都不在心上；但他知道此生若不離了宇文慶德，依舊不免要給他糟蹋了身子，因此心生一計，祇推說父母家住在聊城地方，把宇文慶德引到這東坊地方來。這東坊人家，原不是什麼嬌娜小姐的家裏，竟是那申厚卿的家裏。申厚卿這時父親已死，祇有母親朱氏在家，厚卿自從朱家的親事不成，他也立志終身不娶，也無意功名，祇伴着母親住在家裏。忽然聽得門外馬嘶人喧，家裏上下的人，都湧出去看。停了一回，那老婆婆扶着嬌娜小姐，走進院子來，後面跟定了一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少年英雄。這老婆婆原是從前在朱家伺候榮氏的，所以認得嬌娜小姐。當時申厚卿見了嬌娜小姐，好似半天墮下來的一般，忙搶上前去拉住嬌娜的手。嬌娜急掙脫手，說道：哥哥請站遠些，如今俺的身子，被別的男子擁抱過，已不是

乾淨的身子了；俺的手被別的男子把握過，已不是乾淨的手了；俺的嘴被別的男子親接過，已不是乾淨的嘴了；但是哥哥也須可憐俺，原諒俺，俺原是要報仇，出於不得已，說着止不住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朱氏見自己娘家的姪女兒來了，十分歡喜，親自出來摻扶他。誰知嬌娜小姐，撲的跪翻在地上，把自己在宮裏做的事體，一五一十的說了；又回過身來向厚卿拜了幾拜，說道：哥哥！如今妹子的身體污穢了，今生今世不能再事奉哥哥的了。哥哥千萬不要以妹子爲念，好好看奉姑母，娶一房賢淑的妻子，團圓了一家骨肉，妹子便是死在九水之下，也是瞑目的了。說着，看他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尖刀來，向粉頸子上直刺。那申厚卿和宇文慶德見了，同時搶上前去奪時，早已來不及了。一朵嬌花，倒身在血泊裏。宇文慶德和申厚卿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怔怔的看了半天。宇文慶德纔嘆了一口氣，伸手在厚卿肩上拍了一下，說道：美人兒是你的，終是你的，說着，一擡手，轉身大踏步而去。他一走出門，也不招呼自己手下的甲士，也不上馬，祇是落荒而走，在山脚下找到了一座小廟，竟自落髮做了和尚；任他父親宇文文化及，再三來勸說，他終是不肯回去。宇文文化及沒奈何，便留下一隊甲士，駐紮在廟裏保護他。宇文文化及大隊人馬，依舊向前進行，看到了

魏縣。字文化及。見少帝在一路走着，君臣的名分，終覺有些顧忌。便想道：千日爲臣，不如一日爲君。當夜到了客店，竟將鴆酒，把少帝藥殺了。魏縣原也有一座行宮，第二天字文化及進了行宮，便自卽皇帝之位，國號改稱許，把年份改做至道元年，發下許多詔書，上面蓋着傳國璽的印，頒佈四方。這個消息，傳到魏公李密耳中，先屯兵在鞏水洛水一帶，攔住化及的兵馬。那岷興太守沈法興，得了字文化及的詔書，十分憤怒，便乘勢佔得江表十餘座城池，聲稱討伐字文化及。那梁王蕭銑，見煬帝已死，居然自稱大皇帝，徙都在江陵地方。那李淵手下的許多謀臣，得了探報，各各謀自己的富貴，便連日連夜的勸李淵也自立稱帝。李淵遲疑不決，便把建成世民兩人喚回長安來，把衆人的意思，和他兄弟二人商量。誰知他兄弟二人，比別人還高興，便不由分說，立刻帶劍進宮去，逼着代王侑，要他禪讓帝位。代王是一個庸懦小兒，如何經得起這個威嚇，見他兄弟二人前來逼迫，祇得唯唯從命。一班攀龍附鳳的臣子，便天天替代王擬詔，今日加唐王九錫，明日許唐王戴十二冕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延挨到五月戊午日，真的宣告禪位。那詔書上說道：

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疊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造不愆，哀號永感，心情糜

潰仰維荼毒，讎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致九合於諸侯，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毗黎，保父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極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維新之恩，預充三格。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隕，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

代王發下這道禪位詔書，便打發刑部尙書兼太保蕭造，司農少卿兼少尉裴之隱，捧了皇帝傳國的璽綬，到李淵府中。當時自有李淵手下的衆官員，在府中大堂上，築起一座受禪臺來。詔書一到，便把唐王請出來。李淵到了臺上，蕭造和裴之隱，把詔書捧上去。李淵再三推讓，揖三回，讓三回，纔行拜受。當時用全副帝王的儀仗，把唐王迎接進宮去。把大興殿改稱太極殿，定在甲子日登基。到了這一日辰刻，先派蕭造祭告南郊，再行卽位的典禮。這時李淵年已五十二歲，鬚髮花白，推算五

運是土德，朝服都用黃色，戴黃冕，穿黃袍，由侍衛簇擁着，登上帝座，殿下一班宗戚大臣，趨階上殿，排班朝賀，一齊跪伏在丹墀下面，三呼萬歲，這便是唐朝第一代的高祖皇帝，下詔改義寧二年爲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官員各賜爵一級，義兵過處，豁免三年賦稅，廢郡改州，改太守爲刺史。退朝後，在便殿上賜百官筵宴，賞資金帛。第二日又下詔授世民爲尚書令，從子瑗爲刑部侍郎，裴寂爲右僕射，劉文靜爲納言，蕭瑀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竇璡爲戶部尚書，屈突通爲兵部尚書，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自殷開山以下，各加給官爵；又在都城裏建立四親廟，追尊高祖熙爲宣簡王，曾祖天錫爲懿王，祖虎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父昉爲元皇帝，廟號世祖；祖妣和母后，俱稱后；追封妃竇氏爲太穆皇后，追封皇子玄霸爲衛王，立世子建成爲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又降故隋帝侑爲酈國公，撥一座邸第在京師住着。追封隋太上皇爲煬皇帝，江都太守陳稜見文化及去了，便備了天子的儀仗，改葬煬帝在江都宮西面，吳公臺下。所有賞時被宇文化及殺死的煬帝弟蜀王秀，煬帝子齊王暕，長孫燕王倓，以及宗室外戚；又有殉難的大臣虞世基，裴蘊，來護兒，蕭銍，許善心，一班十多個人，都挨次分葬在煬帝墓傍。這一位風流天子，祇落得這樣慘淡的結果！

如今我再說江都宮中，有一位老太監，名秦真的，他原是服侍文帝的。煬帝即位，他便也在煬帝駕前侍衛，心中十分忠實，眼見煬帝如此淫亂，原知道不是好事，祇以自己是下賤的人，不敢勸諫。他歷來也積蓄得一份家產，這時他先將家財散去，結識了守苑太監鄭理，與各門宿衛，宇文將軍手下的將士，十分親密，打聽得司馬德堪一班人，定期起事，使悄悄的打發他母親姜氏，帶一個丫鬟，坐了車，望宮苑中來。這姜氏苑中是常來的，也無人去攔阻他。到了苑中，下得車來，逕投寶林院中，祇見清修院的秦夫人，文安院的狄夫人，綺陰院的夏夫人，儀鳳院的李夫人，四位夫人和袁紫烟，沙夫人，還有那沙夫人的兒子趙王，六七個人，在那裏圍坐着，看夏夫人和狄夫人圍棋。姜氏一見，說道：外邊事體不好了！虧衆位夫人，還有這閒心下棋。衆夫人忙問何事？姜氏把司馬德堪預備逼宮的危險情形說了。衆夫人聽了，祇有哭泣的分兒。沙夫人勸着說道：你們儘哭是無益的，俺姊妹們快想一個脫身之計要緊；若說到我自己，倘沒有這個趙王，便一死殉了國難，也是該當的。如今有了這個趙王，他究竟也是萬歲爺的一派命脉；如今祇得求姥姥救俺母子這個了！說着，便向姜氏跪下去。姜氏忙把沙夫人扶起，說道：今日老身原是救諸位夫人來的，如今請衆夫人快快歸院。

去收拾細軟。一句話點醒了衆人忙飛也似的各歸院去。正忙亂時候，祇見薛治兒直搶進院來，說道：朱貴兒叫我拜上沙夫人，外邊信息緊急，今生料不能相見矣！祇是趙王是聖上的親骨肉，務必帶去，一同逃生。沙夫人見了薛治兒，使也不放他去，兩人計議如何脫身的法兒。薛治兒說道：這却不妨，貴妃與妹子已安排停當。說着袖中取出一道聖旨來，說這是前日要差人往福建採辦建蘭的旨意，雖早已寫就，祇因萬歲爺連日病酒，巡攔着不會發出，貴姐姐因要保全趙王，悄悄的去偷來，送與夫人應用。正說時，祇見四位夫人都帶着隨身衣服到來，大家看了聖旨，聽袁紫烟說道：依妹子的意見，還該分兩起出宮去纔是。姜氏又想得了一個計較，說道：快把趙王改了女妝，將跟我來了鬢的衣服，脫與趙王穿了，混出宮門去。再將丫鬢改作小宮監模樣，老身帶着趙王先出宮去。衆夫人也都改扮了內相模樣，慢慢的混出宮門，由丫鬢領着，到老身家裏，再和俺兒子秦真從長計議，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麼？衆夫人聽了，說道：計雖是好計，只是急切間，那裏去取得七八副宮監衣帽。姜氏說道：不勞衆位夫人費心，老身早已攜帶得在此，當下便從衣包中搬出十來套新舊內監的衣服鞋帽來，這原是秦真的衣服，如今與衆夫人穿戴上去，恰恰正好。姜氏見趙王改扮

已完，日色已暮，便帶了趙王，慢慢的走出苑來。原來秦真見姜氏進院去了，便如飛的來尋守苑太監鄭理，邀他在自己家裏，灌了他八九分酒，放他回宮來，時鄭理帶醉的站在院門口，看小太監翻觔斗耍子，是姜氏的車兒出宮來，便道：「姥姥回府去了，剛纔咱家在姥姥府上，叨擾得好酒好菜。」姜氏笑說：「公公有空兒請常來坐坐，俺家還釀得上好的甕頭春呢。」說着，車兒早混出苑去了，不過里許，已到家。秦真看見趙王，叫母親不要改趙王的裝束，藏在密室中。接着又有七八個太監，由了鬢領着，大模大樣，走進門來，大家會意。秦真也不敢停留，忙忙收拾，和衆夫人上路，各城門上，都是秦真平日錢財結識的相知，誰也不去攔阻他。待到半夜時分，字文化及領兵進宮去，秦真領着趙王和衆夫人出城，已遠走了二三十里。那衆夫人平日在深宮裏，都是嬌生慣養的，早個個走得一顛一蹶，狼狽不堪。秦真便去借一民戶人家歇了，一夜之中，祇聽得城中炮聲火光，響亮不已，來往之人，信息傳來，都說城中大變。袁紫烟說道：「我夜觀天象，主上怕已被難，我們雖脫離樊籠，不知投往何處去纔好？」秦真思索了半天，說道：「別處都走不得，祇有一個所在，可以逃生。」衆夫人忙問何處？秦真說道：「太僕楊義臣，當年主上聽信讒言，把他收了兵權，退歸鄉里，他知陪家氣數已盡，便變姓。」

埋名，隱於雷夏澤中，此人是個智忠兼全，忠君愛國的人，我們找上他門去，他見了幼主，自然有個方略出來。袁紫烟一聽便喜道：「楊義臣是我的母舅，必投此處方妥。」一行人商議既定，便首舟竟向濮州進發。這楊義臣自從大業七年，納還印綬，休官回家，猶怕惹禍，便改變姓名，隱居在雷夏澤中，早晚和漁樵作伴。那天偶從樵夫那裏，打聽得城中人傳說：「宇文文化及在江都逼宮弑帝，不禁心中十分憤恨道：『化及庸懦匹夫，何敢猖狂至此！』」他弟弟士及却和我八拜之交，將來天下合兵討賊，吾安忍見他遭這滅族之禍。略一思索，使得了一計，可以指導他全身遠害，便打發家人楊芳，送一瓦罐，親筆封寄，逕投黎陽來。那士及接了瓦罐，打開封皮來一看，祇見裏面封着兩枚棗子，和一隻糖製成的烏龜。士及看了一時，却摸不着頭腦，他一面打發楊芳退去，把這瓦罐拿到書房裏去，細細推敲，正納悶的時候，忽畫屏後轉出一個美人來，正是士及的親妹子，名喚淑姑的，年纔十七歲，尙未字人。這女孩兒，不獨姿容絕世，更兼聰明過人，見士及對着瓦罐發怔，便問道：「哥哥！這瓦罐是誰人送來的，却勞哥哥如此躊躇？」士及便說道：「這瓦罐是我好友，隋太僕楊義臣送來的，這楊義臣深通兵法，頗明天文，祇因忤了當今，削去兵權，退隱在家；如今他忽然送這瓦罐來，罐中藏此二物，這

個啞謎，其實叫人難猜。淑姑對瓦罐端詳了一回，便道：「這謎兒有什麼難猜，這二物明明包含着早歸唐三字，一句話說得士及恍然大悟道：原來楊義臣怕我哥哥做了弑逆之事，性命被他拖累，是勸我投降唐王，避免災禍的意思。妹妹到底是聰明人，想得出；但我如今也不便寫書，也得用一件器物去報答他，使他明白我的意思纔好。」淑姑說道：「但不知哥哥主意可會拿定？若主意定了，妹子却想得了一個回答的法子。」士及說道：「愚兄也正思避禍之計。」淑姑便轉身回到內室，去了半晌，捧出一個漆盒子來。揭開盒子，裏面藏着一隻紙鵝兒，鵝兒頸上掛一個小小的魚網，網上面却豎着一個算命先生的招牌，緊緊的綁在鵝頸子上。士及看了，十分詫異，說道：「這是何用？」淑姑使付在他哥哥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士及聽了，連聲說妙！便將漆盒封固，付與楊芳拿回去覆命。到了第二日，士及去見了化及，便說：「近聞得秦王世民領兵前來，臣意欲帶領一、二家僮，假裝着避難人模樣，前去探聽虛實，回來報與陛下知道。」化及見自己親弟弟願去做探子，這是再好也沒有，便一口答應。士及領命下來，便叫妻子和淑姑，扮做家僮模樣，連晚混出長安，投奔唐王這裏來，拿他的妹子，做了一封上好的贄見禮，進與唐帝，做了昭儀。唐帝見淑姑聰明美麗，十分歡喜，便拜士及爲上儀。

同管三司軍士。再說那楊芳帶了漆盒回家來，交與主人，楊義臣打開盒兒一看，便知道他是回答謹遵命三字的意思。第二天楊義臣獨自一人，拉着拐杖，到門口河堤邊去眺望。這時天色尙早，河面上靜悄悄的，忽然斜刺裏，呼啞呼啞的搖過一隻小船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下事每敗於婦人女子，而亦興於婦人女子。宇文慶德因一女子而致其父於九五之尊，倘能好自爲之，隋家天下，焉知其不爲宇文氏所有。至鳳君之激勵慶德，亦欲其殺煬帝而報私讎耳，非有厚愛於宇文氏也。大仇得報，而以身殉情，不獨無愧於厚卿，而亦無愧於慶德，大節凜然，令人哀敬！

每朝改革，必有一番禪讓，而受者亦必有一番遜揖，此固虛僞之情，實亦內愧使然。蓋起義之初，必有救民除暴爲言，而一旦得志，取天下而私有之，焉能無愧於中。

第二十二回 夏建德自立爲王 竇線娘巧戰得婿

楊義臣正在家門口閒望，見門前小河的上流頭，搖過一隻船來，恰恰搖到楊家門口停住。船艙裏一個老人，走上岸來，東張西望的，正找尋得忙。楊義臣雖說是老眼昏花，但這秦真老太監，他在朝

時候，朝夕見面的，因此也還認得。便上前去把那老人的手拉住，秦真也認識是楊太僕，忙跪下地去，給他叩頭。楊義臣一把拉起，秦真止不住眼淚直滾。義臣邀秦真屋裏坐地。秦真附楊義臣的耳說道：且慢，還有小主人和夫人們在舟中。楊義臣聽見，忙說道：快請上岸，說着自己進去穿了巾服，命小僮開了正門，自己站在門首，看一行人走進門來。楊義臣不敢擡頭，祇在一傍打恭迎着。忽然一個少年男子，上前來扶住楊義臣，口稱母舅。楊義臣擡眼看時，却不認識。那男子去了方巾，露出一頭雲髻來，纔知道是女子改扮的，又細細的向他眉目間一認，纔認出是自己的外甥女兒袁紫烟。當下袁紫烟扶着舅父，回進草堂，見了趙王，重行君臣之禮。又一一見過衆位夫人，廚房裏煮些粗菜淡飯，勸趙王和衆夫人胡亂吃些。楊義臣依舊執着臣禮，站立在一傍，飯罷。沙夫人便和義臣商量，安插趙王的事。義臣說道：此地草舍茅廬，牆卑室淺，不是潛龍之所，一有疎虞，叫老臣何以對先帝於地下。沙夫人道：只是如今投奔何處去好？楊義臣道：眼下去處甚多，李密父子兩人，都是隋臣，如今擁兵二三十萬，屯紮金墉城，東都地方。越王侗令左僕射楊世充，將兵數萬，駐守洛倉地方；聞說西京李淵，也立代王侑爲帝，大興征伐。但這些多不過是假借名義，事成則去名而自立；事

敗則同遭滅亡，終不是萬全之處。依老臣愚見，祇有兩個地方可以去得。一處是幽州總管那裏，他姓羅名藝，雖是年老之人，却是忠勇素著，先帝委他坐鎮幽州，手下強兵勇將甚多，四方盜賊不敢小覷了他。若殿下和夫人們前去，他必能接待，或可自成一家，祇可恨路上有竇建德這賊子，十分狂獷，梗住去路，如之奈何？若要安身立命，祇有義成公主處，他雖是蠻夷之國，那駙馬啓民可汗，還算誠實忠厚，比不得俺們中國人，心地險惡。他和殿下又是郎舅至親，先帝在日，曾同公主前來朝覲，先帝看待他也十分優異。殿下若肯去，公主必以優禮相待，平安無慮。沙夫人聽楊義臣說了這一番話，都點頭稱善。都說老將軍金石之論，足見忠貞；但水遠山遙，不知如何的去法。楊義臣道：若殿下主意定了，臣自有一個計較；但此去千山萬水，不能人多，祇好秦真伴着殿下，和夫人同去。聞說薛貴嬪弓馬嫻熟，亦可去得。此外四位夫人，却未便同去。那四位夫人聽了，俱落下淚來道：妾等姊妹四人，願同生死，老將軍莫謂忠臣義士，盡屬男子，認俺女流，盡是隨波逐浪之人。况朱貴兒，袁貴人，一般是女子，都能罵賊而死，我等雖不能一齊殉難，但繁華好景，蒙先帝深恩，已曾嘗過將軍，若不放我等前去，却將我們安插到什麼地方去？老將軍若疑心我們有別的念頭，我們若不明心

跡，何以見我等的志氣。說着，忙向裙帶上取下佩刀來，各向粉臉上左右亂劃。慌得沙夫人和姜氏，忙上前一個個抱住。這時夏夫人臉上，早已割了兩道刀痕，血流滿面。楊義臣忙出位向上拜着，連磕頭道：這是老臣失言，罪該萬死！無奈此去啓明可汗那裏，實在路途遙遠，四位夫人貴體嬌弱，萬不能去。但夫人們既有此決心，老臣却有一個計較。此去一二里，有一個斷崖村，村上不過數十人家，全是樸實小民，村北有一座女貞菴，菴中有一老尼，卽高開道之母，原是滄洲人氏，祇因少年時夫亡守節，故遷到南方來，建造此菴，以終餘年。那地方是個車馬罕見，人跡不到之處，若四位夫人在內焚修，可保半生安康。至於日用盤費，老臣在一日，自當供奉一日。說着，趙王上前去把楊義臣扶起，當夜暫把衆夫人和趙王安插在草堂裏住下。次日便把四位夫人，送到女貞菴去住下；又留下袁紫烟作伴。過了幾天，又打聽得有登萊海船到來，便悄悄的把趙王和沙夫人、秦真、姜氏四人，送上船去，向遼陽進發去了。再說這時天下，自隋室滅亡以後，四方起義的豪傑，愈聚愈多，內中有幾個勢力浩大的，都各各稱帝稱王，有一個竇建德，他也起義了多年，佔據了許多地方，手下兵精糧足，在河北地方，可稱一霸，早已自稱長樂王。他打發祭酒凌敬，說河間郡丞王琮，舉城來降。建

德封王琮爲河間郡刺史，河北郡縣聞知，咸來歸附。這一年冬天，有一隻大鳥停在樂壽城樓上，有數萬小鳥，在大鳥四周飛繞着，停了一日一夜纔去。那樂壽地方的百姓，都說是鳳凰來儀，國家的祥瑞；又有宗城人張亨，在山上樵採，得一玄圭，私地裏去獻與建德；因此建德便立意稱帝，在樂壽城中，卽皇帝位，改元稱五鳳元年，國號大夏，立曹氏爲皇后。建德手下統帶一萬多兵，意欲併吞李密，聽說字文化及弒帝稱尊，竟和自己做了敵體，十分憤怒，便欲分兵討之。祇苦於自己兵少將寡，又無足智多謀的大將，心下正自躊躇。那祭酒凌敬，便推薦楊義臣，說他胸藏韜略，腹隱機謀，足能勝任。建德便又備了一份厚禮，打發凌敬到雷夏澤中，去把楊義臣請到。那義臣因字文化及弒了楊帝，急欲報君父之讎，便肯替夏王出力。但他有三條約言在先，一不願稱臣於夏，二不願顯自己姓氏，三一俟擒住了字文化及，報了先帝之仇，便當放歸田里。這三條建德一一依從。楊義臣又替他招降了曹濮山的強盜范願，他手下兄弟們數千，極其驍勇。楊義臣又替他招募了數萬人馬，日操練，這夏國的威勢，便頓時強盛起來。正預備出兵，忽報唐朝秦王李世民，差納言官劉文靜送書來，建德打開書看時，原來是約同會兵黎陽，征討化及。便對劉文靜說道：「此賊吾已有心討之久。」

矣，正在預備出動，煩納言回上秦王，不必遠勞大駕，祇消遣一副將領兵前來，與孤同誅逆賊，以謝天下。文靜道：臣奉使出來時，秦王兵已離長安矣，望貴國速速出師。建德送別了劉文靜以後，便拜楊義臣爲軍師，劉黑闥爲大將軍，掛元帥印，范願爲先鋒，高雅賢爲前軍，孫安祖齊善行爲後軍，曹旦爲參軍，納言裴矩，宋正本爲運糧，建德的女兒線娘爲監軍正使，凌敬和孔德紹留守在樂壽，與曹后監國，如今說起線娘，却有段豔史，竇建德生這女兒，自幼兒却十分寵愛。原是建德髮妻，秦氏所生，那秦氏忘故已久，因常常想起前妻，便格外寵養這個女兒。自己做了大夏國王以後，便把女兒封做勇安公主，這勇安公主，慣使一口方天畫戟，有神出鬼沒之能，又練成一手好金彈丸，百發百中，這時年紀祇有十九歲，長成苗條身裁，秀麗姿容，那四方來求婚的少年公子，也不知有多少，有幾個年貌門第相當的，建德便要與他做主許婚，誰知這位線娘小姐，却眼格甚高，必要才貌武藝，和自己相等的，纔肯以終身相託。因此把這婚姻之事，直耽擱到如今，勇安公主却自己練一支女軍，共有三百多人。建德每逢出師，却派公主領一軍爲後隊，把這三百餘名娘子軍，却環列在這花容月貌的公主的左右。這公主對待軍士，比較他父親更加紀律嚴明，號令威肅，又因他容貌美

麗動人每到打仗的時候，祇須他嬌聲一呼，那將士都肯替他去打拚命仗；因此這勇安公主的威名，一天大似一天。建德那時未得楊義臣幫助以前，兵力很是單薄，那北方總管羅藝，又常常出兵去騷擾他的後方。竇建德這時要去征討宇文文化，又慮羅藝截他的後路。他女兒便勸父親，須先打退了羅藝，纔可放心前進。建德又怕自己兵力敵他不過，勇安公主却倒豎柳眉，連拍酥胸，說小羅藝包在孩兒身上，馬到擒來。建德聽了女兒的說話，不覺膽子也放大了，便立刻點起兵馬，向北方進發。說出那羅藝原是一員宿將，年已六十四歲，精神却十分高強，與老夫人秦氏、齊眉共守。他手下原有精兵一二萬，被隋主東調西撥，提散了一萬多人馬，祇留下七八千人，祇靠他兒子羅成，是一個少年英雄，有萬夫不當之勇。羅藝傳授他一條羅家槍，舞弄得出神入化，講他的面貌，又是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這樣一個玉人，凡是家中有女兒的，誰不願招他去做女婿？無奈這羅成生來也有些左性，父親要替他做主定了親事，羅成總說：若不是他親眼看過的絕色美人，他是願終身不娶妻子；因此把他婚姻之事，耽擱下來了。這些閒話且不去說他，祇因當時建德父女兩人，帶了人馬去犯羅藝的地界，哨馬直報與羅藝知道，羅成正陪坐在一傍，聽了直跳起來，說道：請父親

點交孩兒五千精兵，乘他未立營寨以前，迎殺上去，痛痛的打一仗，挫挫他的銳氣，叫他知我們利害，便可不戰而退。羅藝聽了不許，却齊集衆將，傳發號令。第一路差標下左營總帥張公謹，領精兵一千，去埋伏城外高山之左，聽城中子母砲起，殺出敵住建德前軍。第二路差右營總帥史大奈，領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右，聽城中子母砲起，殺出敵住建德中軍。第三路便差兒子羅成，着他領精兵一千，離城三十里獨龍岡下埋伏，如見建德敗下陣去，便衝散他的後隊，截取他的輜重，自己便留薛萬徹、薛萬均二人在城中守護。這三路人馬，各各領命前去。那邊竇建德，帶領大兵，直抵州城。先鋒劉黑闥，安了營寨，見城門緊閉，不肯出戰，祇得令兵士們在城外辱罵。後面建德領大隊人馬到來，看看攻城不下，便架起雲梯，上城攻打；不料城中火箭齊發，雲梯被火燒斷，夏兵祇得退下。劉黑闥又安排數百輛衝車，鼓噪而進；城內把鐵鎖鐵槌，飛打出來，衝車又一齊打折。兩軍相持數日，建德手下的兵，都覺怠惰起來，一夜三更時分，羅藝密傳將令，三軍飽餐戰飯畢，人各含枚，殺出城來，趕到夏營，那夏兵正在好睡時候，祇聽得一聲炮響，金鼓大振，如山崩海沸一般。竇建德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忙披甲上馬，親隨鄧文信，緊緊隨後，恰遇薛萬徹殺入中軍，把文信一刀斬於門

旂下。竇建德轉過身來，敵住薛萬徹。高雅賢敵住薛萬均，劉黑闥敵住羅藝。六人正在軍中酣戰之際，祇聽得子母砲三聲響亮，左右山脚下伏兵齊起。建德知中了敵計，便棄了營盤，如飛逃走，直奔了二三十里，衆軍士喘息未定，忽聽得山岡下一捧鑼響，一員少年勇將衝殺出來。先鋒高雅賢，欺他年輕，把大刀直砍過去。那少年將軍，便是羅成，祇見他那時不慌不忙，把手中槍一逼，那高雅賢左腿上早中了一槍，高雅賢痛徹心肝，幾乎跌下馬來，虧得劉黑闥接住，戰了十數合，當不起羅成這條槍，如游龍取水一般，直拗進來。建德祇怕黑闥有失，前來助戰。羅成力戰三將，愈覺精神抖擻，祇見他向劉黑闥臉上虛照一槍，大喝一聲，斜刺裏却把槍尖向竇建德當胸點來；建德吃了一驚，即便敗將下去。羅成直殺到天明，祇見陣後轉出一隊女兵來，中間擁出一員女將，看他頭上盤龍裹額，額間翠鳳含珠，身穿錦繡紅綾戰襖，手持方天畫戟，坐下青驄馬，却顯出滿臉斌媚，竟體風流。羅成祇覺一陣眼花，早把手中槍停住了。誰知那邊女將，見了這俊秀兒郎，心中也暗暗的納罕，祇把手中畫戟，攔在鞍橋上，流過眼波去，孜孜的看着。那手下的女兵，齊聲喊說：「公主莫祇是看他，快把彈丸打下這賊人來。」那羅成看了多時，心下轉着道：「我聞得竇建德之女，是一個兒女英雄，今日相

看，竟是一個絕色女子，我也不捨得殺他。待我羞辱他兩句，使他退去也罷了。便欠身向前道：「你想你父親，也是一個草澤英雄，難道手下再無敢戰之士，却叫你女孩出來獻醜。那線娘聽了，也不動怒，祇嬌聲喝道：「我也在這裏想，你父親也是一員宿將，豈道城中再無敢死之士，却趕你這隻小犬出來咬人，說着自己也撐不住，把一方羅帕，按住櫻唇，嫣然微笑；惹得衆女兵，狂笑起來。羅成起初聽他罵小犬，心中不覺動怒，及擡頭看見線娘的笑容，真覺媚媚動人，便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說女孩兒好利嘴，莫多說話，且要你知道小犬的利害；說着，掉起手中槍，直向線娘粉臉上刺來。那線娘却也不弱，擎起手中方天畫戟架住，一槍一戟，一往一來，在陣前戰了三四十回合。線娘看看羅成，槍尖和雨點似下來，有些招架不住，撥轉馬頭便走。那羅成如何肯捨，便在後面緊緊跟定，流星趕月似的，直趕了四五里地。羅成看看趕上前面一叢樹林，那線娘拍馬向林中一攢，那羅成的馬也直搶進林中來，馬尾和馬頭相啣。羅成正要擎槍刺去，忽一陣風過處，夾着脂粉香，直撲進鼻管來，羅成心中一動，不覺把手中槍停住，連坐下的馬也停住了。前面線娘見羅成不趕了，便轉過腰肢來，在錦囊內取一丸金彈子來，搭上弓弦，聽的一聲，那粒彈子直向羅成的面門打來，祇聽得

撲的一聲，羅成的頭盔落地，羅成在後面看線娘的背影，雙肩削玉，一擗柳腰，正出神的時候，猛不防那金彈丸打來，他叫一聲哎喲，捧着腦袋，轉過馬頭便逃。這勇安公主的弓彈，不是上面說過，百發百中的麼？爲何今天這一彈，却偏偏不能命中呢？祇因線娘在拉弓的時候，原打算覷準羅成眉心打去的，一看羅成長着這一副姣好的面目，高強的本領，這一彈打過去，好好的一個少年，豈不白白的結果了性命；因此一念憐才，心中動了一動，那手中的彈弓，也略偏了一偏，不會打中。這時線娘見羅成敗出林子去，便也勒轉馬頭，追出林子，羅成一時心慌，也不回大路，祇揀那荒僻小路走去，彎彎曲曲，直走到一座削壁下面，真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羅成發一發狠，大喝一聲，掉過槍尖，撲轉身直向線娘的坐騎刺去，指着那馬一聲狂嘶，左眼上早着了一槍，滿嘴噴出血來，倒地而死；跟着線娘也跌下馬去，一支畫戟，丟在一傍。羅成也跳下馬來，且不上去捉拿，候線娘從地上爬起身來，拾了那支畫戟，兩人站在平地上，又一來一往的廝打起來。那線娘到底是一個女孩兒家，方纔從馬上摔下來的時候，又跌壞了筋骨，手中提着一支畫戟，便覺轉運不靈，經不起羅成那桿槍兒，和靈蛇生龍一般逼來，線娘沒奈何，祇得且戰且退，猛不防被脚後一塊山石一絆，便和花搖

柳拽一般，倒下去，那羅成一聳身，壓住在線娘身上，舉起槍便要向線娘粉臉兒上刺去。線娘這時仰天倒着，緊鎖着柳眉，閉上雙目，祇有聽死的份兒。羅成到了此時，看了線娘這可憐的樣子，實在心中不忍，便一丟下槍，扶着線娘起來，又從地上拾起那支畫戟，遞在線娘手中，說道：「小姐！我欺侮你了，你恨我嗎？」小姐心中若有惱恨之意，便請小姐把俺一戟刺死，俺閉上眼站在此地，決不躲閃，也決不回手；說着他真的遠遠的站在當地，反剪着兩手，一動也不動，等勇安公主去刺他。你想這樣一個俊秀的少年，站在面前，叫線娘如何下得這毒手。這時線娘忽然想到自己的終身上去，他想難得遇到這個美貌少年，性格兒又溫存，說話兒又柔順，俺竇線娘的終身，不寄在此人身上，怕此生再沒有可寄託的人了。那邊羅成閉上眼，候了半天，却不見畫戟刺來。睜眼看時，祇見那線娘，低着頸子望着地下，在那裏出神。羅成趁勢跑上前去，兜頭作了一個揖，說道：「俺不忍殺小姐，小姐也不忍殺我，俺們兩家講了和罷？」線娘因父親打了敗仗，自己也打了敗仗，明知這場虧吃得，小原祇望兩家說了和，聽羅成這樣說了，便接着說道：「俺父親此番前來，原打算和尊大人講和，連結成一氣，去打宇文化及的。羅成也說俺父親原也有征討宇文化及之意，待俺回營和父親說去。」

說着，便轉身走去，待走了幾步，忽又回轉身來，把自己騎的馬，拉在線娘跟前，說道：小姐想來十分辛苦了，快騎俺的馬回去吧？說着，便去把線娘扶上馬鞍，親自替他拉着馬繮，慢慢的走去，一邊走着，一邊問道：小姐青春幾何？起初線娘還不肯說，經不住羅成連連的問着，那線娘纔說了一句十九歲。接着羅成又說道：明天俺向尊大人求婚去，小姐可願意嗎？線娘在戰場上，和男子對打對殺，却不害羞，如今被羅成一句話，說得他羞答答不肯擡頭。那羅成手下的兵丁，和線娘手下的女將，見男女兩主將，直追殺到樹林中去，半晌不見他們出來，便一齊擁進樹林中，找尋去。祇見羅成替線娘拉着馬，自己步行着，從山脚下出來。衆兵士看了這神情，十分詫異，彼此也不打仗了，祇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看那羅成把線娘拉進州城去，到了衙前，扶線娘下了馬，雙雙去見了羅藝，便把這講和的話對羅藝說了；又把要向竇建德求婚的事體，對他父親說了。羅藝膝下，祇有此子，十分寵愛，百依百順的，如今見羅成同這勇安公主說和了，又看他們雙雙對對，站在面前，真好似一對璧人一般，便也十分歡喜！羅成又立逼着他父親，一塊兒到建德營中去，說定這頭親事。那羅藝看兒子面上，便帶了羅成線娘二人，出門上馬，一直跑到建德營中來。建德這時打了敗仗，見又走

失了愛女，心中正是悔恨。忽見羅藝笑容滿面的走進帳來，心中萬分驚疑。那線娘一見了父親，便聳身上前，投在父親懷裏，把在戰場上的情形和講和的情形，細細的說了。接着羅藝又把羅成求婚的話說了，一天殺氣，都化作喜氣；接着竇建德便在營中擺上筵席，請羅家父子入席，一場杯酒，把和也講定了，把喜事也說定了。從此羅成在營中，和線娘兩人同出同進，言笑追隨。建德把羅成帶回樂壽去住下。這時楊義臣招降了范願，聲勢頓時浩大起來。他一方會合了唐王的軍隊，一方會合了羅成的兵士，三路兵馬，殺奔宇文化及的許國裏來。那宇文化及打聽得三路兵馬來，鋒甚銳，便將府庫珍寶，金珠緞匹，招募海賊，以拒諸侯之兵。這時唐王派李靖、李神通、徐懋功一班人，帶二萬人，前去助戰。那徐懋功探知化及募兵，密使心腹將王簿，帶領三千人馬，暗藏毒藥三百餘斤，授了密計，假名殷大用，投入化及城中。化及大喜，封爲前殿都虞候。淮安王李神通進兵去討化及，離城四十里下寨。化及欺神通無謀，忙統衆出城迎敵。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忠臣義士，不以得失易其志。楊義臣不得志於煬帝，一朝罷斥，而耿耿之心，沒世不忘。及隋室既亡，猶爲之安插姬嬪，籌畫報復，其對建德申大義三條，君子來去明白，令人可敬。

線娘巾幗英雄，其心地能出乃父之上，實覺可愛！不有此一戰，固無以定羅賓兩家之姻緣。而建德得此強大之助力，亦兒女之私有以成之也。兒女能敗事，亦能成事，信然。

線娘一彈，發處留情；羅成一槍，欲下不下。自來戰場，無此風流，一對玉人，獨步千古矣！

第二十二回

舊事重提蕭后忍辱

新讎暗結秦王遭擒

三路兵進攻宇文化及，李靖的兵去得十分神速，他欺化及的兵馬初到，未曾安營，却令劉宏基領一軍，斜刺裏飛騎出去，直取化及；那邊杜榮馬華，各提一支畫戟，如飛追來敵住。劉宏基一口刀向左右一揮，兩戟齊斷；杜榮馬華，祇擎着兩支戟桿，向宏基馬頭上亂打。正廝併時候，那李靖却遠遠的搭上箭，向杜榮心窩射去，杜榮應弦落馬，許兵大敗。宇文化及守不住魏縣，連夜帶了蕭后，逃至聊城。這一夜，李靖和神通回營，計議明日戰略。李靖怕洩漏軍機，便附耳向神通說了幾句，神通點頭稱善，便傳令屈突通，帶領能打獵的五百人，各帶兵器網羅之類，游行郊外，祇看聊城內飛出禽鳥，便上去捕捉，捉得活的，照數給賞。屈突通領命自去。那邊竇建德帶領人馬，也到了聊城地界，便問楊義臣破兵之計。義臣說道：初臨敵境，不知虛實，且命范願領三千人馬，前往挑戰，探賊動靜，然

後定計。建德聽了他話，便傳令范願領兵挑戰，但不令汝敗，不令汝勝。范願到了聊城，化及令長子宇文丞基出戰。兩人戰不到二十合，范願便詐敗，退後二十餘里。丞基亦不追來，各自鳴金收軍。消息傳到李靖營中，知道楊義臣用誘敵之計，便將屈突通所捕捉得的烏雀、燕、鴿等類，共有數千頭，將胡桃、李杏之核打開去仁，俱把艾火裝在裏面，用線拴住飛禽之尾，叫軍士齊放入聊城。那邊宇文丞基殺退了范願以後，以爲夏兵無用。第二日，化及傳大將楊士覽、鄭善果、司馬雄、甯虎一班戰將授計，各自領兵伏埋四方。太子丞基爲前軍，智及爲中軍，化及自領後軍，俱至聊城六十里外紮營，以號炮爲信。留殷大用和丞社守城保駕。分派已定，當夜各將士俱領兵出城，獨有化及，因迷戀蕭后，尙未動身。到夜深時候，他兩人正擁抱酣眠，忽報滿城火發，化及忙出宮巡視，祇見烟衝霄漢，烈焰冲天，瞬息之間，燒得城內一派通紅。倉庫殿閣，俱繞成一片赤地。那殷大用和唐朝通了聲氣，便假救火爲名，叫軍士汲存三日之水，將毒藥分投滿城井內。化及見軍士焦頭爛額之後，忽然又上吐下瀉，一齊病倒，便放聲大哭，以謂天降災殃，來奪朕命。日夜驚惶不安。夏兵細作報與夏主，義臣知是李靖用計，便傳令范願領步兵一萬，作扮許兵，各備記號，乘夜偷過智及大營二十里外，埋伏

停當。又命劉黑闥曹旦王琮引兵五萬，與智及對壘。另撥精兵二萬，義臣統帶着，親自去劫奪智及營盤。高雅賢孫安祖宋正本領兵四萬，埋伏路中，以截丞基兵隊；留兵二萬，與裴短留守大營。勇安公主護駕，分派已定。軍士們飽食戰飯，大炮三聲，夏主領兵，直逼聊城。唐魏二營，探知夏主攻城，也放炮助威，向四門攻打。化及催督將士，同殷大用出城拒敵。夏主認得化及，便不打話，忙提偃月刀，直砍進來；化及挺槍來戰，戰了二十餘合，指望殷大用來接戰，豈知大用反退進城去，將城門大開。化及知中了計，忙轉身向智及營中跑去，且戰且退。只見楊義臣劫了智及大營，縱馬前來，挺槍直刺化及；兩個祇戰了二三合，勇安公主在後面押陣，怕義臣有失，忙向錦囊內取出彈丸來，拽滿雕弓，一彈打去，正中化及眉心。一羣女將，手持團牌砍來，直滾到馬前，亂砍化及的馬足。楊義臣也趕上，奮力一槍，直把化及刺下馬來。義臣喝令捆了，推上囚車；祇見曹旦已斬了楊士覽，劉黑闥與諸將尙與智及三四敵將一堆兒戀戰，楊義臣分開衆兵，將化及囚車推出軍前，大聲向敵將說道：汝等俱是隋國軍民，爲逆賊所逼，汝等家屬盡在關中；今賊已被擒，汝等可速回家鄉。願投降夏國的，俱給官陞爵；若猶執迷不悟，頑抗不降，吾當盡坑之。許兵聞言，一齊丟去兵器，卸下甲冑，伏地求降。

智及見他哥哥已入陷車，心胆俱碎，又見衆軍倒戈棄甲，忙撇了衆人，轉身欲逃入丞基營中去。不意孫安祖一騎飛來，一槍正中腰間，直跌下馬來。衆兵士一齊上，也把智及綁了，打入囚車，麾兵又去攻打丞基營盤。那竇建德見手下將士打了勝仗，便領兵直衝到聊城下，祇見城門大開，一將手提一顆首級，向建德馬前投來。說道：「臣乃魏公部下左翊衛大將軍徐世勣首將王簿，奉主將之令，改名殷大用，領兵三千，假扮做海賊，投入化及城中，化及用爲都虞候。前日拿毒藥投在井中，今日開城迎接大王，便是末將所爲。」說着，又獻上首級，說是化及次子丞址的首級，說罷，便要辭去。建德因他有破城之功，如何肯放他去；無奈王簿再三說是徐將軍的令，不敢逗遛，建德祇得放他出城去。一面擁兵入城，到得宮中，請蕭后出御正殿，建德行臣禮朝見，立煬帝少主神位，令百官一齊穿着素服發喪。這時勇安公主，帶領諸將，陸續進宮，便將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弟兄二人，推到面前。曹旦提了楊士覽首級，范願提了宇文丞基首級，劉黑闥、孫安祖一班人，綁獲許多敵將，上來報功。建德吩咐武士，拿化及智及兩人，綁在殿柱子上，拿快刀細細碎割，祭祀煬帝；又將許將排列着跪在靈座前，願降的赦他一死，不願降的便立即殺死，一面收拾國寶圖籍，排宴在龍飛殿，慶賞功臣。大

小將領正在一堂歡飲的時候，忽見留守大營打發一個小將來送上稟帖，原來是楊義臣的。建德打開稟帖來看，上面說：賊臣化及已擒，臣志已完，惟望大王實踐前言，放臣即歸田里。建德看了，說道：義臣一去，朕失股肱矣！劉黑闥曹旦欲領兵追趕，建德說道：孤前曾許之，今若去追，是背約也，孤當成其名。於是便將陪宮留下來的珍寶，悉分賞給各功臣。國寶圖籍，却付與勇安公主收藏。因問蕭后：今欲何歸？蕭后道：妾已國亡家破，今日生死榮辱，悉聽大王之命。建德聽了，祇笑而不言。勇安公主在傍，怕父親也受了蕭后的迷惑，忙接口道：既如此，何不將娘娘交與孩兒伴着，先到樂壽去？一則可慰母親懸念，二則也免得娘娘在此多受驚恐。當時建德深以為然。一宿無話。第二日一清早，曹旦點兵二萬，伺候蕭后。蕭后帶了韓俊娥雅娘羅羅小喜兒四個得意的宮人，上了寶輦，勇安公主也帶了他的娘子軍，一同起行。不一日，到了樂壽。哨馬報知曹后，說公主回朝，曹后聽說女兒回來了，十分歡喜，忙差凌敬出城去迎接。這凌敬到得城外，便請蕭后暫在行館中住下。勇安公主隨着他舅父曹旦進城，朝見過曹后，便將隋氏國寶圖籍奇珍異寶呈上。曹后大喜，勇安公主又奏稱：蕭后現在客館中，請母親懿旨定奪。曹后聽了，冷笑道：什麼蕭皇后，此老狐狸，把隋家整個江

山斷送了！亡國淫婦，要他來做什麼！凌敬勸說道：蕭后既到這裏，他是個客，俺們是個主，娘娘還當以禮待之；一俟主公回來，再商量個安置之處。曹后聽凌敬說話，也很有理，便說道：既如此，便吩咐擺宴宮中；祇說我有足疾，不便迎接。凌敬領了懿旨，便到行館，把蕭后請上鸞輿，迤邐向宮門走來。蕭后坐在寶輦上，想起當初隨着煬帝在各處游幸時，扈從如雲，笙歌觸耳；與如今冷淡情景，兩兩相較，不覺傷心淚下。不一時，到了宮門，勇安公主出來迎接進宮。蕭后一眼望見曹后鳳冠龍髻，鶴佩霞裳，端莊凝重，絲毫不露窈窕輕盈之態；四個宮女扶着下階來，迎接蕭后進殿。曹后請蕭后上坐朝拜，蕭后如何肯坐，推讓再三，祇得依賓主之禮相見。禮畢，大家齊進龍安宮來。祇見正屋中擺着兩桌盛筵，兩位皇后分賓主坐下。曹后即舉杯對蕭后說道：草創茅茨，殊非鸞鳳駐蹕之地，暫爾屈駕，實是褻尊。蕭后答道：流離瑣尾之人，蒙上國提攜，已屬萬幸，又荷盛情，實深赧顏！大家坐定，酒過三巡，曹后問蕭后道：東京與西京是何處優勝？蕭后答道：西京祇是規模宏大，無甚景致；東京不但創造得宮室富麗，兼之西苑湖海山林，十六院幽房曲室，四時有無限佳景。曹后道：聽說那時賭歌題句，剪綵成花，想娘娘必多佳趣。蕭后道：全是十六院夫人做來呈覽，妾與先皇不過評閱而已。

曹后道：又聞月下長堤，宮人試馬，這真是千古帝王未有的風流樂事。韓俊娥站在後面，代答道：那夜因娘娘有興，故萬歲爺選了許多御馬進苑，以作清夜勝游。曹后問蕭后道：他居何職？蕭后指點着說道：他名韓俊娥，他名雅娘，此二人原是先帝在日承幸的美人；此羅羅小喜兒兩人，是從幼在我身傍伺候的。曹后便問韓俊娥道：你們當初共有多少美人？韓俊娥答道：朱貴兒，薛治兒，杏娘，妾娘，賤妾，與雅娘；後又添上吳絳仙，月賓一班人。曹后說道：杏娘是拆字死的，朱袁二美人，是罵賊死的；那妾娘是如何一個結局？雅娘答道：是宇文智及要逼他，他跳入池中溺死。曹后笑道：那人與朱袁兩美人，好不痴獸！他不想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何不學你們兩個，隨着娘娘，到處快活，何苦枉自輕生！蕭后還認是曹后也與自己同調的，不會介意。勇安公主在一傍接着問道：聽說有一個能舞劍的美人，如今到何處去了？韓俊娥答道：那人名叫薛治兒，他隨着五位夫人，與趙王，是先一日逃出宮去的，不知去向。曹后點頭說道：他們畢竟是有見識的。又問蕭后道：當煬帝在苑中，雖與十六院夫人綢繆，聽說却夜夜回正宮去的，這也可見得夫妻的深情了。蕭后道：一月之內，原也有四五天住在苑中的。曹后又說：如今我宮中却有一個宮女，據說他原是當年娘娘身傍的宮女，待我喚

他出來說着，便吩咐傳青琴。祇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宮女，出來叩見蕭后。蕭后仔細看去，認得是袁紫烟的宮女青琴。便道：我認你是隨袁夫人去了，却不道落在此地。勇安公主道：他原是南方人，被我游騎查見，知是隋宮侍女，便收留他在此。曹后又笑着蕭后，身後的羅羅道：聽說昔年煬帝要臨幸他，被他再三推却，難得他極守法度。又聽說煬帝曾贈他佳句，娘娘可還記得麼？蕭后道：妾還記得。便吟着道：個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蛾；今日叫儂伴入夢，不留儂住意如何！曹后聽了，嘆道：好一個多情的皇帝！勇安公主問道：聽說吳絳仙秀聲可餐，如今這人却在何處？韓俊娥答道：他聽說先帝被難，便和月賓縊死在月觀中了。勇安公主又問：十六院夫人去了五位，那其餘幾位還在麼？雅娘答道：花夫人，姜夫人，謝夫人，是縊死的了；梁夫人，與薛夫人，因不從化及，也被殺死；知明院江夫人，迎暉院羅夫人，降陽院賈夫人，亂後也不知去向；如今祇剩積珍院樊夫人，明霞院楊夫人，晨光院周夫人，三位還在聊城中。曹后喟然長嘆道：錦繡江山，却爲幾個妮子弄壞了！幸喜也有幾個死節殉難的，捐軀報恩，稍可慰先靈於地下！又問：這三位夫人還在聊城中，何不陪伴娘娘到樂壽來？蕭后不及回答，勇安公主却說道：既已別抱琵琶，何妨一彈三唱！此時蕭后被母女二

人冷一句熱一句，譏笑得實在難當。祇得老着臉強辯道：「此中苦情，娘娘有所不知。妾原也不是貪生怕死之人，祇因那夜諸逆入宮，變起倉卒，尸首血污遍地，先帝屍橫枕席；若非妾主持，將沉香雕牀改了棺槨，先殮了先帝，後再把那殉節的美人逐一收殮，安放停當。不然，那些屍首，必至腐爛，不知作何結局呢！」曹后聽了，却忍不住說道：「前此苦心，原也難怪；但不知後來賊臣既立秦王浩爲帝，爲何不久便被毒殺了？」這時娘娘正與賊臣情濃意密，竟不發一言解救，是什麼道理？」蕭后答道：「當時未亡人一命懸於賊手，雖說了也無濟於事。曹后却冷笑着說道：『未亡人三字可以免稱，不知娘娘今日是隋氏的未亡人乎，抑爲宇文氏之未死人乎？』」一句話說得蕭后無地自容，祇得掩面悲啼。正下不得臺的時候，祇見宮人進來，報道：「主公已到，請娘娘快去接駕。」曹后一面起身，一面吩咐把蕭娘娘送到凌大夫宅中去暫住。夏王竇建，此次回宮來，帶得隋宮中遺留下來的綵帛綾羅，以及宮娥彩女，却不計其數。提出十分之二，分賞給了功臣戰士；餘下的全數，收進宮去。曹后却笑着對夏王說道：「如今却還有一個活寶在此，不知陛下將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休認做俺也是好色之徒，祇因怕蕭后留在中原，又被別人姦污，於先朝面子上，太不好看，所以着女兒先把他帶回宮。」

來的。如今御妻既有疑朕之意，莫如立刻把蕭后送到突厥啓民可汗那裏去；那義成公主和他有母女之分，想來決沒有推却之理。他二人商量已定，過了幾天，便僱了一條海船，着凌敬送蕭后飄海去了。從此便交代了隋宮的下場。如今再說那唐主的次子秦王世民，他見夏國殺死了宇文化及，得了頭功，便也班師回長安來。朝見唐主，父子二人談起國事，說劉武周和蕭銑二人佔住西北地方，其勢十分猖獗，俺們須設法滅去此二人，方可高枕無憂。世民道：要用兵攻打劉蕭二人，必先結好王世充，免得瞻前顧後。唐主聽了，也連聲稱善。卽由世民修書一通，著楊通張千二人到洛陽。王世充那裏去投遞。誰知王世充看了來信，拍案大怒，竟將楊通斬於階下；張千再三哀求，被他割去兩耳，祇得抱頭鼠竄，逃回長安來。哭訴一番。那唐主聽了大怒，自欲提兵去勦滅世充。秦王勸道：父皇不必動怒，臣兒自有滅世充之計。當下差李靖爲行軍大元帥，領兵十萬，去扼住劉武周；世民自己統帶一枝兵馬，前往洛陽進發。命殷開山爲先鋒，史岳王常爲左右護衛，劉弘基爲中軍正使，段志玄白顯道爲左右護衛，自領一軍居後。長孫無忌馬三保等保衛船騎。水陸並進，來到洛陽地方。王世充探知，亦領軍於睢水列陣。秦王屯兵於睢水以北，兩軍無日不交戰。當不起唐家兵精將

勇殺得世充大敗，逃進城去，閉門不出。唐營中得了勝仗，便大排筵宴，犒賞三軍。秦王乘着酒興，騎馬到北邙山去游玩。這北邙山離城北十里以外，周圍有一百里地面；帝王陵寢，忠臣墳墓，全佈滿在山上。當時世民便帶了一個馬三保，和十餘騎親兵，直奔山脚下打獵去。秦王看見高山上華表墓碑和石人石馬，不覺嘆道：「此固一代雄主，祇落得墓門宿草，狐兔縱橫，想俺唐家天下，將來也難免這下場頭，豈不可嘆！」正說話時候，忽見一頭白鹿，從樹林中直衝出來；世民急扣滿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頭鹿帶箭向西逃去，秦王縱馬追趕，跑過數里地面，轉過山頭，却不見鹿的影跡。秦王却不肯捨，放馬四下追尋，不覺跑到一方大平原上來；遠遠望見那壁廂旌旂耀日，干戈如林，一座城門，日光照着，射出金墉城三個字來。世民猛想起這是李密的城池，馬三保跟在身後，也勸說道：「此是魏主李密的地界，殿下請速回；若被他知道，便不得脫身了。不提防那方守城兵士，早已看見，忙來報知魏主。李密聽了，心下還有幾分疑惑，認是唐兵誘敵之計。程知節聽了，却忍耐不住，踴躍向前道：「主公此時不擒，更待何時？」說着，也不候軍令，手提大斧，跨馬出城去了。秦叔寶在一傍看了，恐知節有失，隨即趕出城去。這時秦王聽了馬三保的話，正欲回馬，祇見一人飛馬趕來，大叫道：「李

世民休走！世民橫鎗立馬，問道：你是何人？知節道：我便是程咬金，特來捉你。世民大笑道：諒你這賊人，有多少本領！知節也不聽話，舉起雙斧，直砍秦王，秦王挺鎗相迎。兩人鬥了三十餘合，因馬三保被秦叔寶接住，世民祇得撥轉馬頭逃去；三保抵敵不住，也保住秦王逃去。秦王回過頭來，看敵人追得很緊，便搭上箭，拽滿弓，颼的一聲，正射中知節盔纓。世民見射不中，心中着慌，縱馬加鞭逃走。看看當前一座古廟，牌上書老君堂三字，秦王此時也顧不得三寶了，忙躲進廟門，把門關上；擡過一條大石板來頂住了門，把馬拴在廟廊下，踏進殿去，向神像作一個揖道：神聖在上，若能救得我李世民脫去此難，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祝罷，急向神座內一躲。此時程知節也趕到廟門口，上去把廟門亂推了一陣，却不見動靜；正要回馬，那秦叔寶也隨後趕到，兩人去抬了一塊大石來，撞開了廟門，走到殿前，祇見廊柱上拴着一匹馬，他們認得是李世民的坐騎，便一擁進了殿。瞥見神臺上簾幙搖擺，原來秦王見有人進殿來，便在簾幙中輕輕拔出劍來，知節眼快，搶步上前，把簾幙揭起，喝道：賊子，躲着的不是好漢！舉起大斧，向秦王頭上砍來。世民急用劍擋住，隨即逃下神座來。斧來劍往，狼鬪起來；夾着又是秦叔寶的雙鎗直壓下來，世民一個措手不及，把手中的劍打脫了。叔

寶喝叫手下兵士上去，把世民綁了，扶出廟門，推上了馬。程知節、秦叔寶兩人押着，直送進金墉城來。到了府前，魏公李密陞座，程知節把秦王推至階下。李密在堂上喝道：「你這個猶賊，却自來送死！汝父鎮守長安，坐承大統，吾居金墉，管理萬民，原是各不相犯；如今你們却不知足，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暗襲金墉，是何道理？」世民祇得分辯道：「叔父請息虎威，侄兒此來，並非窺覷金墉，祇因洛陽王世充殺我使臣，故姪領兵征討，打敗了他的三軍。世充閉門不出，姪故退兵千秋嶺下，偶因乘醉出獵，不覺來到叔父的地界上，不意叔反疑姪兒有窺覷之意。李密怒道：「你父子早晚覲覷我的地土，還講什麼交情？你既沒有這個叔父，我也沒有你這個姪兒。此番明明是來探吾虛實，如今被我捉住，還敢強辯麼？」喝令武士推出斬之。此時一傍閃出一個魏徵來，勸道：「此人殺不得他。父子兩人，坐承大統，兵精糧足，手下戰將如雲，謀臣如雨；我若殺其愛子，他父親李淵必要起傾國之兵，前來報仇。李密聽了這幾句話，不覺把怒氣減了幾分，便問道：「依你意見如何？」魏徵道：「莫若將他永遠監禁在此。李淵怕傷了他愛子，便終身不敢來侵犯了。」李密聽了，點頭稱是，便吩咐獄卒將李世民打入南牢。唐主在長安，馬三保回去報告此信，李淵急得坐立不安，親自要提兵去討李密，轉心又想到

劉文靜和李密有郎舅之親，親自修下書信，交文靜帶去交與李密。不料李密不但不肯放世民，反和文靜變臉，要拿他斬首，虧得徐世勣在一傍勸解，便也打入南牢，拘禁起來。恰巧這時開州凱公校尉殺了刺史傅鈔，奪了印綬，會合參軍徐雲，結連甯陵刺史顧守雍造反，大起人馬，殺奔李密地界來；接連又見流星馬報到說，凱公計誘了洪州何定刺史，獻了城池，合兵攻打偃師孟津一帶地方，甚是緊急。李密聞報大驚，便親率大軍前去抵敵，傳令命程知節爲先鋒，單雄信王伯當爲左右護衛，留徐世勣魏徵秦瓊三人總理朝政，分派停當，立刻拔隊往開州進發；這裏徐魏秦三人照常每日管理朝政，不敢稍有怠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煬帝一生淫亂，蕭后左右追隨，不聞彼出一言之諫；迨國破家亡，屍骨未寒，而牀頭人又拽殘聲過別枝去矣！此種婦人，祇知享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曹后母女，冷嘲熱罵，亦自取其辱也。蕭后終歸突厥可汗，了却隋朝殘局。但義成公主，亦是失節之人，突厥風俗，父死則子可妻母，聞義成公主適突厥後，亦已三易其夫。今益以蕭后之淫蕩，真可稱同流合污者矣！

李密固一世之雄王也，隋末轉戰千里，攻城略地，銳不可當；然以剛愎自用，失其左右之心。世

民遭擒，幾死於李密之手；徒以魏徵之傾心唐室，一言保全生命，惜乎李密之不能燭其奸也！

第二十四回 馬上隄弓鞞世民結襪 宮中正帝位李淵點妃

那秦叔寶是個重義氣愛結交朋友的人，他雖親自去捉了李世民來，暗暗的留神，知道世民確是一個英雄豪傑，他頗有結納之意；當時碍着程知節的耳目，祇得把世民捉來，關在監中。如今程知節隨魏主出征去了，秦瓊便常到南牢裏來探望世民文靜兩人，又時時餽送食物，買囑禁卒，不叫他受苦。那南牢的獄官徐扶義，又是一個仁心仗義的人，更兼他見高識廣，眼力極精，他一見了世民，使知道不是尋常人物，便處處從優款待。南牢裏的犯人，吃的是粗惡囚糧；徐扶義却每日備些精美酒菜，送進獄中去，給劉文靜李世民兩人吃着。徐扶義妻子早死，祇留下一個女兒，名喚蕙英，年已及笄，尚未適人。祇因自幼生成絕色，性格又十分聰明，又知孝順父母；他父親自然格外痛愛他些，請一位老儒在家教蕙英誦讀詩書。聰明女兒，原是和書本兒有緣的；他一得了書中滋味，不論在梳粧的時候，或是在刺繡的時候，總是手不釋卷的。到十四歲上，早已讀得滿腹詩書，又寫得一手好秀媚的字；無事的時候，常常吟詩作賦，描龍綉鳳。那時魏王卅立正宮王娘娘的時候，廣選

天下繡女，進宮去替王娘娘繡袍；獨有蕙英刺繡的本領，高人一等，繡來鮮艷奪目。王娘娘看了十分歡喜，當時便把蕙英傳進宮去，試過他的文字，兩人說話又十分投機；從此和王娘娘做了閨房知友，王娘娘更有爲難事體，或憂悶的時候，必要把蕙英小姐宣進宮去，盤桓幾天。因此把他父親徐扶義陞做了南牢獄官。這南牢獄官，並不是等閒的缺分，專管的是軍國要犯，獄官每日可以朝見魏王。在徐扶義的意思，王娘娘既是如此寵愛蕙英，索興拿他獻給魏王，做一位妃子，豈不是父女都得了宮貴；誰知這位蕙英小姐，却是有大志氣的，他早看到魏王無天子之量，決不能久有天下，因此一任他父親如何勸說，他總是推說孩兒祇願嫁得如意郎君，却不貪圖富貴。徐扶義是寵愛女兒的，便也不忍去勉強他。此番捉得李世民，關入南牢；徐扶義回家的時候，對女兒說起，如今南牢中囚着一個唐王的世子，品貌如何俊偉，人才如何出衆，不覺打動了他一寸芳心，便和他父親說妥，在夜靜更深，獄中無人的時候，扶義帶着他女兒，悄悄的走進南牢去，在窗外窺探。這時李世民和劉文靜二人，正對坐在室中談論天下大事；看世民臉上飛眉色舞，却一點沒有憂戚的神氣。蕙英小姐在窗外看出了神，不覺低低說了一句：「真英雄也！」扶義忙拉着蕙英走出南牢。從此蕙

英小姐一心在李世民身上，每日親自烹調幾色精美的肴饌，送進南牢去，給世民享用；又怕世民在牢中用的被褥不清潔，便把自己貼身蓋用的一條繡花被兒，送進南牢去，給世民蓋臥。這綢被兒上繡的是鴛鴦戲荷，那一對鴛鴦的毛色和荷花的顏色，都繡得活潑鮮艷。李世民雖是蓋世英雄，見了這嬌艷的繡被，又從被中領略得一陣一陣的幽香，不禁引得他雄心跳動起來。又常聽得徐扶義說起他女兒如何美貌，如何有才學；他便一心向往，時時掛念着。祇因自己是鐵錚錚的男子，這兒女私情，不好意思出得口。那徐扶義見女兒的神色舉動，知道他情有所寄，便格外把世民和文靜兩人好看待。再加秦叔寶、魏玄成、徐懋公這一班人，都是心向着唐王的，便也常常私地裏到獄中來探望世民，用好言勸慰。玄成私地裏對秦叔寶說道：「秦王龍姿鳳眼，真是英雄；如今趁他在災難之中，先和他結交，日後相逢，也好做一番事業。」叔寶原是和唐王有舊的，聽了玄成的話，便說道：「我兄弟既有此意，不如趁主公不在朝中，大家備一席酒，到獄中去和他二人叙一叙交情。」當下便整治了一席盛筵，悄悄抬進南牢去；玄成、懋公和叔寶三人進獄去，邀獄官徐扶義四人，陪着李世民、劉文靜二人，在監獄中淺酌低酌起來。這時魏王帶領人馬，出去攻打開州，凱公、朝廷大

事，由徐世勣、魏徵、秦叔寶三人主持；他們在南牢中公宴李世民，有誰敢透漏消息。六人一邊飲酒，一邊商議日後大事。秦叔寶有心要開放李世民，便和扶徐義商議，如何使李世民得脫身之計。正計議的時候，忽見一個家人，匆匆走來，在徐扶義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轉身去了。秦叔寶問時，扶義說道：方纔家人來報說，王娘娘生了太子，傳着懿旨出來，喚小女進宮去陪伴；小女時打發這家人來，喚老帶回家去商議要事。如今老漢失陪了。說着，便站起來，第一個退出南牢去。那徐魏秦三人，聽說王娘娘產了太子，各人衙中有事，便也和李世民告辭，一齊出來。第二天，這個喜信傳偏了金鋪城，百姓聽說魏王添了太子，使家家掛燈慶祝起來。當日王娘娘懿旨下來，大赦囚犯，祇有南牢重囚不赦。秦叔寶看了這道赦旨，正在發愁；忽報徐扶義進府來，兩人見了面，便談起不赦南牢的事情。徐扶義說道：將軍不必憂慮，下官已有釋放李世民之計，特來邀請將軍今晚到舍下去共同計議。秦叔寶捱到夜裏，使悄悄的跑到徐扶義家裏來。家人領進內書房，一看，那徐魏二公早已在座；停了一回，徐扶義却領着四個家人，從內房出來。秦叔寶眼快，認得那前面兩個家人，是李世民、劉文靜二人改扮的，忙上去相見；又看後面站着兩個家人，却十分年輕，面貌又十分俊美。秦叔

寶問：是何人徐扶義却笑說道：一個是小女蕙英，一個便是小女身傍的丫鬟秋雲。說着，便喚蕙英過去拜見了徐魏秦三位，轉身過來，又拜見了李世民劉文靜二人。蕙英小姐被他父親說破了，羞得他紅暈滿面，拜見過後，急急低着头，拉着他丫鬟，避進後房去了。這裏李世民原也不留意的，如今聽說蕙英小姐女改男裝，急留神看時，果然長得俊美萬分；直看到蕙英小姐躲進後房去，他兀自把兩道眼光注定在房門上出神。原來這全是蕙英小姐預先定下的計謀，他進宮去見了王娘娘，便替他父親徐扶義討了一個到開州魏王行營裏報生太子的喜信的差使，却把獄官辭去，把李世民和劉文靜二人改扮成家人模樣，從南牢裏混出來，藏在自己家裏；又知道自己這一去，決沒有回家的日子，蕙英小姐是他心愛的，如何肯丟他在家裏吃苦，便也把女兒和丫鬟兩人裝成了男子，混充是差官的四個家人。這事須做得迅速，一到天明，南牢中便要發覺。當下他六人說了一番交情上的話，看看到了四更時分，院子裏原備下五匹馬，李世民依舊跨上自己的追風馬，徐扶義父女二人，和劉文靜，有徐世勣當初從宇文化及那裏奪來的駿馬三頭。一行人騎上馬，臨走的時候，徐魏秦三人，又說了無數依戀的話，兩方各各洒淚分別。六頭快馬，二十四隻鐵蹄，着地捲

起一陣泥土，飛回城門口去。蕙英小姐早已在宮中盜得了兵符，那守城兵官驗明了兵符，開城放他們出去。徐扶義在馬上不敢停留，快馬加鞭的趕了一程；約模走了三十里路，迎面一座高山，聽得村雞亂鳴，眼見東方發白。蕙英小姐是一向在深閨中嬌生慣養的，如今跟着跑了這許多路，早已跑得腰酸腿軟，在馬上嬌聲呻吟起來。李世民自從在徐扶義家中，和蕙英小姐一見以後，便十分鍾情；如今見他嬌喘細細，香汗涔涔，越是動了憐惜之念。忙吩咐住了馬，親自上前去，把蕙英小姐扶下馬來，扶他去坐在山石子上休息一回。蕙英小姐慢慢的回過力來，一行人再上馬，慢慢的走上嶺去。這是一條有名的惡嶺，山路崎嶇，虎狼出沒；李世民騎的是一匹追風馬，不但來去神速，騎在馬背上，跑山越嶺，如履平地。五騎馬在嶺頭慢慢的走着，獨有世民的馬，忽然跑在前面領路，忽然又跑下嶺來押隊，又時時跟在蕙英小姐的前後照看着。正走着，忽聽得蕙英小姐嬌聲驚喊起來；李世民帶轉馬頭，回頭看時，祇見一隻大狼，和人一般站起來，正向蕙英小姐踏鐙上撲去。幸而徐扶義弓箭在手，一箭射去，正中那大狼的頸子；那大狼負着痛，向森林中竄去。蕙英小姐驚魂略定，低頭一看，纔知道左脚上一隻靴兒，被那大狼啣去了。蕙英小姐原是三寸長的小腳兒，祇因

要改扮男裝，便在小脚兒外面寬寬的套上一雙男靴；如今一隻靴兒失了，不免要露出女孩兒的原形來。李世民見了，忙勒轉馬頭，向森林中趕去，飛也似的越過幾座林子，從草地上拾得那隻靴子，李世民恭恭敬敬的捧着回來。祇見蕙英小姐坐在馬上，露出那隻和春筍似小脚兒；世民情不自禁，走上前去，要親自替蕙英小姐穿靴。把個蕙英小姐，羞得忙把袍角兒遮住了小脚；一面徐扶義上來，說：不敢褻瀆公子。把世民手上的靴子接了過去，遞給蕙英小姐，背過身去穿上。這一條嶺，煞是難走，山壁又陡，山路又窄；世民下馬，親自替蕙英小姐拉住轡頭，慢慢的走過嶺去。蕙英小姐騎在馬上，沿路和世民指點些風景，講究些地勢；到得嶺下，已是暮色蒼茫。徐扶義四處投奔，苦得找不到宿處；沒奈何，祇得在一處山野人家，借宿一宵。祇有一間屋，一張匠，六個人便睡在一個匠上。蕙英小姐沿路走來，已和世民廝混熟了；這時他二人同宿一匠，便有說有笑，十分親愛。雖沒有顛鸞倒鳳之事，却也有偎暖依香之樂。第二天，纔得黎明，徐扶義從夢中醒來，祇聽得匠頭蕙英和世民二人的聲音，唧唧噥噥的說着話；又偷眼看時，見蕙英小姐伸着一隻脚，擱在世民的膝上；世民屈一膝蹲在地下，捧住蕙英小姐的小脚兒，在那裏替他穿靴兒。一個揚着臉，一個低着頸子；四

道眼光，緊射着，看得正是出神。扶義心知自己女兒的終身，總結果在世民身上的了，便也一任他們親熱去，一行人起來，依舊趕路；看看到了霸陵川頭，忽聽得身後喊聲動地，塵土蔽天，一隊人馬趕來；世民知是魏國追兵，急吩咐徐扶義保護蕙英小姐，自己回身勒馬，擎槍候着。看看敵兵愈迫愈近，足有五六百人馬；自己祇有單槍獨馬，如何抵敵。但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了，祇得拚一個你死我活。看看來將趕到面前，他也不打話，奮勇上前，刀槍齊舉，劉文靜自己是不慣廝殺的，祇站在一旁乾急。看看世民和敵將鬪到五十餘合，漸漸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把槍虛擡一擡，落荒而走。敵將如何肯放，便也撥馬直追。蕙英小姐最是關心，見世民敗了，祇急得他嬌聲連呼：「啊！正在危急時候，猛不防趕上一隊兵士來，把他四人團團圍住；拿過繩索來，一個個拖下馬來綁住。蕙英小姐到這時候，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他祇伸長了粉頸，向世民逃去的一條路上望着，祇恐世民吃敵將追捉住了。不知道世民騎的却是一匹追風馬，那敵將騎的一頭平常戰馬，如何追趕得上。扶義正仰首呼天，無可奈何的時候；一眼見上流塵頭起處，趕來一隊人馬，打着大唐旂號。到跟前看時，劉文靜認得是袁天罡，李瀟風，李靖三人。他們殺退魏兵，解了繩索；文靜又訴說世民落荒逃走。

李靖聽了，便囑咐李淳風保護扶義文靜一班人，自己却和袁天罡二人帶領本部人馬，前去追殺敵將。文靜立馬在高地上觀望，祇聽前面樹林中喊殺之聲不絕；一騎敵將前面逃着，李世民和李靖、袁天罡三人，一齊從林中追殺出來。看看追到跟前，扶義抽弓搭箭，颯的一聲射去，正中敵將面門，應弦而倒。李靖手下兵卒上前去，割下首級來，獻在世民馬前。那魏兵見死了主將，早已四散奔逃，走得一個不留。世民吩咐整隊回國，進了潼關，望見城樓，那蕙英小姐却不肯進城去；世民正在情濃的時候，如何割捨得下，便再三勸說要他同進宮去。扶義也在一傍攛掇着蕙英小姐說道：「俺是一個寒賤女子，隨公子進宮去，算是何等樣人？」世民聽了他的話，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吩咐差官把他父女二人寄頓在客館裏；自己帶了劉文靜、李靖一班人進宮去，朝見父皇，說起李密不念兩家交情，唐皇便萬分憤怒。世民說：「父皇不須動怒，孩兒必有一天報了此讎。」劉文靜又奏稱：「南牢管獄官徐扶義，如何有恩，如何私放秦王。唐皇便打發人從客館裏把徐扶義傳上殿來，親自撫慰了幾句。」第二天，傳諭下來，便拜他做上大夫；他女兒蕙英小姐，便配與秦王爲妃，加封一品夫人。立妃的這一天，秦王府中十分熱鬧，唐皇也親自到王府來吃一杯喜酒；侍女們給蕙英小姐全身披掛。

了，扶義出來，拜見唐皇。因新妃子有救秦王性命之恩，便賞他一對白玉如意；從此這新妃在府中，十分得秦王寵幸，這且不在話下。唐皇在這時，勢力極大，土地很廣，差不多陪朝的天下，已有大半入唐皇之手。李靖和劉文靜一班元老大臣，便商量上表，勸主公接皇帝位。李淵當時因突厥未平，魏王的勢力也很強大，意欲待天下一統以後，再登皇帝寶位。無奈臣下勸諫的人，十分忠誠；秦二世民，又自己承認去討突厥，王世充又一力擔任去討平李密。唐皇推辭不得，便下諭選定吉日登皇帝位；臣下奉上尊號，稱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這位皇帝，半生廝殺，到這時得安享富貴；他便參酌周官，在皇后下面，立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位妃子。立昭儀，昭容，昭媛，脩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九人稱做九嬪。此外又有婕妤，美人，才人，每種九人；再下又有寶林，御女，采女，也是每種九人；共八十一人。管宮的還有尙宮，管禮的還有尙儀，管衣服的還有尙服，管車馬的還有尙輿；共稱六尙。六尙以外，又採納了二千名宮女，搜集了四千多工匠，建造起一座太和宮來，三年造成；却是殿閣崇宏，樓臺曲折，把一班妃嬪宮女，養在宮裏，頓時覺得花柳掩映，鶯燕翻翻。唐皇朝罷游賞，十分快樂。他從前在晉陽宮私幸的張尹兩位宮女，祇因竇皇后早已去世，便很得唐皇寵幸；到這時

候，張氏已封了貴妃，尹氏已封了淑妃，在宮庭間頗有權威。此外得皇帝不時召幸的，在昭容昭儀，婕妤才人中，却也有二十多人。唐皇年已垂老，也不十分留心政事，終日便與這班美人說笑擁抱，獨有那秦王世民，和王世充、李靖一班大臣，却十分忠心。看看突厥兵勢一天強似一天，漸漸的侵犯唐朝疆土；唐皇下旨，派并州行軍總管張瑾，統帶五萬人馬，在太谷地方，大戰十日，張瑾大敗逃歸。那鄆州都督張德政，也陣亡了；行軍長史溫彥博，却被突厥兵活活的捉去。接二連三的敗信，傳到太和宮中，把個唐皇氣得咆哮如雷。秦王世民便自請出馬去，征服突厥。唐皇下諭，派大將軍李靖，統率十萬大兵，出師靈州；又派任城郡王道宗，帶五萬人馬爲後應。秦王世民，屯兵蒲州，監督兵馬。三面夾攻，纔把這突厥兵馬打敗；突厥王打發他大臣屈利真前來唐營求和。這時唐皇任周氏，陂一帶地方打圍獵，李靖便伴送屈利真到行宮去，面訂和約。誰和唐朝氣運十分旺順，這邊旣打敗了突厥，那邊又收服了李密。原來魏王李密，他自以謂兵精糧足，地廣人多，便四處討伐，爭城奪地，他新打敗了開州凱公，得勝回來，越法不把唐朝放在眼裏，滿意班師回國，把南牢裏的李世民拉出來，砍了腦袋，和唐朝挑戰。誰知在半路上，接到王娘娘的密報，說南牢獄官私放李世民，劉文

靜二要犯，一同脫逃。李密聽了，不覺大怒，便也不班師了，隨帶原來人馬，直奔向洛陽殺來。在李密的意思，唐朝正和王世充交兵，又有突厥爲患；如今自己出其不意，攔腰痛擊，怕不給他一個腹背受敵，眼見唐朝立刻滅亡。不料唐皇用兵如神，他這時早已打退了突厥，收服了王世充。這王世充在唐皇跟前，自己擔承討伐魏王，便早已領了一支勁旅，在偃師邙山一帶地方守候着。李密留王伯當把守金鏞城，自引精兵，也從邙山一帶地方進發；猛不防王世充伏兵齊起，殺得魏兵轍亂旂靡。這一仗，李密祇帶得三百騎脫逃。手下的大將裴仁基、祖君彥，俱被世充活捉了去；那洛口地方的守將鄭頌，聽說魏王大敗，忙起兵來接應。誰知他手下的兵將，早已變了心，待鄭頌一出得城，城內便大亂起來。五千兵士，衝進將軍府去，把鄭頌的妻小殺了，獻了城池，投降了唐朝。鄭頌在路上，得知了這個信息，便拔劍自刎而死。手下的兵丁，也各四散逃命。王世充不費一箭一卒之勞，便唾手得了洛口城。消息傳到金鏞城，那王伯當看看守不住了，便棄了金鏞，退保河陽。李密帶了敗殘兵馬，從武牢間道奔回河陽。見了王伯當，便說道：「敗了敗了！諸位辛苦了！我如今便請一死謝諸位罷！」說着，便拔下佩刀來要自刎。伯當急搶上前去，抱住了李密的身體，兩人同聲大哭；手下的兵丁，

都陪着淌眼淚。正在徬徨的時候，忽然傳進唐皇的招降書來；王伯當便竭力勸李密入關投唐，府掾柳爽也說道：明公與唐主同族，兼有舊情，雖未曾陪從起義，但出兵東都，斷隋歸路，使唐主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人都說：柳大夫的話有理。王伯當便檢點兵馬，尚有六千餘人，便一面修送降表，一面整隊起程。那唐皇便打發使臣，在半路上迎勞；李密見唐主待他不薄，心中也十分喜悅。誰知一到得京師，住在客館裏，一連半個月，不見唐主召見；那使臣招待也漸漸疏薄起來，竟向李密開口要他一千緞匹，纔許他朝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下女兒心，皆原得一如意郎；以了其終身，然誤以輕率出之，則一經墮溷，百年蒙羞。蕙英固英雄也，能以豆眼識英雄於繹綫之中；及相偕宵遁，一路纏綿恩愛，而能以貞潔持之，又不肯輕率入宮，此中俱有卓識。

秦王霸陵川頭遇追兵，讀者至此，俱爲駭汗；蕙英小姐目睹心愛者被敵兵追迫，彼心中之恐懼，實尤勝於讀者。及見趕來一隊人馬，打着大唐旗號，不獨當時蕙英小姐心中爲之一快，卽讀者亦爲之一快也。其情形頗似三國志中劉備迎親返國時。

漢高云：今日方知天子貴。吾於唐皇卽皇帝位，分立中宮各妃嬪以後，亦云然也。以一帝王之身，而環以八十一御妻，二千宮女，日事游宴，其不流於淫荒者幾希矣！

第二十五回 通貴妃父子聚塵 爭良田妃嬪結怨

李密既投降了唐朝，滿想唐皇重用他的；誰知他到京師，一連十多天，不蒙召見，那使臣又十分簡慢。李密是一個剛直漢子，如何受得起這骯髒氣；却巧唐皇傳諭下來，說黎陽地方還有李密的舊部，着李密親自去招降，再來進見。李密便帶了王伯當，行至桃林地方，便叛變起來。選饒勇兵丁幾千人，扮作婦人模樣，藏刀在裙底，假稱婢僕妻妾，直入桃林縣城，脫去了衣服，殺出城來，把桃林縣左右幾個城池佔據住了。這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坐鎮熊州，得了這個消息，便打發副將盛彥師帶領步騎兵四千人，追到陸渾縣南面七十里地方，先在深山野谷裏埋伏着兵馬。那李密親自帶了人馬，從山谷中經過，意欲前去攻打陸渾縣；兵隊正在山谷下經過一半，那盛彥師一股生力軍，攔腰殺出。這時李密的兵士，進退兩難，前後不能相顧，一時措手不及，被盛副將衛向前來，斬了李密的首級去。王伯當在後面壓陣，聽說李密陣亡，他便痛不欲生，在馬上自刎而死。手下兵士，殺死

的殺死，投降的投降；後面王世充兵馬也趕到，把失去的幾座城池，一齊收復過來；班師回朝。這時秦王世民也打平了突厥，班師回國，兩支人馬會合。打聽得唐皇在昆明池教練水戰，便一齊趕到昆明池去，奏明皇帝。唐皇見自己兒子立了大功，便格外歡喜。一面慶功行賞，一面把世民留在行宮裏。父子二人十分親愛。這李世民是從晉陽起義以後，東征西殺，屢立大功；在唐皇意思，原欲立世民做太子，無奈世民一再謙辭，便立建成做了皇太子，封世民做了秦王。如今唐皇見世民又立了大功回來，便嘆着說道：「吾兒真是英雄！惜乎不得其位，他日功高震主，兄弟之間，怕不免有一番嫌疑。」世民平日待人接物，很是和氣，因此臣下歸順他的很多；自從唐皇說了這句話以後，便有一班臣子，幫着世民，在唐皇跟前進言，勸唐皇廢了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但太子那邊，也有黨羽在唐皇身傍探聽消息；早把唐皇的說話，和臣下謀廢太子的情形，去通報建成知道。建成聽了，十分驚惶；便連夜召他弟弟齊王元吉，進府去商議。原來建成自立了太子以後，自以謂唐朝天下，可以穩穩坐享的了，便放膽胡行起來。又有一班趨炎附勢的大臣，見太子貪財好色，又愛遊玩，便百般收括金銀來送到太子府裏去，又搜尋了許多絕色的女子，安置在洞房曲院裏，一任太子隨意

淫樂。這太子妃原是左僕射周禹吉的女兒，却生性端莊；跟着太子，從患難流離中吃盡辛苦。見太子如今得了富貴，便狂放胡爲，也會好言勸諫過幾次；無奈建成心迷財色，把妃子的說話當作耳邊風，夫妻之間，情愛一天一天冷淡下來。誰知那建成太子，真是色胆如天；他終日在府中尋歡作樂，還嫌不足。自有一班同流合污的官員，輪流着肆筵設席，徵歌選舞，悄悄的把太子接了去享樂。這太子又生成一副下流性格，他到了那班官員府中，便逼着那官員把自己的妻女姬妾供獻出來陪酒伴坐；見有幾分姿色的，他便仗着酒蓋住了臉，百般調笑。有幾個生成輕賤的婦女，貪慕太子榮華，也便急急把自己的身體獻給太子享用。太子既姦污了人家的妻女，便也給他的丈夫加官晉爵；因此很有幾個下流官員，遇着自己妻女去拘引着太子上了手，自己的官位，便立刻上陞。這時有一位驃騎將軍彭人傑，他娶了一位夫人，真是天姿國色，滿京城裏誰不知道這位彭夫人是當今第一位美人；這名氣漸漸的傳進宮去，那張貴妃和尹淑妃便設下了筵宴，把這位彭夫人接進宮去。天下惟有美人能賞識美人，那張妃和尹妃，也生成的芙蓉爲面，楊柳爲腰；當初唐皇在晉陽宮中，也曾一見魂銷。如今聽說彭夫人是一個絕色女子，兩位妃子把他接進宮去，也是惺惺

相惜之意。他三人見面之下，果然十分羨慕，說話也很投機。從此這彭夫人也時常進宮去，和張尹二妃說話消遣。那時唐皇宮中最得寵的，除張尹二妃外，有萬貴妃、莫嬪、孫嬪、郭婕妤、宇文昭儀、王才人、張寶林、張美人、楊美人、劉婕妤、崔嬪、小楊嬪、楊嬪、魯才人、柳寶林。二十幾位妃嬪。見張尹二妃得唐皇的恩情最深，大家都來親近他二人，因此彭夫人也認識了這一班妃嬪。真是鶯鶯燕燕，嬈嬈婷婷；這班美人每日聚在一塊兒說笑歌唱，好不熱鬧。唐皇又不時出外去游獵，不在宮中的日子多；因此這彭人傑也很放心，見他夫人常常進宮去，也不加阻止。原來唐宮規矩，皇子一生下地來，便交保姆管養；到十歲上，便送交世子府教讀，非奉傳喚，不得擅自入宮。因此唐皇共生有二十二子，除寶皇后生的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除玄霸幼年死難，其餘都封王。此外萬貴妃生子智雲，莫嬪生子元景，孫嬪生子元昌，尹妃生子元亨，張妃生子元方，郭婕妤生子元禮，宇文昭儀生子元嘉，和靈夔兩人王才人，人生子元則，張寶林生子元懿，張美人生子元軌，楊美人生子元鳳，劉婕妤生子元慶，崔嬪生子元裕，小楊嬪生子元名，楊嬪生子元祥，魯才人生子元曉，柳寶林生子元嬰，共十八位世子。年長的都娶了妃子，分居在外；年幼的也在世子府裏，受師傅的

教訓。做他母親的，心中雖一般想念他親兒；無奈格於宮禁，非有大禮節，不得傳喚進宮。獨有這太子建成，他仗着當朝儲君，父皇這時正駕幸昆明池觀練水軍，委太子留守監宮。他便耀武揚威，在宮中出入自由。這一日合該有事，他在太和宮的長廊下，遇見了這位彭夫人；輕盈嫵娜，冉冉行來，真好似月裏嫦娥，從雲中捧出。建成的一縷痴魂，直從泥丸宮中透出，祇是怔怔的站着看着，直看到那美人兒轉過穹門，不見了影兒，纔轉過氣來。急拔步要追出穹門去，後面小黃門上來拉住，低低的說道：千歲不可鹵莽，那位是當今驃騎將軍彭人傑的夫人。原來建成在他父皇宮中，早已肆無忌憚；見有姿色的嬪娥，他也不問是否父皇寵幸過的，便拉進密室去，威逼軟誘，總要如了他的心願，纔肯罷休。那被姦污的嬪娥，有的畏懼太子的威權，有的羨慕太子的勢位，便也含垢忍辱的受着。如今他見了這位彭夫人，便也忍不住放出老手段來；後來聽說是驃騎將軍的夫人，祇得把一腔慾火，暫時按住。但他嘴裏却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樣的美人，叫俺如何放手得過！連連的說着，正出神的時候，忽見一個小宮女迎上來，說道：張娘娘有請。建成這纔跟着那小宮女，曲曲折折的走進鳳藻宮去。宮中的侍女，一見了建成，便一齊避去。那張貴妃和建成兩人，竟手拉着手兒，肩並

着肩兒，走進寢宮去；祇留下三五個心腹宮女，在走廊下靜靜的守候着。祇聽得那一陣一陣嬌脆歡笑的聲音，從簾幙裏度出來。原來這位張貴妃生性放蕩，他在隋宮裏，得煬帝一度雨露以後，便冷清清的丟他在晉陽宮；正淒涼得難受，後來得侍奉唐皇，枕席之間，頗得唐皇寵幸。與尹淑妃兩人，都是天生成的醜態媚骨，却是不可一日無陪伴的。無奈這位唐皇，自接了皇帝位以後，年時已過半百，後宮的新寵，一天多似一天；輪流待寢的，共有一百四五十位妃嬪。這張尹二妃，位分雖是很高，但因日久恩疏，雨露之恩，却一日稀少一日；唐皇年華日增，精力日衰，又以近來常愛在四處圍獵，出京的日子多，駐宮的日子少。唐皇赴各處巡遊，便把幾個新寵的妃嬪，帶在身傍，其餘的一概丟在宮中。你想這張尹二妃，正在中年，情慾十分旺盛的時候；這長門寂寞，叫他如何忍得？他獨守在宮中，常常對月長吁，看花酒淚；正淒絕無聊的時候，真是孽緣湊合。張妃清晨起來，侍兒服侍他梳洗着；忽報太子建成請見。這時唐皇正巡幸龍躍宮去，却委太子留守宮中；因此太子得自由在宮中出入。張妃當時一面便催着侍女趕快梳粧，一面却吩咐宮女出去，擋住太子的駕，請太子在外室稍待；他又因要去和太子見面，便揀了一套美麗的衣裙穿上，臉兒上多擦些脂粉，鬢兒上

多插些珠翠。正粧扮得慌張，忽覺門帘兒一動，接着小宮女報道：千歲來了！這時張妃手中正拈着一朵鮮花，向鬢上插去；見那太子搶步上前，兜頭一揖，口中說：參見娘娘。那張妃慌忙歛袖還禮，一鬆手，把那朵鮮花落下地來。建成手快，忙去把鮮花拾在手中；身傍的侍女，正要上去接時，誰知太子竟掙脫了侍女的手，跨進一步，把解花送在張妃手裏。張妃也不由得伸手去接，那太子的手，在袖口裏，却輕輕的扣住了張妃的纖指不放；張妃粉臉上不覺飛起了一重紅暈，那手兒一任太子握着，却也斜着媚眼，看定了太子的臉，只是孜孜憨笑。建成這時也酥呆了半邊，兩道眼光，祇是不停的在張妃粉臉上亂轉，兩人險些不曾化了石頭人兒。痴痴的站着，也不說話，也不讓坐；那兩傍的侍女，見了這神情，便也知趣，各自悄悄的退去。建成見左右無人，他便大着膽，伸手向張妃柳腰上輕輕一攏，低着聲兒說道：待俺替娘娘戴花。張妃也趁勢軟靠在太子肩頭，一任太子輕薄着。原來他兩人心目中，早已有了意思。張妃出身原是妖賤的，又是久曠的身體，見了這太子雄赳赳氣昂昂的一個倥傯手，心中豈有不羨慕之理？在太子建成心目中，看張尹二妃，最是妖冶動人，久已視下他的手了；祇因父皇在宮中，耳目太近，怕闖出禍事來，是以忍耐在心。如今好不容易，天假良

緣，父皇出外巡狩去了；自己又是宮監，不在此時下手，却待何時？因此他蓄意起一個早，遇宮來偷香竊玉。兩人的心意兒，一拍即合；不多幾日，連尹淑妃也走在一條路上去。從此建成常常進宮來，左擁右抱，送暖依香，替父皇盡了保護之責。在張尹二妃，私通着太子，除貪圖恣慾之外，却另有一種心意兒。上面說過張妃生的兒子，名叫元方，尹妃生的兒子，名叫元亨；這時元亨封做鄴悼王，外任做金州刺史，元方封做周王，却開府在京中。這兩年幼軟弱，張尹二妃，深怕唐皇去世以後，兩兒受弟兄的欺負；因此有意結歡太子，也無非望將來太子登位以後，另眼看待這兩位皇弟。但在這建成蓄意要拘引張尹二妃上手，除貪圖恣慾以外，却也另有一層深意。建成自己也知道，狂放行爲，很不滿人意的；況且密報傳來，秦王左右，正在那裏謀廢太子；如今要保全太子的名位，又非有人在父皇跟前替他說話不可。當朝大臣中，父皇最親信的，如劉文靜，房玄齡，蕭瑀，宇文士及，封德彝，陳叔達，裴寂，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這一班忠直的官員，大都是和秦王親近的，諒來也不肯幫助自己。他便從內宮下手，好在宮中那班妃嬪，都要望太子將來保全自己兒子的祿位；十有七八，是和太子結識下私情的。內中又算是張尹二妃的勢力最大，他便打通了全宮中

的妃嬪，贊太子在父皇跟前說話。妃嬪們保住了太子的祿位，便是保全了自己兒子的祿位，如何不替他出力呢。男人的嘴，究竟敵不過女人的嘴；有幾位忠直的大臣，也會在唐皇跟前勸諫，說：建成在外面如何跋扈，若不從早廢除，後患便不堪設想。唐皇也明知道這太子行爲不端，將來難繼大業；但一進宮去，給那班妃嬪七張八嘴的說這太子如何忠實賢孝，因此他心中便搖惑起來。又回想到從前，初打天下的時候，建成在河東保護家小，又幫着在太原起義，帶兵略定西河，打平洛陽，立着很大的功勞，也不忍心去廢除他。再加張婕妤從中竭力替太子說着話，這張婕妤在妃嬪中，原是最得唐皇的寵愛，也是和秦王有嫌隙的人。當初唐兵攻下洛陽的時候，隋宮中珍寶財物，和田宅契券，真是堆山積海的多；還有那三十六院房屋的曲折，裝飾的美麗，久已天下聞名。如今一齊落在唐皇手裏，唐皇因兵馬倥傯，無暇顧問；那班妃嬪知道了，却一齊向唐王吵嚷着，說要到隋宮去游玩。唐皇也要趁此遷都洛陽，便打發這班妃嬪先行。一路上香車絡繹，繡旂飄展；衛懷王帶領羽林軍士，保護着妃嬪，進了洛陽城。秦王世民正在點收宮庭；聽說妃嬪駕到，忙出去迎接進城。張婕妤的意思，便要直入隋宮中駐紮；秦王却不答應，說宮中器物，尙未點查清楚，一時不更多

屏。却把這一羣妃嬪，安置在別殿裏。房屋十分狹小偏促，弄得那班妃嬪，人人怨恨；好不容易，盼望得隋宮中收拾清楚了，妃嬪們搬進宮去一看，大失所望。原來秦王早已把三十六院中陳設的珍奇玩物，一齊收起，祇留下空洞洞的幾座高大院落。張婕妤問秦王時，秦王說那些珍寶契物，未曾父皇過目，小王不敢擅自動用；現在一齊收藏在府庫裏，諸位貴妃，若要玩賞時，請到府庫中一看。那張婕妤便帶着一羣妃嬪們，到府庫中來觀看；誰知那些珍寶衣飾，以及錢財契券，俱裝着箱子。箱子上面，都有秦王府的封條貼着。那班妃嬪一齊吵嚷起來，說要打開箱子來看；誰知那秦王却執意不從，說非待父皇來過目，不能輕自開拆。那班妃嬪，個個乘輿而來，敗輿而返；人人心中怨恨秦王。那張婕妤一回宮去，便寫了一本奏章，說秦王封鎖珍寶的事，又替他父親求上黨的美田，原來上黨的美田，是隋煬王的御田；每年收成，十分富厚。張婕妤在晉陽宮的時候，早已開名。張婕妤的父親，原是一個田舍翁，家中十分貧寒；張婕妤是天生麗質，在家中的時候，受盡飢寒。父女兩人，常常在茅舍中對泣。張老兒嘆着氣，說家中倘有三畝薄田，也不教你女兒受着飢餓了。後來真正窮苦不堪，張老兒纔把他女兒買在城中一家富戶去做養女；後來選進宮去，張婕妤時時不忘家。

中的老父。如今得了唐皇的寵愛，又見攻得了洛陽；他知道上黨的美田，是歸皇家享用的。想起父親從前的說話，便在奏章上求唐皇把上黨的美田賞給他父親。誰知這奏章纔送出宮去，那唐皇却有一道諭旨送進秦王府中來。諭旨上說：除內宮服玩財帛外，所有官爵田宅，秦王得專權處決。秦王得了這諭旨以後，第一件，便把這上黨的美田，賜給了淮安王神通；祇因攻打洛陽，神通是立的頭功，所以秦王便把這美田賞給他。此外封爵的封爵，賜田宅的賜田宅，一時文武百官，都歡聲雷動；獨有那妃嬪們的親族，都得不到好處，大家把個秦王都恨得牙癢癢的。誰知不多幾天，唐皇又有第二道諭旨下來，把那妃嬪的父兄親戚，一齊封作列侯；有的還兼宮庭差使，一般的賜田賜宅。又另下一道詔書，把上黨的美田，賞給了張婕妤的父親。張婕妤得了這道詔書，歡喜得笑逐顏開，立刻打發內監到鄉間去，把他父親找來；沐浴衣冠，住着高大的府第。一般的豪奴艷婢，十百成羣。一面又打發內監帶領數十豪奴，到上黨去點收美田。誰知一到田邊，早已有淮安王派了莊丁，在那裏看守田地；兩家都是有大勢力的人，如何肯讓，一言不合，便動手鬥毆起來。那班莊丁，十分兇橫，打死了張家的豪奴。那內監見事體鬧大了，便扭住了看守莊田的頭兒，一同進京來，在太尉

衙門裏告狀；那太尉見原告是張貴妃的內監，被告是淮安王的莊丁，這樣大來頭，他如何敢問？便親自到秦王府中來，請秦王判斷。秦王也十分詫異，忙親自到張府中去查問；那張老兒拿出唐皇的詔書來，秦王看了，也無話可說，祇得把這公案攔起。後來唐皇到洛陽來，一進了宮，張婕妤便哭訴秦王如何如何欺侮他父親；唐皇聽了大怒，立刻把秦王傳進便殿來，喝問他如何不奉詔嚇得秦王忙忙奏辯說：「臣兒已有手教在先，把上黨的美田賞給了淮安王；臣兒原也不敢專主，祇因父皇有詔在前，許臣兒專權處決。」唐皇聽了，不待秦王奏說完畢，便大聲喝道：「我的詔令，却不如你的手教嗎？」一句話，嚇得秦王啞口無言，忙爬在地下，動也不敢動；這時裴寂在一傍，忙上去解勸，把秦王扶起，令內監送出宮門。這裏唐皇嘆着氣，對裴寂說道：「此兒多年廝殺，心氣粗暴，被那班儒生教壞，非復我昔日的兒子了！」到了第二日，聖旨下來，依舊把上黨的美田賞給了張妃的父親；但是張妃心中怨恨秦王的意，終不能解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多幾天，那秦王府的屬官杜如晦，又和尹淑妃的父親結下了深讎，險些連世民也丟了王位。原來杜如晦和秦王是個患難之交，唐皇在隋朝做弘化留守官時，他便在府中；後來秦王打平京城，便用杜如晦爲兵曹參軍。生性忠

正，很得秦王的信任。秦王此番因爲上黨的美田，受了冤屈，杜如晦很替世民抱不平，常對他同僚房玄齡說，必要替秦王報了這冤讎。房玄齡勸說：如今主上寵受張尹二妃，妃嬪的戚黨，勢倖正大，你却不可在虎頭上搔癢，反誤了主公的事。杜如晦聽了房玄齡的勸，祇得忍氣吞聲的耐着。無奈這時妃嬪的戚黨，一天蠻橫似一天；他們裏面仗着妃嬪的寵幸，外面又拘結着太子府和衛懷王府中的爪牙，在京城地方，胡作妄爲。大街小巷，搶劫奸淫的案件，告到御史衙門裏的，每天總有十多起；查問起來，十有八九是那班妃嬪的戚黨犯下的案子。地方官深怕遭禍，使也不敢過問。弄得京城地方的百姓，家家怨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女子之有色，類於男子之懷財；况以財色眩人，其不落於強暴人之手者，無是理也。彭將軍天人，若使其姿色中庸，夫婦相守，安靜終生，豈非全福？今天乃獨豐其色，又使之眩耀於宮庭之間；其不入於強暴之手者，無是理也。

張尹二妃，出身淫賤，有昔日之私薦於唐皇，卽有今日之秘通於太子，原不足怪也。兩淫人相遇，眉目之間，寫盡彼此平日心事，實屬神來之筆。廣田自荒者，往往有此奇變。

秦王剛直急公，恆爲婦人小子所不容；以中委屈辛苦，最難見諒於骨肉之間。然正直者終勝邪僻，涉世者不可不知。

第二十六回 衛懷王淫兇殺乳母 隱太子貪色劫夫人

在妃嬪的戚黨之中，却要算張尹二妃的父親，最是拔鰲；他們竟結合了太子手下的大盜俠客，去搶劫京師地面上的富戶。這建成太子，歷來跟着父皇東征西殺，手下原養着一班猛將；又因爲自己做了太子，別的弟兄也各各分立私黨，在背地裏圖謀他的也很多，他又收養着許多飛簷走壁的俠客，每在黃昏夜靜的時候，悄悄的到各處王府裏去探聽消息，回府來報告太子知道。這一班俠客，原是大盜出身；他在各處王府富戶中出入，見了珍寶財物，總不免手癢。盜劫出來，那張尹二妃的父親，便做了窩家，專一收藏盜劫來的寶物。那些被搶劫的官富人家，把盜案報到官裏，永沒有破案日子；弄得滿城的官家富室，頓時驚惶起來。那張尹兩家，膽子却愈鬧愈大了；他手下的奴僕，見過路的人，手中拿了值錢的東西，他們使用威逼着，喝令留下。這個情形，傳在秦王府中，秦王祇因從前吃過虧來，却敢怒而不敢言；那杜如晦知道了，他是一個正直君子，如何忍得。他便瞞

着秦王，帶着一班兵士，手中各各捧着寶物，自己騎着馬押着，故意打從尹家門前走過。這尹家，便是尹妃的父親；他門口站着一班如狼虎般的奴僕，見兵士捧着財物經過門口，便一齊擁上前去，喝聲站住，大家伸過手來，把兵士手中的財物，統統劫了過去。那兵士們預先得了他主人的囑咐，如何肯罷休，一聲喝打，便在大門外一片空場上，廝打起來。那班兵士原是廝殺慣的，各人身傍都帶着小刀；不一刻，那尹家奴僕被兵士殺死的十多個，屍首七橫八豎的倒在空場上，其餘未死的奴僕，却抱頭鼠竄，逃進大門去。那杜如晦見吐了氣，正要撥轉馬頭走時，忽見又有二十多個奴僕，擁着一個老年人，從大門中出來。喝着道：你們這班強盜，休想脫身，快站住，聽老夫來細綁！杜如晦聽了，轉覺憤怒起來，便拍馬上前，喝問：老賊是什麼人？那老頭兒拍着自己胸脯，大笑着說道：考夫當今尹國丈的使，是你這麼小醜，見了國丈，如何不下馬？杜如晦一聽說是尹妃的父親，却好似火上澆油，心中越是憤恨；便喝令手下兵士，上前去把這老賊揪住，跳下馬來，拔出佩刀，把這尹國丈的兩個中指割去。那尹國丈痛澈心骨，祇喊一聲啊唷，暈倒在地；杜如晦冷笑一聲，便丟下手，轉身跳上馬，長揚而去。當尹國丈被杜如晦割去手指的時候，尹家的奴僕逃進大門去，連一個影兒

也不留。如今見杜如晦去了，大家纔走來，把尹國丈扶進內宅去，請醫士的請醫生，報官的報官，忙得一團糟。尹家被秦王府中的屬官殺死了十多條人命，尹國丈又被割去手指，這個新聞，頓時傳遍了京城；地方官出來驗過屍身，收拾棺埋，知道是秦王府中鬧下的案件，他如何敢受理。後來還是尹妃的母親，坐着車，趕進宮去，在尹妃跟前哭訴；尹妃聽了，便在唐皇跟前撒痴撒嬌的哭着訴着，要萬歲替他伸冤。說話裏面，又說了秦王許多壞話。這唐皇因世民勞苦功高，原有幾分疑他不服教令；自從那上黨美田的事出後，便也時時留意着，深怕秦王做出不守法度的事體來。如今聽了尹妃一面之辭，便不禁拍案大怒，立刻親臨便殿，一疊連聲的傳世民進宮來。那邊秦王府中早已得了這個消息，世民埋怨杜如晦，不該闖下這個大禍，那杜如晦說：赴湯蹈火，臣下願一身當去。內監到秦王府中來傳喚，那杜如晦早已自己綑綁舒齊，坐在囚籠裏，兩個兵士抬着，跟着秦王進宮去。這邊房玄齡見杜如晦闖了大禍，便悄悄的去通報裴寂劉文靜長孫无忌尉遲敬德這一班大臣，快進宮去解救；祇因這幾位大臣，是唐皇的患難之交，平日言聽計從的。當下這四人得了信息，急急趕進宮去，祇見唐皇正在那裏拍案大罵，說：你家中的屬官，膽敢欺侮我妃家，你平日慳

手下人欺凌百姓的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那秦王匍匐在地，痛哭分辯；唐皇也不去聽他，祇喝令把秦王廢爲庶民，把杜如晦碎屍萬段。裴寂、劉文靜、長孫无忌、尉遲敬德四人忙也跪在地下，代秦土求情。說秦王在皇家是父子，在國家是功臣，陛下縱不念父子之情，也當爲功臣留一分顏面。如今陛下爲了一妃父廢了秦王的爵位，從此却使一班功臣人人寒心。這一番話，纔把唐皇的心腸說軟來，便傳旨赦了秦王的罪，把杜如晦逐出京師，永不任用。又把那行兇的兵丁二十人，一齊在尹家大門口斬首抵罪。秦王天大一件禍事，纔得解救下來。但是那班妃嬪的戚黨，經杜如晦一番懲創以後，却也斂跡了許多。建成太子看看秦王不得唐皇的歡心，他便格外在唐皇跟前獻些殷勤，又在各妃嬪跟前陪些小心；那妃嬪又時時替太子在唐皇跟前說些好話，因此唐皇便十分信任太子。如今江山一統，天下太平，唐皇閒暇無事，便愛在各處游行田獵。六年，駕幸溫湯，又在驪山圍獵；七年，出駐慶善宮，又在鄠南田獵；八年，巡察太和宮工程，又在甘谷圍獵；這一年，又幸龍躍宮，幸宜州，幸西原田獵，幸華池，北原圍獵，幸鳴犢泉田獵。直到十二月，纔回洛陽。每次出巡，總是太子建成留守監宮。秦王每因戰爭事體，統兵在外，京師地方，祇有建成和元吉二人，耀武揚威，無惡不

作講到這元吉，自幼便長成醜惡容貌，生下地來，竇皇后便十分厭惡他，吩咐乳母陳氏悄悄的去丟在野地裏，那陳氏却生成慈悲心腸，他不忍下這個毒手，便抱去在家裏私自乳養。待長大成人，竇皇后去世以後，這陳氏却把元吉送去見他父皇。唐皇見他面貌雖生得醜陋，但他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唐皇這時東征西殺，正要用人時候，便把元吉留在營中，遇有廝殺的事，便打發他出去。却也十分勇猛，屢立戰功。唐皇看了大喜，封他做衛懷王，自領一支大兵，駐紮在邊疆地方。他離了父皇耳目，便十分拔騫起來。他行軍出去，沿路見有美貌的女子，便擄去充他的姬妾。玩過三、五次，他便厭棄了，把他丟在後帳。後來他搶劫來的女人，一天多似一天，後帳中十分擁擠，容積不下了，他便想出一種新奇的玩耍法兒來，把那班他厭棄了的姬妾，拉出帳來，脫去他上下的衣服，赤條條的一隊一隊的站着，給他們每人一柄劍，一張籐牌，又另選了幾隊兇猛的武士，各各手執刀槍，逼着他。和那班姬妾廝殺。可憐這班姬妾，原都是良家女子，被這王爺強搶了來，姦淫着，心中已是萬分的委屈；如今又拿他剝得赤條條的，逼着他和武士鬪毆。莫說這嬌弱女子，沒有氣力，抵敵武士，到了此時，他們羞也羞死了，大家把身子縮做一團，拚着玉雪也似的皮膚，一任槍搥刀砍，

一霎時這幾十百條嬌嫩的身體，橫七豎八的，一齊殺死在地下。衛懷王看了這情形，便拍手大笑。衛懷王帳中有一個最寵愛的妃子陳氏，便是那乳母陳善意的女兒，和衛懷王同年伴歲，却長得嬌艷動人；乳母陳氏，把衛懷王收養在家裏的時候，他女兒早晚和他做着伴。後來兩人慢慢的年歲大起來，那男女之事，人人都是歡喜的，何況這衛懷王自幼兒色膽如天一般大的，這就口鰾頭，他豈肯不吃？待陳氏十六歲那年，衛懷王便瞞住乳母，早已和他偷過情了；直到養下私生子來，那乳母方得知道。但木已成舟，乳母明知道這元吉是金枝玉葉，女兒結識上了他，將來少不得享一份富貴，便也順水推舟的成就了他二人的良緣。元吉是天生好色的性格，那陳氏却又十分風騷，因此直到元吉封王，陳氏做了貴妃，別的姬妾，早已被王爺拋棄，獨有陳氏却寵愛不衰的。從來的女子，仗着寵幸，總不免有幾分嫉妬之意；到這時，他見衛懷王濫行淫殺，他一半也有幾分醋意，一半也動了慈悲之念。這一天衛懷王正看了武士殺死一羣姬妾回進內室去，那陳貴妃便絮絮滔滔的說了一番勸諫的說話。誰知却觸動了衛懷王的怒氣，當下他也不念夫妻十餘年的交情，祇喝一聲揪出去！便來了十多個和狼虎一般的勇士，鵝鷹抓小雞似的，抓到外面空場上；衛懷王吩

咐一般的把貴妃斬訖報來。跪貽後患，十多個兵士，拔出刀來，你也一刀，我也一刀，向陳貴妃雪也似的皮膚上砍去。看他婉轉嬌啼，顛撲躲閃，元吉十分快活；一霎時這陳貴妃早已香魂邈邈，玉軀沉沉，死在地下。到這時那乳母陳善意方得了消息，急急趕到空場上看時，他女兒早已胭脂零落，血肉模糊；陳氏一般怨憤之氣，無可發洩，一縱身上去，扭住了衛懷王的衣領，口口聲聲說要賠他女兒的命來。接着又說自幼兒如何撫養他成人，又如何送他去見父皇，他女兒又如何和他恩情深厚；哭哭啼啼，訴說個不了。衛懷王殺了陳貴妃，原也有幾分悔恨；如今被陳氏說得老羞成怒，他一不做二不休，便一摔手，把這乳母推在地下。喝聲：拉碎了這賤人！原來衛懷王府中有一種私刑，用五個大力的勇士，拿繩子縛住手脚和頸子，每人拉住一條繩子，用刀向五方扯去，那個人的身子，生生的扯碎成了五塊屍肉。如今勇士得了王爺的號令，也如法泡製，活活的把這乳母的身子拉碎，死在階下。衛懷王吩咐把他母女二人的屍身一齊去拋棄在深山谷裏。從此以後，元吉無論如何淫兇殘惡，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直到他回洛陽，在京師建立了王府，回想起從前乳母收養之恩，便又替他建立祠堂，私封慈訓夫人。但他住在京師，仗着建成太子的威勢，父皇和二哥

世民，又不常在京師，膽子却愈鬧愈大了。那建成太子，却終日在皇宮裏，和一班妃嬪鬼混；宮女們略平頭整臉些的，沒有一個能逃過太子的手。後來漸漸的姦污那班妃嬪，他和張尹兩妃私通以後，更加是明目張膽，在宮庭中留宿。這元吉看了太子的榜樣，又是生成的淫棍，他王府中收羅下三五百個嬌娃美女，還是不知足，常常不論青天白日，或是夜靜更深，便闖進人家的內宅閨闈中去，見有年輕的女眷，他便隨意姦污，放膽調笑。他隨身帶着二十個勇士，闖進了人家去，便分幾個把守大門，又分幾個把他家的父兄綑綁起來。這元吉便大模大樣的直入閨榻，盡情取樂。事過以後，便一哄而散。那受他污辱的人家，打聽得是四王爺，又有當朝太子和他通同一氣，如何敢喊一聲冤枉；有幾個不識時務的，受了姦污，實在氣憤不過，去告到當堂，那地方官不但不敢收受你的狀子，一個轉眼，那告狀人的全家老小，被衛懷王打發刺客來，在半夜時分，殺得你寸草不留。這衛懷王又最歡喜打獵，他每日帶了鷹犬，和一大隊弓箭手，坐着三四十輛獵車，在大街上長揚過去，嚇得路上百姓，個個躲避得影兒也不見。到了鄉間，把那好好的田稻，踐踏得東倒西歪；好好的民房，拉扯得牆坍壁倒。那手下的兵丁，要討主子的好，也不管家禽家畜，一齊拉來，獻在衛懷王馬前。

討賞。到臨走的時候，又把鄉下人家儲藏着的魚肉菓菜，吃得個乾乾淨淨，弄得十室九空，男啼女號。因此衛懷王每出去打一次獵，便去糟蹋一處地方。當時有一位大臣，名叫歆驟的；他見元吉如此胡作妄爲，便親自到王府去懇懇切切的勸諫了一番。說：皇上以愛民得天下，殿下亦當罷獵愛民。誰知元吉聽了，祇冷笑幾聲，說道：俺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民。俺祇知道打獵尋樂。俺寧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俺不但要獵獸，還請歆大夫看俺獵人呢！歆驟問：殿下獵人如何？元吉當卽命弓箭手，駕着車子，自己拉歆驟坐在車上；那車子向熱鬧市街上馳去，元吉喝一聲放箭，那箭如飛蝗，竟向人叢中射去。嚇得那百姓們，四散奔逃；有躲閃不及的，便被流矢射死在街心裏。有幾個中了箭倒在車前，輾轉呼號。元吉吩咐把車子向前馳去，可憐那班良民，不死在箭鋒之下，也死在車輪之下。歆驟坐在車上，祇把袍袖俺住了臉面，不忍看得。那元吉在車上看了，却拍手大樂；直到他興盡了，纔緩轡回府。那車輪子上，已染成一片血肉。從此京師地方的百姓，嚇得不敢在街上走路。這年唐皇從高陵圍獵回來，秦王和歆驟秘密的去奏訴建成和元吉，如何拔鶩情形。唐皇把建成元吉二人，召進宮去察看；見他二人十分恭順，不像有兇惡行爲的。唐皇最信任的一位老臣，是中書

令封德彝；便又把封德彝傳進宮去查問，誰知那封德彝早已受了建成元吉二人的賄賂，便竭力替他二人分辯。唐皇使疑心到他弟兄們不和，所以互相攻訐；便想要使他兄弟和睦，下旨令秦王搬進西宮承乾殿來居住，元吉却搬進武德殿去居住，建成太子，却住在上臺東宮。三處相離甚近，在唐皇的意思，是望他弟兄三人朝夕見面，格外親熱的意思；誰知元吉和建成二人防備秦王的心思愈深，宮中弟兄來往，都帶着弓刀，一言不合，兩處的侍衛，便在宮庭中廝殺起來。建成又私地裏在外面招募了四方驍勇，和長安地方的惡少，共有二千人，帶進宮來，駐紮在左右長林門，稱做長林兵；又令左虞侯可達志，往幽州去招募得突厥兵三百名，悄悄的帶進宮去埋伏着。兩路伏兵，俱約在半夜時分舉事；又被欲驟覺察了，便悄悄的去在唐皇跟前告密。唐皇親自入宮去一搜，果然搜出許多兵士來；追問情由，那建成和元吉兩人，你推我誘。唐皇也不忍窮追，便把可達志刺配到嶺州去了事。第二天，正是唐皇萬壽之期；唐皇頗欲借此使他弟兄調和，便在太和宮設下筵宴，把自己寵愛的二十多妃嬪，二十多王子，一齊邀在宮中團坐飲酒，慶祝千秋。大家正在歡呼暢飲的時候，獨有秦王世民坐在一隅，垂頭喪氣，鬱鬱不樂。唐皇招呼他飲酒，他一盃擎着酒杯，臉上竟

吊下兩行眼淚來。合席的人都看了詫異，唐皇也連連追問；那秦王竟嗚咽得說不出話；急急放下酒杯，轉身逃出宮去了。一場歡宴，竟弄成不歡而散。因此那班妃嬪，都在唐皇跟前說秦王的壞話。張貴妃說道：如今海內昇平，陛下春秋已高，正當及時行樂；如今秦王膽敢對陛下哭泣，他心中怨恨陛下的意思很深，他厭惡妾輩的形態，更是顯明。陛下他日萬歲後，秦王得志，妾輩便死無葬身之地！幸得太子慈愛，他日必能保全妾輩。說着，衆妃嬪都悲咽起來。唐皇急用好言撫慰，說待我問秦王去。隔了幾天，唐皇真的把秦王喚進宮來，問他爲何當筵涕泣？世民奏稱：因見骨肉團聚，獨生母不及見父皇有天下，是以悲不自勝。秦王說話雖如此，但唐皇心中終是不樂；因張貴妃有太子慈愛的話，使格外信任這建成太子。從此以後，凡是宮中一切重要事體，統交給了太子；太子和妃嬪們連成一氣，在宮中一切姦惡邪僻的事體，樣樣都做出來。這時唐皇又出巡到鄠縣甘谷一帶地方去打獵，建成太子便終日迷戀在宮中，那許多妃嬪，伴着太子飲酒作樂，不分晝夜。正快活的時候，忽然在宮中遇到了這位千嬌百媚的彭將軍夫人，把這位風流太子的魂靈，拘出宮外去了。建成也明知道這位彭將軍是不好惹的，但彭夫人這種美色，真是天上人間，國色無雙；在太子的

意思，若能和這位夫人真箇銷魂，那便爲他送去了性命，也是甘心。太子府中，有一位楊大夫，他是足智多謀的，專替太子在背後計畫些陰謀詭秘的事體；當時太子回府去，便和這楊大夫商量。楊大夫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便教給太子如此如此一條計兒。太子聽了大喜，便在府中，另闢一間秘密精室，收拾得綿衾繡幕。在半夜時分，便打發府中一個俠客，悄悄的飛簷走壁，偷進將軍府去。這時彭將軍正隨着秦王出征在外，那彭夫人繡衾獨擁，正朦朦朧朧的睡着，忽覺羅帳外一個人影一闪，夫人驚醒過來，正要聲張，鼻管中祇覺一縷香氣，沁入心脾，便也模模糊糊的開不得口。那俠客見夫人吃蒙汗藥迷倒了，便動手輕輕的把夫人的嬌軀，從被窩中抱起；又怕他在睡夢中着了風寒，便隨手拉一幅綿被裹住，回身從樓窗口跳出去，不消片刻，便送進密室中來。太子接着，擁進銷金帳去，見彭夫人星眸微啓，雲鬢半偏，粉頰紅潤，朱唇含笑；太子便禁不住連連在粉窩兒上接了幾個吻，待到揭開繡衾看時，真是膚如凝脂，腰如弱柳，建成太子痴痴的撫摸賞鑒着，一時愛也愛不過來。趁夫人半睡的時候，便摟抱着輕薄了一回；依舊交給俠客，悄悄的抱着，送回將軍府去。神不知鬼不覺的，這樣暗去明來，將軍府中上上下下的人，却一個也沒人知道；便是這位夫人，

幾次遭建成太子污辱了以後，心中也恍恍惚惚，每值陽臺夢醒，雲雨淋漓。但看看枕屏岑寂，却又疑去疑來。如此羞人答答的事體，叫他如何可對傍人說得？回想夢中的來去踪跡，疑心是狐鬼作祟；因此他吩咐府中的家院，去請了幾位高僧高道來，在府中大做法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外戚之爲患，歷朝不免；况以嬪妾下賤之父兄，一旦驟躋於富貴，其不流於橫暴者，幾希爲帝王者，若不明於處外戚之道，往往因此起黨派之爭，而失其忠誠之臣。房杜之被黜，至今讀史者，深爲冤抑。

人至殺其牀頭之愛，死其撫養之親，其殘暴實勝於禽獸。元吉之殺陳妃與乳母，其慘狀令人不忍卒讀；但殺人者，人恆殺之，元吉昔日之殺機，實隱伏於此時矣。

星眸微啓，雲髻半偏，如此風神，我見猶憐。天生麗質，若能使夫夫婦婦相守以終，豈未全美？乃如彭夫人者，良宵孤夢，辜負香衾；夢中來去，疑及狐鬼，令人愈覺可憐也！

第二十七回 弟殺兄立武門喋血 父禪子唐太宗卽位

建成太子用盡心計，姦污了彭將軍夫人的身體，總算如了他的心願；但是每次銷魂，總在美人沉睡的時候，默默相對，總覺有些美中不足。在太子的意思，凡與女子通姦，爲難的便在第一次；如今和這位彭夫人，肌膚之親，也不只一次了。倘然能夠在他清醒的時候，和他顰笑相對，言語相親；這旖旎風光，不知如何的迷人呢！建成太子心中打了這個主意，恰巧彭天人家中，有一班高僧高道，在那裏做驅邪避祟的法事；太子便打扮得渾身風流，擺起全副道子，竟到彭將軍府中去參拜佛事。彭將軍不在府中，彭夫人在內院，一聽說太子駕到，忙出來走到中堂，隔着簾兒迎接。太子在簾兒外殷勤行禮，彭夫人在簾兒裏深深回禮。太子說：俺和夫人在宮中，那裏不是一天見幾回面兒的；如今隔着一層簾子，模模糊糊的，豈不要悶死了咱家。快請夫人撤去了簾兒罷！彭夫人心想，太子的話却也不錯，我和太子在宮中，也曾見過幾面；如今相見，也何必遮掩。當下使命丫鬢撤去了簾子。太子用神看時，見彭夫人盛裝着，益法出落得儀態萬方，富麗無比。彭夫人見太子兩眼晶晶的射定在自己粉臉兒上，覺得不好意思，便把頰子低了下去。低低的說道：千歲請外邊書房中坐。當下便有府中的參軍，上來引導太子曲曲折折的從外宅院繞過花園，走進書房中去。太子看看

這情形，不得和彭夫人親近，豈不是白白的跑這一趟。他便心生一計，祇說咱家今日到府，一來是拜佛，二來因張貴妃有幾句心腹話兒，託咱家傳說與夫人知道，快請夫人來聽話！那參軍又急急忙忙的跑到內院，對着夫人，把太子的話說了。那彭夫人却輕易不出中門的，聽了這話，心中使躊躇起來；又想太子如今是奉貴妃之命，傳話來的，況且這位太子的性格橫暴，不是好纏的，沒法躲避，祇得硬着頭皮，帶着一個小丫鬟，悄悄的從陪衙中繞到書房裏去。太子又傳話出去，把丫鬟留在外廂，祇準彭夫人一人進見；待彭夫人走進屋子去一看，祇見太子一個人坐在室中。他見了彭夫人，劈頭一句，便問：貴妃和夫人很是知心的嗎？彭夫人回說：承蒙貴妃瞧得起，所有心事，都曉諭妾身知道。太子接着又問道：那貴妃和咱家的一段姻緣，夫人也該知道了。彭夫人猛不防太子問出這個話來，便羞得他紅暈雙頰，低着頭說不出話來。太子這時，搶上一步，挨近夫人身邊去，說道：夫人，你可知道自己也和貴妃走上一條路來了？如今貴妃託咱家傳話與夫人，要夫人好好的看待這個寵愛你的人。太子說着話，竟伸手去拉夫人的纖手。夫人急縮着手，把身子向後退去，慍的變了臉色。嘴裏說道：千歲須放穩重些，俺將軍知道了，不當穩使的。太子聽了，便哈哈的笑道：什

麼穩重不穩重，夫人的肌膚，也給咱家親過了；如今捏一捏手兒，料也無妨！說着，又要撲上前去，輕薄。夫人急縮身在書架背後，隨手在書架角上拔下一柄寶劍來，握在手中，擋住了太子的身體。厲聲說道：千歲說話，如此污蔑妾身，請問千歲有什麼憑據，却如此大膽的說出這種輕薄話來？那太子又笑着說道：夫人要向咱家問憑據，那却很容易，祇須在夫人身上找便是了。夫人的左面乳頭下面，不是有一點鮮紅的小痣嗎？這便是憑據了！夫人褲帶兒頭上，一頭繡着鴛，一頭繡着鴛，這也是咱家親手替夫人鬆過的，這還算不得是憑據嗎？接着太子便把第一次與夫人在宮中相遇，一見魂銷，回府以後如何眠思夢想，如何用謀設計，又如何打發俠客，在半夜時分，跳進夫人臥室來，把夫人迷倒了，偷偷的送到太子府去，一任太子輕薄過後，又偷偷的把夫人送回臥房去；和夫人肌膚之親，也不只一遭了；如今特來和夫人當面說明，求夫人以後繼續了這個良緣，免得彼此再在暗地裏摸索着。太子說完這個話，便也追到書架背後去，意欲撲抱夫人；不料那夫人祇慘聲喚了一聲：將軍！回手把劍鋒在粉頸子上一抹，飛出一縷鮮血來，倒地死了。把個大膽的太子，也嚇得酥呆了半邊；半晌，他覺得自己逗遛在書房裏，是不妙的，便匆匆打道回府去。第二天，滿京城傳

說彭將軍夫人暴病身死；這個悶葫蘆，也祇是建成太子一個人知道。他心中總覺不安，悄悄的把齊王元吉喚進府來，告訴他彭夫人被逼身死的事體。元吉聽了，十分驚慌。說道：那彭將軍是有功於國家的，況且他大兵在手，生性又十分猛烈；這事一破裂，怕不要鬧得天翻地覆。太子聽了，也十分慌張；後來還是元吉心生一計，說慶州總管楊文幹，原是東宮的心腹；如今趁彭將軍不曾回朝，速命楊總管募三千勇士，秘密送進京師，埋服着。彭將軍回朝，沒有舉動，使罷；倘有什麼舉動，太子便可以命這三千勇士回攻將軍府。楊文幹却在慶州起兵響應，聲討彭將軍，怕不取了彭將軍的性命。建成聽了，連說好計！好計！當下便依計行事去。待到年終，唐皇從鳴犢泉罷獵回朝。彭將軍帶領上萬兵士，沿途護送着，分八千兵士駐紮在城外，帶着二千兵士進城來。這時秦王世民，也從蒲州回朝，半夜時分，忽傳彭將軍請見，兩人在密室中相會；世民見彭將軍臉上，氣憤憤的顏色。便問將軍有何心事？彭將軍冷冷的說道：俺替你李家一生廝殺，幾些送了性命，如今家中一個妻小，你李家還不能容得，活活的被你家太子，威逼死了。世民聽了，陡的變了顏色，忙問怎麼一回事？彭將軍接着把他夫人被太子威逼慘死的情形，詳細說出來，說到氣憤的地方，便握拳透掌；說到

悲慘的地方，也撐不住洒下幾點英雄淚來。秦王聽了，也忍不住怒氣滿腔，使用好言安慰着，說將軍且請息怒！小王明天去奏明父皇，務必要請父皇廢去了這淫惡的太子。彭將軍拿起佩劍來，刮的一聲，把劍折做兩段，說道：若不助千歲出死力驅除此淫惡太子者，有如此劍，接着他兩人又談了些機密話，彭將軍便告辭回家。第二天世民獨自一人進宮去，在便殿中參見父皇，正要奏說太子的事情。忽然杜鳳送進奏本來，上面說慶州總管楊文幹起兵謀反，帶領五萬人馬，直撲京師。唐皇急把奏本擲與世民觀看，世民正看時，忽又見黃門急急進來奏說：不知那裏來的一支兵馬，圍攻彭將軍府；彭將軍已被亂兵殺死。現在亂兵正圍攻太和宮，聽聲說要捉拿秦王。唐皇聽了，也不覺慌張起來！世民却知道是太子鬧的事，便奏說此事惟太子知道，父皇速速傳太子進宮來。唐皇到此時，心下有幾分明白，便傳出詔書去召太子進宮。建成太子正和元吉兩人，在府中調兵遣將，忽見宮中傳出聖旨來，知道不免要受罪；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點齊府中二千勇士，意欲直衝進宮去殺了世民。正出府上馬，那詹事主簿趙弘智，上前去把太子的馬扣住，再三勸諫，不可妄動，務須輕車減從，前往謝罪！又說皇上待千歲並不薄，千萬不可去驚壞了萬歲聖駕。太子纔依着趙弘智

的話，帶了幾個隨身的衛士進宮來。見唐皇滿面怒容，他弟弟秦王也憤憤的站在一傍。建成便不由得跪倒在父皇跟前謝罪。那宮門外兵士喊殺的聲音，直吹進宮來。秦王也由不得跪在地下，求父皇殺死了孩兒，平了宮外兵士的怒氣。這唐皇看看他兄弟二人，並肩兒跪在殿下，心中却有幾分不忍。使命黃門官把他兄弟二人扶起，看看天色近晚，那宮外喊殺的聲音，愈是兇惡。唐皇沒奈何，祇得帶了太子和秦王二人，從後宮溜出，在黑夜裏，脚下七高八低的走了十多里路，逃上南山離宮去。一面傳旨，着魏徵速平京師叛徒。那彭將軍留下的二千兵士，要替他主帥報讎，便幫着魏徵的兵士，在宮門外殺賊，直殺到天明，纔把那班叛徒殺退；宮門外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魏徵一面派人打掃宮庭，一面率領滿朝文武，步行到南山去請唐皇回宮。那唐皇纔回得宮中，忽有緊急文書報說：楊文幹已陷落寧州。唐皇聽了大驚失色，說寧州離京師不遠，誰去抵敵？話未說完，秦王便出班奏稱文幹豎子耳，孩兒願率一旅之師擒之。唐皇見說，便把世民傳上殿去，附耳說道：這事關連建成，祇怕響應的，不只是文幹一人，你此去須好自爲之，事成，孤便以爾爲太子，對建成爲蜀王；蜀地狹小，不足爲患，萬一有變，汝滅之亦甚易。秦王當卽磕頭，領旨前去，帶領十萬人馬，浩浩

蕩蕩，殺奔寧州地界去。誰知那文幹手下的兵士，聽說秦王兵到，便在半夜時分，殺死了楊文幹，把首級獻進秦王營中來。秦王便分一半兵士，駐紮在寧州一帶，自己帶了文幹的首級回朝。在秦王的意思，此番進宮見了父皇，這太子的位置，穩穩是他的了。誰知那唐皇見了世民，祇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却絕不提廢立太子的事情。出宮來一打聽，纔知道他帶兵在外的時候，那班宮中妃嬪，和齊王元吉，都替建成太子說着好話，建成又求封德彝去奏諫唐皇，說國家不可輕易廢立太子，改換儲君，便是啓亂之道。那唐皇給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沒了主意，後來依舊下詔，赦了建成的罪，留守東宮。又怕秦王和太子的意思，愈鬧愈深，便又囑咐封德彝，陪着秦王齊王兩人，到太子府中去會面。那建成太子，留着二位弟弟在府中飲宴。這時元吉衣袋中帶有毒藥，他乘秦王不留神的時候，用指甲把毒藥彈入秦王的酒杯中，秦王吃下肚去，一霎時捧着肚子嚷痛，立刻吐出一口鮮血來，暈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這時淮安王神通，也在一傍陪飲，忙扶着秦王回府，請大夫下藥解救。幸而中毒尚淺，不會送得性命。秦王病了三個月，纔得起牀。事情傳入宮去，唐皇說是秦王府中的奴僕不小心，反把秦王親近的奴僕，拿去問罪。一面下手詔，說秦王不能飲酒，以後不可夜

間聚飲。又隔了幾天，唐皇特意把秦王傳喚進宮去，在密室裏對世民說道：朕自晉陽起義，平定天下，皆汝之力。當時朕欲使汝正位東宮，汝乃力辭，因立建成，成爾美志。如今太子已立多年，若重奪之，不但朕心不忍，且使汝兄弟仇恨愈深。然汝兄弟終不能相下，若同在京師，變亂益多。朕欲使汝回洛陽舊都，自陝以東，悉以與汝，準汝建夫子旌旂，如梁孝王故事如何？秦王聽了，不覺落淚，當卽叩頭謝恩！又奏稱遠離膝下，非臣兒所願。唐皇再三開導，秦王總是不肯奉詔，退出宮去。這消息傳在東宮耳中，忙和元吉一班人商議。元吉說：父皇已有疑太子之心，吾等宜先發制人。接着邊關報來，說突厥兵勢浩大，殺近邊關。建成便進宮去，在父皇跟前，保舉元吉統兵北討。這原是他二人商量下的計策，使元吉借着征伐突厥的名兒，帶着大兵，待一出京城，把京師團團圍起來，指名要捉拿秦王，一天不殺秦王，便一天不解圍。那時太子在城內響應，內外夾攻，怕不取了秦王的性命。誰知秦王的耳目很長，建成太子這一番計謀，早已給世民左右的人識破。當時秦王府中如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這一班謀臣勇士，齊集秦王府中告密。房杜兩人自從那年得罪了尹淑妃的父親，被唐皇革職，逐出京師以後，秦王又悄悄的去把他喚進府來，暗地裏運謀

定計，頗有奇功。如今的事，也是房杜二人首先覺察。當下衆人勸秦王事機危迫，主公到此時也顧不得弟兄的情義了，快快進宮去求萬歲做主。世民聽了，也不由得慌張起來，立刻悄悄的從後門走進宮去。這時已是黃昏，宮中燈火齊明，唐皇正在後宮進膳。黃門官報說秦王有要事求見，唐皇急把秦王喚進來，在膳桌前傳見。那秦王一見了父皇，忙跪倒在地，滿面流着淚，口稱父皇快救臣兒的性命！唐皇見這情形，忙退去左右，把秦王喚到跟前來問話。秦王劈頭一句，便問父皇可會發下元吉去征討突厥的旨意？唐皇說道：「這事朕已準了太子的奏本，明日一早便須下旨。」秦王急急說道：「父皇若愛憐臣兒性命，萬萬不可下這道聖旨，接着又把太子和元吉二人反叛的計策奏明了，索興又把太子歷來私通宮闈，強姦民婦，作踐人民，淫逼官妻的種種劣蹟，說了出來；又說臣兒倘有半句虛言，便教天誅地滅。」唐皇聽了，氣得他咆哮如雷，依唐皇的意思，連晚要把建成元吉二人，傳進宮來問罪。世民又奏說：「太子黨羽甚多，倏促之間，怕有禍變，待臣兒出宮去召集兵士，保護宮庭，再傳喚太子未遲。」當時秦王退出宮來，悄悄的四處召集兵馬，在宮門外四處埋伏着；又令府中參軍帶一支人馬，在太子府門外伺探着，若有人出入，便須在暗地裏擒住，莫驚動了太子。果然

不出秦王所料，這晚秦王在宮中和唐皇說的話，早有小黃門偷聽了去，告訴了張貴妃。張貴妃連夜打發黃門官到太子府中，去報信。那黃門官纔走到太子府門口，却被暗地裏埋伏着的兵士上去擒住，連夜送入秦王府去。秦王用嚴刑拷問，那黃門官便把太子如何與妃嬪們通姦，如何謀害秦王，又如何竊聽了消息，特打發他到太子府中去報信，一一招認出來。當夜便把這黃門官囚在府中，第二天一清早，秦王騎着馬，帶着三十個勇士，到玄武門去巡察了一周；見人馬在宮牆外駐紮得十分嚴密，便進宮去候着，停了一回，聖旨下來，傳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一班文武大臣進宮。最後又下旨傳喚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唐皇駕臨臨湖殿，那建成和元吉兩人，奉了聖旨，還不知道是什麼事體，便各各乘馬，隨帶十二名勇士，到臨湖殿來朝見父皇。他二人纔走到朝門，便有御林軍上前來，把十二個勇士扣住在門外，說萬歲有旨，太子入朝，不得隨帶護衛。元吉看了這情形，心中便有幾分疑惑，兩人騎着馬，進了宮門，在甬道上走着。元吉留心看時，見兩傍埋伏着兵士，看看走到殿門口，守門兵士，喝一聲下馬。建成正要下馬來，元吉上去向建成丟了一個眼色，建成心中也疑惑起來，祇聽得殿上一片聲喚，快宣太子和齊王上殿。元吉心知

不妙，忙撥轉馬頭，向門外逃去。太子見元吉逃出宮門去，他也轉身拍馬。在甬道上逃向朝門外去，正逃時，忽聽身後秦王的聲音，喝着建成站住，父皇有旨；接着耳傍呼呼的飛過三支箭來，最後一支却射中了太子的後心，建成祇喊了一聲啊喲！便身不由主的撞下馬來死了。那秦王丟下了太子，搶着太子的馬騎着，急急向宮門外去。追着元吉，看看追上，那元吉轉過身來，挽弓搭箭，颼颼颼的三支箭，逕對秦王面門上射來。秦王一低頭，避過箭鋒，依舊拍馬趕着。忽然前面橫路上衝出一個尉遲敬德來，手起刀落，把元吉砍死在馬下。二人見已除了大害，便並馬回朝。忽聽玄武門上，鼓聲如雷，即有飛馬報到，說太子手下兵馬二千人，圍攻玄武門甚急。秦王聽了，急把手中槍一舉，宮內伏兵齊起，大家跟着秦王向玄武門殺賊去。頓時喊聲如雷，箭如飛蝗，有幾枝箭落在唐皇御座前，裴寂急保護唐皇退入後殿去。蕭瑀和陳叔達二人，急急到唐皇跟前來跪奏道：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爲蕭牆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宜立爲太子，付以軍國大事，陛下可釋重負矣。唐皇聽了他二人的話，便說道：朕欲立秦王爲太子之心久矣，便草詔命尉遲敬德捧着詔書，到玄武門城樓上，高聲宣讀。

說建成已死，立世民爲太子，付以軍國大事。那班叛兵，聽說建成已死，便無鬪志，各各四散逃竄。世民回進宮來，哭倒在唐皇脚下。唐皇用好言撫慰，從此世民做了皇太子，移入東宮去居住。一面又替建成元吉二人發喪，靈柩過宣秋門，唐皇親自帶領建成元吉二人的舊臣，在柩前哭得十分傷心。世民上去把父皇扶進宮去，勸住了悲傷。從此唐皇便覺精神恍惚，心中鬱鬱不樂，便下詔傳位給太子，稱太宗皇帝，改年號爲貞觀。太上皇移居大安宮，太宗卽位，便拜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尙書左僕射，其餘宇文士及、封德彝、林如晦，都得了高官。又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到貞觀九年，太上皇崩於垂拱殿，廟號稱高祖。太宗皇帝把從前所有高祖得寵的妃嬪，一齊遷入別宮，又放三千宮女出宮。從此宮庭間便覺十分靜穆，祇有張尹二妃和建成元吉二人，內外行奸。太宗未卽太子位以前，暗暗的被張尹二妃在高祖跟前，日進讒言，害太宗受盡冤屈，這個讎恨，太宗心中刻刻不忘的；祇因張妃的兒子元亨，現封鄴悼王；尹妃的兒子元方，現封周王，都是年幼，太宗很是愛憐他，也便不忍傷害他的母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自來好色之徒，亦解鍾情，誠以淫從情生，情因淫著。建成太子，一生淫放，旣得彭夫人肌膚之

親，亦可已矣；但日與絕色美人夢中相對，花不解語，亦無情趣之可言，卒至暗渡陳倉者，不得不明修棧道，彭夫人亦死於太子鍾情之一念也。

建成宮庭之變，高祖優柔寡斷，有以召之也。從來功高者震主，矧秦王以骨肉之親，高祖既立太子，而又屢以嗣君之位餌世民，卒至一疑一懼，殺機動矣。一則失位而以身殉，一則得位而自殘骨肉，蕭牆之禍，其機甚微也。

秦王以久歷戰場，恆與國事，得房杜之賢爲之輔，而得成其大業。建成日伏宮庭，與妃嬪羣小相周旋，諂諛之辭，猥瑣之務，環繞左右，而器度日隘，功業日淺，一成一敗，有由來矣。

第二十八回 王將軍巧計殺主 魏丞相私訪遺孤

元亨元方兄弟二人，自幼和太宗十分親近，天真爛漫，太宗看他幼年弱弟，也很是顧憐他。但自從世民卽了皇帝位以後，張尹二妃退處別宮，母親愛子心切，祇怕受太宗的欺凌，便和郭婕妤商議。郭婕妤自承高祖臨幸以後，早年得子，便是徐康王元禮。這元禮年紀已有四十八歲，在弟兄輩居長，生性持重，太宗很是看重他。張尹二妃，便託郭婕妤把元亨元方兄弟二人，寄在徐康王府中，請

元禮保護管教着！誰知元禮有一個不成材的兒子名茂的，受封爲淮南王，他是元禮的長子，便另立府第。這淮南王却常來徐康王府中，和元亨元方二人盤桓着；有時騎馬射箭，有時蹴球擲梟，凡是奸暴邪僻的事體，都是淮南王引導他們的。這元亨元方二人，也漸漸跟着學壞了。他弟兄三人在府中，常常瞞着徐康王，和那班年輕的姬妾們通姦。那姬妾們祇貪他弟兄年經貌美，便也把倫常大禮，丟在腦後；日子久了，這淮南王漸漸的和府中的趙姬勾搭上了。這趙姬原也生有傾國傾城的姿色，是徐康王新納進府來的。和淮南王兩人，一見傾心，背着人偷偷摸摸的弄上了手，祇瞞了徐康王一個人的耳目。那元亨元方弟兄們見了，並不避忌，常在一處調笑取樂。這風聲傳播出去，那建成的幾個兒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也常常到徐康王府中來鬼混。徐康王看他們都是無父之兒，便也格外看顧他些。有一天正是盛夏的是候，徐康王午睡醒來，也不喚從人，獨自一人步到花園中去納涼，瞥眼見那大花廳上，這班王爺，每人擁着一個府中的姬妾，在那裏調笑戲弄，最惹眼的，見他兒子淮南王，懷中却擁抱了一個他最寵愛的趙姬。徐康王大喝一聲，這一班男女，各各抱頭竄去，獨有那淮南王站着不動。徐康王擄袖指

拳，要上去揪淮南王打時，那淮南王氣力極大，順手向他父親胸前推去，徐康王一個站腳不住，倒下地去，被椅子絆住了脚，那額角碰在柱子上。徐康王心中又氣又痛，胸口一陣痰湧，便昏迷過去。待清醒過來，自己身體睡在牀席上，睜眼看時，屋子裏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徐康王覺得口乾舌燥，意欲喝一杯水潤潤喉，直着聲兒嘶喚着，却不見有人走進屋來。自己掙紮着起來，一個眼昏，又倒下身暈過去了。停了許久時候，悠悠醒來，已是夜半，滿院子靜悄悄的，屋子裏也不點燈火，正萬籟無聲的時候，忽聽得隔房傳來一陣男女歡笑的聲音，徐康王留神聽時，分明是淮南王和趙姬在那裏做無恥的勾擋。徐康王一股氣湧上喉嚨口來，便也昏昏沉沉的睡去。好不容易捱到天明，祇見一個小奴婢，蹩進屋子來。徐康王喚住他，倒一杯水喝下，又命他去把淮南王喚來。眼巴巴的望了半天，纔見淮南王走進屋子來，遠遠的站着。徐康王顫着聲兒說道：你看俺父子一場份上，如今我病到這步田地，也該替我去喚一個醫官來醫治醫。那淮南王聽了，却冷冷的說道：爲王五十年，也心滿意足了，何必醫治，老而不死，反叫俺看了討厭。一句話氣得徐康王哇的吐出一口血來，又暈絕過去了。從此徐康王睡在牀上，奄奄一息，飢寒痛苦，也沒有人去照料他。這淮南王依

舊和元亨，元方承道，承德，一班荒淫的弟兄，在府中和一羣姬妾，尋歡作樂。那徐康王捱到第八日，上竟活活的餓死。這消息傳到太宗皇帝耳中，十分震怒！當即派司徒校尉，帶領御林軍，直入徐康王府，把一羣王爺細綁着，捉進宮去。太宗皇帝親自審問，淮南王無可抵賴，便一一招認。太宗吩咐打入西牢，第二天聖旨下來，把淮南王充軍到振州地方去。元亨、元方，怨他年幼無知，便永遠監禁在西牢中。獨有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五人，因他是叛逆之子，如今又做出這荒淫亂倫的事體來，二罪俱發，着司徒校尉，押赴南郊去斬首。宇文士及進宮去奏說：陛下如今殺建成之子，那元吉之子心中，恐怕且夕要做出叛逆的事體來，不如斬草除根，趁此把元吉的兒子一併捉來斬首，免却後患。太宗依奏，接着便去把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一齊綁赴校場行刑。那侯君集又開了一張東宮餘黨的名單一百多人，請太宗按名捕捉。還是尉遲敬德當殿竭力勸阻，說罪魁祇有二人，今已連後嗣一齊誅滅，不宜再事株連；倘追求不休，恐反激成禍亂。太宗皇帝便依奏下詔大赦，反把那東宮餘黨，揀幾個有才學的，加他的官，進他的爵。獨有那舊太子洗馬官名魏徵的，不肯受官。這魏徵是唐朝有

名的忠義之臣，他平日見高祖或太子有過失時，便盡言極諫。高祖和太子被他說得羞老成怒，要下詔殺他。他却毫不畏宿，依舊勸諫不休。因此高祖在日，見了魏徵，也有幾分害怕。後來做了建成太子的洗馬官，他見世民功高勢盛，便有壓倒東宮之勢，却暗暗的勸建成須早早下手，除去世民，免却日後之患。如今建成果然死在太宗手裏，他便逃回家鄉，隱居不仕。太宗皇帝却派人去四處尋訪，把個魏徵尋來。那魏徵入朝，見了太宗，長揖不拜。太宗喝問何得在先太子跟前，斥寡人爲奸險之徒，離間我兄弟？魏徵聽了，冷笑一聲說：「先太子若肯聽臣言，何至有今日之禍？先太子秉性拙直，不如陛下之善於逢迎取巧，能得人心。然直者爲君子，巧者爲小人，竊爲陛下不取也！」太宗見魏徵直斥他是小人，不覺勃然大怒，說道：「汝說寡人逢迎取巧，有何憑證，快快說來。若有半點差池，休怨寡人辣手。」那魏徵不慌不忙的說道：「陛下殺死先太子以後，深恐太上皇加罪於陛下，陛下在延德宮見太上皇之時，正當盛暑，太上皇坐在東軒，開胸納涼。陛下跪在太上皇膝前，太上皇祇說得一句骨肉相殘，可恨可悲！陛下無言可對，祇以口吮着太上皇乳頭，假作悲泣，這便是逢迎取巧之道。這情形陛下猶記得否？」魏徵話纔說完，字文士及接着說道：「先太子今已無道伏誅，萬歲神聖。」

聰明，誰不敬服，汝何得當殿無禮？魏徵大聲說道：昔管仲爲子糾臣，曾射桓公中鉤，今臣僅爲先太子分辯了幾句，何得謂臣無禮？太宗見魏徵如此剛直，卽轉怒爲喜，忙以好言撫慰，卽下旨與王珪同領諫議大夫之職，以後如遇有朕不德之事，許汝盡言極諫，當卽退朝回宮。接着便有侯君集進宮來請見，太宗在書房召見，問有何要事。侯君集當卽從衣袖中獻上一封密書來，太宗接在手中看時，原來是廬江王瑗，寄與先太子建成的密書。信上面的話，是唆使建成元吉二人，速速謀害太宗的話。太宗看了大怒說道：此人不可不除。侯君集奏說：陛下不如着人去悄悄的把廬江王喚進京來，再明正其罪。太宗便打發通事舍人崔敦禮，捧着詔書，馳赴幽州，見了廬江王，祇說太宗有要事相商，速卽入朝。那廬江王自己做下虧心事，終覺心中不安。他一面安置下崔敦禮，一面退入府中，忙去召王將軍進府來商議。這廬江王瑗，原是太祖的孫子，高祖的從弟，太宗的從叔，依例得封王爵。從前曾逢高祖之命，與趙郡王孝恭，合力征討蕭銑，又調洛州總管。因劉黑闥勢大，不能安守，便棄城西走。高祖改任瑗爲幽州都督，又慮瑗才不能勝任，特令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幫助他看守城池。這王君廓原是一名大盜，勇猛絕倫，投降唐朝以後，頗有戰功。廬江王依他爲心腹，把妹子嫁

與王將軍，原是聯絡交情的意思。從此廬江王遇有機密事體，便與王將軍商議。如今見太宗召他入朝，便也去把王將軍喚進府來商量着。在廬江王的意思，從前自己是反對太宗的，曾有信札和先太子來往着，說着謀害太宗的事體。如今太宗忽然來召喚，怕是舊案重翻，當下便把這個意思，和王將軍說了。誰知王將軍聽了廬江王的話，心中忽然變了主意，當下便說道：「當今皇上，居心叵測，事變之來，原不可料；但大王爲國家宗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萬不能輕易入朝。大王如決欲入朝，恐不能免禍。廬江王原存着滿肚子疑心，如今聽了王將軍的話，便憤然作色道：「事已至此，我不能坐以待斃，我計已決矣。當即傳下命去，把崔敦禮拘禁起來，起兵爲先太子報讎。一面召北燕州刺史王詵，合兵一處，共主軍事。當有兵曹參軍王利涉，在一傍勸諫着說道：「王今未奉詔敕，擅發大兵，明明是造反。諸刺史若不遵王令，王便立蒙其害。臣今有一計，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皆失職爲民，不無怨望。大王若傳檄山東，許他悉復舊職，他們必願効馳驅。一面再令王詵，外連突厥，從太原南趨蒲絳，大王自率大兵，直驅關內，兩下合勢，不出旬月，中原可定矣。廬江王聽了甚喜，當即與王君廓商議。王將軍道：「利涉之言，未免迂遠，試思大王已拘禁朝使，朝廷旦夕必發兵東來，如

今大王尙欲傳檄山東，北連突厥，祇恐急迫不及待矣。臣意乘朝廷大兵未至之時，卽出兵西攻，乘其不備，或可成功。末將願率一旅之師，爲大王前驅。廬江王聽了王將軍的話，信以爲真，便道：我今以性命託公，內外各兵，都付公調度便了。當卽將兵符印信，一齊交與王將軍。王將軍接了印信，匆勿出府。王利涉得知了這個消息，急急趕進府去，對廬江王說道：王將軍性情反覆，萬不可靠。大王宜將兵權交與王詵，不可委託王將軍。廬江王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正疑惑不決的時候，忽有人報進府來。說王將軍用兵符調動大軍，誘去王詵，已將王詵殺死。廬江王頓足嘆息，連說我中了奸計也。正慌張的時候，又連連報進府來，說朝使崔敦禮，已由君廓從獄中放出，滿城貼着告示，說廬江王謀反，欲進府來擒捉大王呢。廬江王聽了，嚇得他魂不附體，回頭看王利涉時，已不在左右了。廬江王轉心想，自己與王將軍是郎舅至親，決不忍心至此，待我親自責問他去。便喚備馬，廬江王披甲上馬，帶領親兵數百人，疾馳出府，在府門口恰巧遇到王將軍。廬江王正要開口，忽見王將軍大聲向衆兵十說道：李瑗與王詵謀反，拘禁使臣，擅發兵馬。如今王詵已伏誅，爾等何不一併擒了李瑗，立此大功。說話未了，那數百親兵，一齊散去，祇留下廬江王一人一騎，正要轉身逃進府去。王將

軍大喝快把這反賊拉下馬來，富有衆兵士上前去，把廬江王團團圍住，有十多個人上去，把廬江王橫拖豎拽的從馬上拉下地來，反綁着擁進王君廓營中去。王君廓高坐在帳上，把廬江王拖至面前，廬江王罵不絕口。王將軍一言不發，吩咐把廬江王在帳前活活的絞死，當即割下首級，交與崔敦禮帶回京師去。太宗下旨，把廬江王廢爲庶人，陸君廓爲幽州都督。這事傳在諫議大夫魏徵耳中，心中十分不安，便去朝見太宗，說先太子初死，人心未靖，朝廷宜坦示大公，不再株求，方可免却大禍。太宗依奏，便着魏徵去宣慰山東一帶，許他便宜行事。魏徵奉了聖旨，向山東進發，在半路上遇到先太子千牛官李志安，先齊王護軍官李思行二人，被地方捉住，打入囚籠，押送京師。恰巧與魏徵遇見。那李志安和李思行二人，是認識魏徵的，當即在囚籠中大聲呼救。魏徵忙吩咐留下二人，對押解官說道：皇上已有詔書在此，所有前東宮齊府的餘黨，概不按問，如今若再將二李囚解入京，是赦書反成虛文了。當即把二李解放，自己修了一道奏本，交押解官送進京師去。太宗說他有識，傳旨獎許！一面再降諭旨，自後凡事連東宮齊府及廬江王瑗的，概不準告許，違令者反坐。誰知這魏徵巡查到山東地界，又查出一樁秘密案件來了。這時魏徵行轅，駐紮在草橋驛地方，這

草橋驛；原是荒涼的所在，地面上祇住着二三十家村人農戶，魏徵原要訪問民間疾苦，來到這冷僻的地方，忽見一清早差官從門外揪進一個鄉婦來。那鄉婦手中抱着一個纔吃乳的孩兒，差官手中捧着一襲袞衣，到魏徵跟前跪倒。差官呈上那襲袞衣來，魏徵細細翻看，見衣領後面有齊王府督造幾個字樣。魏徵便問差官，這袞衣從何處得來的？那差官指着那鄉婦說道：小人清早從這鄉婦家門口走過，見他家屋簷頭，晒着這件袞衣，小人疑心這袞衣，祇京師地面王府中有，如何鄉間也有此衣；當即進門去查問，果然衣領上有齊王府督造字樣，小人便追問這鄉婦是何等人家，丈夫作何生理，這袞衣是何處得來的？這鄉婦見小人查問，便露出慌張的樣子來。小人再三追問，他總是不肯回答，正在這時候，忽聽得隔房有小兒啼哭的聲音；這婦人聽得小兒啼哭，愈加顯露出驚惶樣子來，當即三脚兩步，搶進隔房去。小人便在外房候着他，半晌不見婦人出來，那小兒的哭聲愈厲害了。小人便隔着門縫望去，祇見這婦人手中抱着小兒，手忙腳亂的，正在屋子四下裏找地方藏起來，是小人心中疑惑，便搶進房去，把他小兒奪住，又查問他這孩兒是否親生兒子，你丈夫現在何處？誰知這婦人被小人追問得利害，便說這孩兒不是他親生的，他是沒有丈夫的，他

是一個未出閣的閨女呢。小人見案情離奇，便帶他進府來，求大人親自審問。那差官說完了話，便退後幾步站着。魏徵喚這鄉婦上前來看時，雖說亂頭粗服，但看他皮膚白淨，眉目秀麗，決非久住在鄉間的女子。魏徵心如有異，當即喝退左右，把這女子帶進內書房去，先用好言安慰他，又和言悅色的探問他，這小孩和袞衣的來處。起初這女子抵死不肯說，魏徵說自己是皇帝派下來的宣慰使，一切事體都可以替皇上做得主，又從前做過太子洗馬，凡有與先太子有關的案件，總是幫着超免的。那婦人聽到這句話，總慢慢的說出來，自己原是從前齊王府中，楊妃身邊的一個侍女，名喚采蘋，這孩兒是楊妃生的，也便是齊王的血統。可憐他生下地來，不上三個月，禍便發了！楊妃祇生了這一塊肉，知道將來小性命不保的，當晚打發一個內官，拿了路費，保護着婢子，帶了這小兒，逃到山東地界來，假扮着鄉婦，在這草橋驛荒僻的地方住下。這一件袞衣，原是楊妃當時交給婢子，裹着這小王子的身體拿出來的。那時楊妃還說：天可見憐，俺母子有重見之日，便拿這件袞衣爲憑據。因此婢子不敢把這袞衣丟去，如今住在這偏僻地方，料想是皇上耳目所不及的，是婢子一時胆大，拿出這袞衣來，在陽光中晒着，不想巧巧被大人府中的差官查見了，如今案情已破，

婢子原是罪該萬死，祇是當初楊妃把這小王子託付婢子的時候，曾向婢子下過跪來，說不論如何千辛萬苦，纔要保全這小王子的性命，使齊王不絕後代。如今婢子給大人叩頭，大人拿婢子去千刀萬剮，都是甘心的，祇求大人看在楊妃的面面上，保全這位小王子的性命罷！這侍女說罷，滿面流着淚，爬在地下不住的叩着頭。魏徵看了，心中不覺感動起來，說一個無知女兒，尙知忠心故主，我枉爲朝廷大臣，豈不能庇一王子，當時他便打定主意，要保護這王子的性命，將這侍女和王子收養在內宅裏。又問那保護他出來的內官，如今到何處去了？這侍女說：已在一個月前得急病亡故了。魏徵又吩咐那差官，不許在外面胡說，如有漏洩風聲，便當處以重刑。因此魏徵內衙裏留養着這位王子，外間絕沒有人知道。魏徵在山東一帶地方宣慰，直到這年冬天，纔回京師。太宗依了魏徵的奏章，又召還先太子黨羽王珪、韋瑱、杜淹，同爲諫議大夫，下詔令馮翊爲立薛萬徹等都得歸里，一時人心大定，內外都安。獨有魏徵府中，收養着這位小王子，一時不好與太宗說得，後來暗地裏打聽這小王子的母親楊妃，已被太宗收入後宮去封了貴妃，得太宗萬分的寵幸，原來這楊妃，是元吉在世時候，新納的妃子，年紀祇有二十四歲，生成花玉精神，冰雪聰明。元吉所寵幸的二

十多位妃子中，祇有這楊妃知書識字，能吟詩作賦，元吉便十分寵愛他。逃進府去，在第三年上，便生下這個小王子，取名承忠。這承忠面貌酷像他母親，看是又美麗，又聰明，王妃兩人十分珍愛。誰知好事多磨，霹靂一聲，元吉被殺死在玄武門，信息傳來，楊妃痛不欲生，他在闔府慌張的時候，打發侍女和內官二人，帶着小王子，從後院爬牆逃出。這時看看府中，一霎時鴉飛鵲亂，獨有楊妃却胸中橫着一死殉節的念頭，便也十分鎮靜，孤淒淒的一個人守在房中，正要乘人不備，尋個自盡。忽然黃門官傳出一道皇后的懿旨，來接楊妃進宮去。楊妃再三辭謝，那黃門官不許，立逼着楊妃坐着宮中的香車，送進宮去。長孫皇后見了，拉住楊妃的手，再三撫慰着。原來這楊妃和長孫皇后本是親戚，長孫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時候，楊妃也常常進府去探望，兩人十分親愛，同起同坐，望去好似姊妹一般。那時見了秦王，也不十分避忌，秦王心中常常想着，這樣一位絕色美女，他日不知落在誰人手中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從來開創之主，千辛萬苦，皇席未安，而蕭牆之禍已作。此由於內寵過多，子息日繁，逸居飽食，日惟祿位是爭。太祖生子二十二人，世民一人登位，而弟兄子姪，均年嚙類，堅室之禍，豈不甚

慘！

逢迎取巧，能得人心，此實千古奸雄之薪傳。若輩以退爲進，外似仁義，而內實險惡，率直者當之，鮮有不遭失敗。建成之放縱自姿，固不足訓，而世民之欲擒故縱，骨肉相殘，其人格實不堪問。魏徵直揭其奸，是以快人快事。

草橋驛巧遇王子，曲折寫來，哀艷動人，歷史小說最不易生色者，以無家庭細故，點綴其間。今本書所述，皆閨闈瑣屑，而處處又夾歷史線索，是難能而可貴者也。

第二十九回 恩情纏綿楊妃失節 宮闈幽秘裴氏送兒

楊妃的美貌，任你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也要動心的，何況太宗皇帝，是一個蓋世英雄，自來英雄沒有不好色的。長孫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時候，楊妃常常在府中走動，世民每見了楊妃，總是十分殷勤。在世民的意思，原要博美人的歡心，但這楊妃却總是凜凜不可侵犯的神色。世民心中雖是十分愛慕，無奈這美人兒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使你近身不得，好似一樹玫瑰花，滿枝兒長着刺，使你攀折不得。他和長孫皇后說笑着，却又是嫉媚纏綿，嬌憨可憐；因此長孫皇后十分歡喜他，常常

留他在閨闈中說笑解悶。這楊妃又常對長孫皇后說着自己的心事，他說天下最難得的是多情
人，一個女孩兒，輕易不可失身在富貴公子手裏，惟天下富貴中人，最是無情。後來楊氏被齊王元
吉娶去做妃子，長孫皇后見了面，常常笑他，說妹妹不願失身在富貴公子手中，却又如何做了俺
四王爺的妃子；況且這四王爺的面貌，又最是醜陋不過的，但這齊王自從得了楊妃以後，便打疊
起萬般溫柔，把個楊妃出奇的寵愛起來。這楊妃在齊王的姬妾中，原是年紀最輕，面貌最美，齊王
便寵以專房，從此便一雙兩好的，和楊妃守在一處，寸步不離，在外面荒淫橫暴的舉動，也統統改
換，竟成了一位溫柔多情的男子。楊妃見齊王在他身上如此鍾情，也使心滿意足，把自己多年藏
在心底裏的一片柔情，也禁不住勾引出來，兩相憐愛着。誰知大禍臨頭，齊王竟遭亂兵殺死，在楊
妃那時痛不欲生，已拚尋一短見，追隨齊王於地下。那長孫皇后一聽說齊王已死在玄武門，太宗
又要派兵到齊王府中去查抄，知道楊妃和齊王正在恩愛頭上，聽了這個惡消息，也不知道要悲
痛到如何地步。再楊妃是一位嬌柔的美人，眼看着兵士們到府中去查抄，豈不要把這美人驚懷
了；因此忙打發黃門官去把楊妃接進宮來，用好言勸慰着，又備了豐美的筵席，邀着宮中的妃嬪

陪伴着他，勸酒壓驚。那陰妃，王嬪，燕妃，韋妃，楊美人，楊婕妤，都是太宗寵愛的妃嬪，大家都來輪流把盞，好言相勸。內中又是一個燕妃，他長着嬌小身材，說話兒甜甜蜜蜜的，叫人聽了消愁解悶。他和楊妃格外的親熱，拉着楊妃到他屋子裏去，同起同臥，又打疊起千言萬語來勸他。楊妃被衆妃嬪，你一言我一語的，解勸得悲傷的心思，也減輕了幾分，看看妃嬪們都和他親熱，他也不好意思冷淡了人，少不得也要敷衍幾句說話，因此漸漸把他覓死的念頭打消了。又想自己還有一個小王子流落在外面，不知生死如何，自己倘然尋了短見，他日小王子長大起來，我母子二人永無見面之日，豈不害他做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細細一想，祇得暫抑悲懷，偷生人世，圖一個母子見面之日。他打定了主意，便和長孫皇后說明，若要他住在宮中，須依他四件事體：第一件是要另外收拾起一座宮院，撥八名宮娥，八名小黃門服侍着他。第二件是他住在宮中，起居自由，無論喜慶事體，不隨妃嬪朝參皇帝。第三件是須在宮院中設一齊王靈座，許楊妃早晚拈香禮拜。第四件是不論何時，可以出宮。這四個條件，長孫皇后當即與太宗皇帝商量。太宗聽說楊妃肯住在宮中，便一一答應。當時撥一座迎紫宮給楊妃住下，這楊妃住在裏面，淡粧素服，早晚在齊王靈座前焚香。

祝禱，禱告齊王的神靈，默佑着小王子在外面身體康健，無災無難，母子得早日相見。那太宗雖不得和楊妃見面，但心中却念念不忘，每日打發宮娥，拿名花異菓，送進迎紫宮去，在齊王靈座前供養。那楊妃却跪在靈座前，代已死的齊王叩謝聖恩。每遇到春秋佳節，楊妃雖不出宮來朝賀；但太宗每賞賜妃嬪花粉珍寶，也照樣賞賜楊妃一份；賞賜楊妃的一份禮物，却與賞賜皇后的一般豐厚。那楊妃得了這一份禮物，却謝也不謝，淡淡的吩咐宮娥收下了。每次皇帝賞賜他的衣服珍玩，他眼睛一覷也不覷，祇冷冷的丟在一傍，永遠不服用他。楊妃穿的用的，依舊是從前在齊王府中穿過的幾件舊衣，用過的幾件舊物，雖穿到破爛，也不肯丟去，非得皇后和妃嬪送他的物件，他纔肯收用。這情形傳在太宗皇帝耳中，太宗嘆着氣說道：這纔是清潔多情的美人呢！楊妃在宮中住下了一年多工夫，太宗在暗地裏用盡心計，拿許多奇珍異寶去賞給楊妃，楊妃得了賞賜，總是淡淡的，從不說一句感激的話。太宗也無可如何，祇在背地裏說道：齊王一生淫暴，如今反得這美人替他守節，這真是各有緣法，無可勉強的。看看到了新年元旦，宮中大小妃嬪，都打扮的花枝招展似的，到皇帝皇后跟前去朝賀。獨有這楊妃却依舊一步不出宮門，守着齊王的靈座，終日淌眼抹

淚的傷心不住！他祇在第二天悄悄的到皇后宮中去拜年，略坐了一坐，便回宮去。到元宵的這一天，忽然日本國遣使臣來朝貢，有四百六十件貢品，裏面有鮫綃宮帳兩頂，是南海中鮫魚吐的絲織成的，薄得和蛛網一般，拿在手中不滿一握，抖開來却是很大，掛在牀上，裏外光明，異香撲鼻。太宗皇帝看了歡喜，便吩咐收入後宮，一頂賜與皇后，一頂却賜與楊妃。從來宮中賞賜，沒有人敢與皇后相同的，如今楊妃得了與皇后一樣的鮫綃帳，滿宮中人都替楊妃歡喜。那楊妃見皇帝如此深恩待他，反覺滿面羞慚。這鮫綃帳送進宮來，那班宮娥一力攛掇他掛起，說萬歲爺屢次賞賜娘娘貴重品物，終不見娘娘收用；如今這鮫綃帳，是希世之寶，除正宮外祇賞賜娘娘一人，這真是萬歲的深恩，娘娘若再不把這頂鮫綃帳掛起，給萬歲爺知道了，娘娘不領萬歲爺的情，豈不要觸怒聖上。萬歲爺動了怒，娘娘也不當穩便的，你一句我一句，把個楊妃說得沒了主意。大家見楊妃心思活動了，便七手八脚的替他，把這頂鮫綃帳掛起，看看又到了齊王的死忌日，早幾天，楊妃因記念齊王，悄悄的在齊王靈座前哭過幾次。到了這一天，太宗皇帝下詔，在太極殿用八十一個高僧高道，追薦齊王。又送進一桌豐富的素席來，在齊王靈座前祭奠。這一來楊妃略覺安心，他一清早

起來，全身素粧，着宮娥扶着到太極殿去拜過神；又回宮來哭拜着齊王的靈座，孤淒淒一個人守在靈座前，正傷心的時候，忽見小黃門飛也似搶進宮來，報說萬歲駕到，宮娥扶着楊妃在靈幃裏面跪着接駕，院子裏一陣靴聲橐橐，走到靈座前站住，滿屋子靜悄悄的，祇聽得那禮官贊着禮，皇上拈過香，便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哭引得楊妃也忍不住在孝幃中嚶嚶啜泣，太宗皇帝哭了多時，左右侍從，上前來勸住，宮娥上去服侍洗臉漱口已畢。太宗便退出外室，傳諭請楊妃出見。這楊妃當初因齊王死在太宗手裏，把個太宗恨入切骨，如今住在宮中，見太宗柔情密意的待他，任你如何冷淡，那太宗總是一盆火似的向着他，這一年以來，不由得這楊妃把心腸慢慢的放軟來；如今又見這位萬歲爺，在齊王靈座前哭得如此淒涼，口口聲聲喚着皇弟。楊妃心想，却不料這皇上如此重手足之情，又怨齊王在世時候，太無兄弟之情，一味結黨營私，和皇上作對。齊王雖說死得可憐，却也咎由自取；他想到這裏，把悲傷齊王之念，漸漸化作怨恨齊王之心。如今聽說皇上又宣召他去相見，他又怕違拗了聖旨，使皇上動怒，便略略整理，拭去了粉腮上淚痕，四個宮女簇擁着走到前殿，祇因楊妃聲明在先，見了皇帝不朝參的。當時便對太宗低低稟，太宗吩咐賜坐，問了幾

句妃子近來身體如何？楊妃答謝過以後，接着太宗又說：當初齊王在日，俺弟兄在一起東征西殺，原是十分和睦的，後來祇因受了先太子的哄騙，竟做出這大逆不道的事體來。當時朕奉了父皇之命，捕捉齊王，朕原欲放他一條生路，却不料被尉遲將軍，在亂兵中殺死了。朕至今想起骨肉之情，令人十分痛心！太宗說到這裏，不住的拿龍袖抹着眼淚。楊妃的粉腮上，也止不住掛下淚珠來。左右站着的宮監宮娥，見皇上和楊妃對泣着，便送上手絹來，請皇上和楊妃抹乾了眼淚。接着太宗又說道：我這皇弟，他千不該，萬不該，和妃子千恩萬愛，便輕輕的丟開手去做這叛逆的事體，自取殺身之禍，如今丟下妃子一個人，冷清清的守着節，妃子原可以對得起皇弟，俺皇弟丟下了妃子，度着這孤苦歲月，實在是齊王對不起妃子了。幾句話打動了楊妃的愁腸，可憐楊妃忍不住嗚咽咽的哭成一個淚人兒模樣。太宗又着意勸慰了幾句，起身出宮去了。這楊妃回進房去，把太宗的話細細的咀嚼了一回，覺得太宗竟是一位多情天子。他如此供養着我，還句句憐惜着我，說也奇怪，自從楊妃改了心思以後，每到清夜夢醒的時候，那鮫綃帳上，度出一縷一縷的幽香來。楊妃眼中見着這鮫綃帳，便想起太宗的恩情，止不住心頭微微的跳動。一個青春嫵婦，當此良夜懷

恩，舊愛新情，一齊湧上心頭，在錦衾中轉側着，教他一寸芳心，如何安排得下。這多情天子，從此便出奇的憐惜起來，香花供養，錦繡點綴。楊妃一向矜持，到此實再難抵抗。皇上頻賜恩義，他祇得一件一件的領受着。太宗怕楊妃深宮淒寂，又打發一隊舞女來，早晚歌舞着，爲楊妃解悶。有時太宗竟和長孫皇后，親自到迎紫宮中來，和楊妃說笑着，慰他的寂寞。楊妃深感皇帝的厚意，見了太宗也不似從前的嚴冷，一般的有說有笑了。太宗又體貼楊妃的心意，下詔給齊王在太極殿西面造一座祠廟，廟中專供着齊王的靈座。那祠廟建造得富麗堂皇，楊妃看了，心下又是萬分感激！這三年喪服已滿，迎紫宮中撤去了齊王的靈座，楊妃換上吉服，越顯得嬌艷美麗。太宗皇帝越看越愛，從此一縷癡情，却纏住在迎紫宮裏，覷空便進宮來找楊妃談笑。這楊妃受着太宗如此寵愛，他一寸芳心，從此也被太宗的聲音笑貌拈據住了。他終日寂處深宮，嘴裏雖不說什麼，心中却念念不忘這位多情的天子。太宗偶然有一天不到迎紫宮來，楊妃心中便好似丟了什麼愛物兒一般，坐也不定，食也無味，魂夢也不安。一待到聽得宮外小黃門喊喝道的聲兒，楊妃便不覺柳眉輕舒，桃腮凝笑。他宮中的宮娥和小黃門，看了這情形，沒有一個不抿着嘴在背地裏匿笑的。楊妃是

奉旨不朝參皇上的，因此太宗進得宮來，祇有宮娥出來迎接着，領着直走進內院去。纔見楊妃倚在軟簾下，一手撫着雲鬢，含着笑，在房門口迎候着。太宗搶步上前，兩人低低的說笑着，肩並着肩兒，走進屋子裏去了。那隨侍的宮娥，見此情形，便一齊退出到廊下去守候着。祇聽得人語細細，跟着一縷沉烟，從紗窗中輕輕的盪漾着出來，半晌半晌，聽得屋中，啜的一聲金鐘響，兩個宮娥，揭着繡簾，走進屋子去，獻上茶湯。皇上和楊妃相對飲着，他兩人每天如此靜悄悄的對坐着，直到東窗日落，楊妃再三催促着，太宗纔依依不捨的退出宮去。人非木石，太宗這樣子的幽情密意，用在楊妃身上，豈有不感激之理。因此太宗再三勸慰着，到最末一次，楊妃便忍不住把自己身子，許給了太宗。但他究非尋常女子，不是苟且可以圖得歡娛的。太宗件件依了楊妃的意思，一面給齊王發喪，改葬在高陵，下詔追封齊王爲海陵郡王，楊妃在早幾天，遷出宮去，寄住在母家。再由太宗下詔，納楊妃爲淑妃，打掃起延慶宮，做楊妃的寢宮。楊妃進宮的這一天，滿朝文武，齊集太極殿朝賀，在西偏殿賜百官筵宴。楊妃進宮，按着大禮，朝參過皇上皇后，口稱臣妾，又稱願吾皇皇后萬歲千秋。太宗坐在殿上，見楊妃嫋嫋婷婷的拜下丹墀去，止不住心中萬分歡悅！當賜內外臣工，宮中妃嬪，

黃金彩緞。那妃嬪得了賞，都到楊妃跟前來謝恩。當下宮裏宮外，掛着燈綵，照耀得內外通明。宮中七日七夜的歌舞，人人歡喜快樂。太宗在楊妃身上，足足下了三年的苦心，纔得有今日的深憐熱愛。看着這千嬌百媚的楊妃，早已把六宮粉黛，棄如糞土。太宗每天除坐朝下來，到正宮裏去略坐一回，便向延慶宮中一攢，任那三千宮娃，從早望到晚，到晚望到早，休想望得萬歲來臨，幸千恩萬愛，都是楊妃一個人承受着。但楊妃受着太宗如此寵愛，却不露半點輕狂，依舊是很恭敬的事奉着皇后，很和氣的待遇着宮嬪。楊妃最愛的是吹笙，他進宮來，隨帶着一枝玉笙，低低的吹着，婉轉悠揚，令人意遠。太宗也最愛聽楊妃吹笙，兩人常常焚香靜坐，月下聽笙。選那善歌的宮女，依着聲調歌去，每到動聽的時候，太宗和楊妃便相視一笑，這情形脫却宮庭排場，却宛似民間夫婦。有一天正是中秋良夜，楊妃坐在太宗肩下，又對着一輪明月，吹起笙來。太宗正聽到出神的時候，忽見楊妃丟下了笙，低着頸子，在那裏拭淚！太宗看了詫異，忙上去樓着楊妃的纖腰，溫存慰問。在太宗的意思，認是楊妃見景懷人，又在那裏想念齊王了。誰知楊妃心中，却全不是這件事體，原來他心中記念的是他親生的兒子，便是逃亡在外的小王子承忠。那承忠生下地來，面貌和他母親相似，

真是玉雪可念，生性又十分聰明。楊妃每到煩悶的時候，便把承忠抱在懷裏逗弄着，這纔下地的小孩，便知道對着他母親，憨孜孜的笑，終日也沒有哭吵的時候，偶爾有時吵嚷起來，祇須他母親拿着玉笙，吹這麼兩三聲，這小王子便住了哭，睜大了眼睛，撐大了嘴，怔怔的聽着。如今楊妃在太宗皇帝跟前，吹着玉笙，便陡的想起他懷抱中的孩兒來。想當年闔府慌亂的時候，把這二尺長的小孩，匆忙中拿齊王的袞衣包裹着，交給那宮女，從後院爬牆逃去。如今飄流在外，一別三載，小小孩兒，使他冒着風霜雨雪，到如今消息杳如，不知道這條小性命，能不能保得住在人間。楊妃想到這裏，忍不住吊下淚來，任太宗皇帝百般慰問着，楊妃終不敢把這實情說出來。當時齊王留下來的五個兒子，承業，承鸞，承獎，承裕，承度，均被太宗皇帝殺死，如今祇留下這小小承忠，承接着齊王的後，倘然給太宗知道了，下一個斬草除根的辣手，把這承忠去搜尋了來，一併殺死，豈不是斷絕了齊王的後代，也好似挖去了楊妃的心頭肉；因此一任太宗如何慰問，楊妃總不肯說實話，祇把別的說話掩飾了過去。其實楊妃卻不知道他這塊心頭之肉，早已被丞相魏徵，在草橋驛搜尋到了，連那宮女，一塊兒收養在丞相府中，已是兩年了。這小王子雖祇有四歲年紀，却也有大人的志

氣在丞相府中，跟着一班公子學說話，學禮節，很有成人的模樣。魏徵的夫人裴氏，十分寵愛這個小王子，又可憐他是一個無父的孤兒，便常對魏丞相說：『早早把這王子送還他母親，使他母子得早日見面。』魏丞相總搖着頭說：『尚非其時，直到太宗皇帝明詔納楊妃爲淑妃以後，魏丞相纔吩咐把這王子送進宮去。』夫人裴氏問他是什麼意思？魏丞相說：『昔日楊妃雖在宮中，但名分未定，猶是齊王之妃，設一旦忤了皇上，變愛成讎，若把這小王子送進宮去，不但楊妃性命不保，便是這小王子，因他是齊王的種子，怕這條小性命更是難保呢。如今皇上既明詔娶了楊妃，莫說新寵恩深，皇上看在新妃子面上，饒了這條小性命，怕因愛屋及烏，皇上更把這小王子多痛憐些呢。』裴氏聽丈夫的主意不錯，便上了一道奏章，丞相夫人求入宮覲見新貴妃。皇上下手詔，準於三月三日覲見。當時裴氏得了詔書，便把這小王子打扮舒齊，依舊用那袞衣包裹着，使舊時的宮女抱着他，坐着二輛輕車，推進宮來。楊淑妃便在延慶宮正屋中延見裴氏，上去行過大禮。楊妃命宮娥引導着內院看座。裴氏坐定，便請楊妃屏退左右，說小兒隨來覲見，祇因年幼怕羞，請娘娘屏去左右。那楊妃聽了，便吩咐屋中宮娥，一齊退出院子去，祇見一個丫鬟，抱着一位小公子，走進屋來。楊妃一眼見

了這丫鬟，便不覺怔怔的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楊妃初入宮庭，毀粧深居，幃燈嫠婦，豈不貞烈。然殉節事易，守節事難，移之以歲月，動之以恩愛，鮮有不冰銷雪解而顛倒於新主之前者，情也，亦勢也。故守節爲一時之情感作用，決不能期之於永久。

自來帝皇之用情，莫不盡其巧取豪奪之能事。若太宗之於楊妃，情長心苦，待之以歲月，感之以精誠，是直人間情種。作者能曲折描寫出之，尤非情場過來人莫辦。楊妃身事太宗，猶能爲前主爭光泉壤，爲遺子保全生命，實女中丈夫，不得以尋常失節婦繩之也。

第三十回 天子風流姪配嬪 東宮橫暴奴私主

那裴氏帶着宮女和小王子，進宮去覲見楊妃。楊妃一眼便認出那抱小公子的丫鬟，便是當年保護着承忠，從齊王府中逃出去的那個宮娥。又看那裹着孩子身體的一件衣服，却是當年齊王的袞初。看袞衣裏的孩兒，長得越是白淨秀美。這幾天楊妃正想得他兒子利害，現在果得見面。楊妃

喜出望外！忙離開座兒，伸手把這孩兒搶在懷裏，低低的說道：我的心肝，幾乎把你娘想死了！接着那宮娥伏在楊妃的膝下，細細的把別後的情形說着；說那內監，如何在半路上得了急病身死；又如何草草驛遇魏丞相的差官，破露真情；如何由魏丞相帶進京來，養在內衙裏兩年工夫。楊妃聽了，便向裴氏禱祈說：夫人如此好心，便是齊王在天之靈，也感激丞相和夫人二人的，慌得裴氏忙忙還禮不迭。楊氏便依舊把這小王子，交給宮女看養。這延慶宮中，一般的有亭臺樓閣，花草樹木，地方甚大，藏着這一個四歲的小孩，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那宮中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幫着楊妃的，誰肯去揭破他的秘密。因此楊妃在太宗皇帝跟前，依舊瞞得鐵桶相似。不料太宗皇帝，和楊妃幾度歡愛，便在楊妃腹內，留下了一個龍種，十月滿足，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王子來，取名明。太宗看了，十分歡喜，又格外把個楊妃寵上天去，因為要得楊妃的歡心，把這乳頭上的孩兒，便封他做曹王。乳母抱着他在宮中來來去去，都用那王的儀仗，前後簇擁着。楊妃看了，果然歡喜！誰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楊妃一邊新生了一個王子，心中正覺喜歡，一邊那藏在宮中的小王子承忠，忽然出了一身痘子死了。楊妃見斷了齊王的種，心中痛如刀割，在背地裏哭了幾場，瞞着太宗，悄

怕的在後園埋葬着楊妃，便推說有病常常躲在帳中哭泣。太宗見楊妃鬱鬱不樂的樣子，便親自事奉湯藥，在林榻前說笑陪伴着，無奈這楊妃悲傷在心裏，一時如何解放得開。誰知那正宮長孫皇后，忽然也得了重症，太醫院天天珍脈調治，終是無用，在三十六歲這一年的冬天死了。太宗皇帝這時，雖寵愛楊妃，但如皇后是患難夫妻，一旦分手，心中也萬分悲痛。這長孫皇后，在史書上原是一位賢德的女子，他母家是河南洛陽人，他祖宗原是魏朝拓拔氏的子孫，後來是宗室的長房，所以改稱長孫。皇后的父親名晟，字季涉，在隋朝時候做左饒衛將軍。這時唐高祖李淵的夫人竇氏，跟着丈夫去征代突厥，竇氏親把大義去勸化突厥女子。季涉的哥哥長孫熾，便勸季涉把女兒去嫁給世民，他說如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媾。長孫后嫁到李家去，做新娘纔滿月，回娘家來，住在東屋裏；這時有他舅父高士廉的愛妾，住在西屋裏，在半夜時候，祇見有一匹大馬，約二丈高，站在東屋的窗外，忙去告訴高士廉知道，合家驚慌起來。長孫季涉去卜了一個卦，是遇坤之泰。那卜卦的人說道：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這時先太子建成，處處想法要陷害太宗。長

唐宮二十朝演義 第三十回

一七四

孫皇后低心下氣的極盡孝道，事奉公婆，在高祖的妃嬪跟前，竭力替太宗分辯，解釋嫌疑。後來太宗登位，立爲皇后，服飾甚是樸素。太宗雖不喜歡，但也不能勉強他。皇后在梳頭洗臉的時候，也手中捧着書本兒不肯放的。太宗有時和皇后說起天下大事來，皇后便推說牝雞司晨，是國家的大忌。太宗故意問他朝廷的事體，皇后終不肯回答。皇后的哥哥長孫无忌，和太宗原是患難朋友，做了唐朝的開國元勳。太宗欲拜无忌做丞相，和皇后商議着，皇后再三勸說不可，他說道：「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佔據權勢，如漢朝的呂后霍后，使萬世之下，受人吐罵。後生太子承乾，乳母請皇后加多東宮的什器。」皇后說道：「太子祇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皇后到病急的時候，太子請父皇大赦天下，又請僧道做法事，替皇后祓除災難。皇后說：「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壽，吾不爲惡；若行善無效，我尙何求。」況且赦令是國家的大事，佛老是異教，高祖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宗聽皇后說話有理，便也罷了。皇后平日讀書，常採古婦人事，着成女則十篇。死後，太宗使宮中妃嬪，人人抄讀。皇后死後，葬在昭陵。太宗皇帝，日夜想念不休，便在宮中後苑，造一座高臺，稱做層觀。太宗常常獨自登臺，從臺上望見昭陵。有一天，魏徵有要事進宮面奏，太宗皇帝正站着臺

上落淚便召魏丞相上臺來太宗拿手指着昭陵說道：丞相可看見那座陵寢嗎？魏徵睜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向宮牆外望去，望了半天，連連搖着頭道說：臣目力昏昏，實未能見。太宗又舉手指着昭陵說道：那邊高高的不是長孫皇后的陵寢嗎？魏徵便說道：臣認做陛下望先帝的陵寢呢？若說娘娘的陵寢，臣也早已望見了。一句話點醒了太宗，便和魏徵拉着手，走下臺來，從此太宗也不最上層觀去了，吩咐把這層觀毀去。自己却天天臨幸延慶宮，楊妃見太宗想長孫皇后，想得厲害，百般勸慰，也不能解他的悲懷，便也假裝做佯嗔薄怒，對太宗總是冷冷的。太宗却詫異起來，反把自己的傷心丟開，溫存慰問。楊妃流着淚說道：如今娘娘去世，使萬歲如此想念，這全是娘娘在世時候，賢德貞淑，去世後叫人忘却不得。如賤妾輩命薄早寡，故主死後，又不能矢志守貞，莫說死後風光，便是活在世上，也多得被人輕賤，臣妾願陛下早賜一死，免得在世使故主蒙羞。幾句話說得嬌弱可憐，不由太宗皇帝不動了憐惜之念，忙把楊妃攬在懷裏，百般勸慰，纔見楊妃回嗔作喜。太宗心中實在寵愛楊妃，想如今皇后去世，中位已虛，不如把這楊妃陞位正宮，也可博得美人的歡心。當時便把這意思對魏徵說了，魏徵再三爭論，說楊妃有辱婦節，陛下須爲萬世家法，萬不可使失

節婦人，母儀天下，使天下人笑陛下爲荒淫之主。且陛下更不可以辰嬴自累，幾句話十分嚴正。太宗見丞相反抗，便也祇好死了這條心腸。又因楊妃常常提起齊王，尙未立後，便下詔把楊妃的親子曹王明，立做海陵郡王。元吉的嗣子，又把海陵郡王追封做巢刺王。這時天忽大旱，有十個月不曾下雨，京師一帶地方，田稻枯死。太宗也曾幾次駕臨天壇求雨，雨終不至。有司天臺右丞李百藥奏稱：因宮中陰氣鬱結，宮女太多，足以致旱。宜多放宮女，宣洩其氣，則甘雨可至。太宗依奏，下詔：宮女年在二十五歲以上者，從優資給，放令出宮婚嫁。內宮奚官局常侍，奉旨簡出三千多宮女，放令出宮。太宗又慮有冤獄，致上違天和，便下詔親御太和宮審囚。刑部尚書奉旨，便把那御監內的男女犯人，一齊提進宮去，聽候太宗皇帝覆審。這一日武庫中把大鼓移設在宮門外，待天色微明，內侍上鼓樓，搥鼓一千聲，宮門大開，男女囚徒，從兩廊魚貫俯伏進宮，排列在丹墀下。太宗全身朝服，陞上寶座，由刑部左右僕射喝名，那犯人一一上去叩見天顏，遇有可疑的形迹，太宗便詳細審問。從辰牌時審起，直審到午牌，男囚已審完，便開審女囚。第一個女囚崔氏，鐵索郎當的由內常侍牽引着上殿來，葡萄在龍座下面。太宗打開案卷來看時，見上面一行字寫着犯婦李庶人瑗姬人。

崔氏，太宗不覺心中一動，那李瑗原是廬江王，且是太宗的叔父，祇因廬江王謀反，事敗身死，全家抄沒。王妃崔氏，因不得太宗明詔，至今還拘囚在御監中。當下太宗見了案卷，心中纔想起，忙傳旨令犯婦抬頭，太宗也舉目向崔氏臉上一看，由不得他心中盪漾起來。在太宗心中想崔氏是他的叔母，年紀總已半老，且在獄中幽禁多年，必也憔悴不堪的了。待到向崔氏臉上一望時，見左右內侍，把崔氏的臉扶住，看他端莊流麗，豐容盛鬋，眉彎呈秀，唇小含珠，竟是一個少年美婦人。太宗忙下旨說：崔氏是宗室犯婦，不宜當庭對質，吩咐快送進後宮去，由宮娥看守着，自己也便退朝回宮。捱到黃昏時候，太宗便在宣華宮中，傳崔氏進宮去問話。那崔氏是何等聰明的女子，他見太宗把他送入後庭，知道皇上已動了憐惜之念，進得宮來，使沐浴薰香，百般修飾。太宗這時接近容光，微聞香澤，在燈下相看，愈覺明媚動人。崔氏見了太宗，便在膝前跪倒。太宗問他多少年紀，崔氏低聲回奏說：二十六歲。又問他在獄中幾時，對說被囚三年。以下的話，任太宗百般審問，他總是嚶嚶啜泣，一句也不答。問得急時，他祇說薄命女子，求皇上開恩，早賜一死！聽他嬌脆的聲音，好似笙簧，如此美人，教太宗如何忍心審問得。當時便斥退侍衛，親自上去把崔氏扶起，說這三年牢獄，委屈美

人了！崔氏便奏說：自己原是士人黃源的妻子，被廬江王在路中強劫了去，又把前夫殺死，姦佔着妾身，如今反因廬江王之事，使妾身無辜，受這三年牢獄之苦，妾身好苦命也！那崔氏說着，又止不住哽咽起來。太宗上去，親自拿袍袖去替崔氏拭着淚，用好言勸慰着。崔氏明知皇帝已愛上了他，便也一任太宗撫弄着。太宗笑說道：朕初認做美人是朕的叔母，心中正恨俺二人緣份淺薄，如今聽美人說：原是黃氏之婦，朕如今封美人爲德妃，想來也不致關碍朕與廬江王叔侄的名分了。崔氏聽了，忙跪下地去謝恩。這一夜崔氏便伴着太宗，留宿在宣華宮中。第三天太宗下詔，冊立崔氏爲德妃，便在宣華宮中起居。這崔氏却不比楊妃，生性十分放蕩，太宗迷戀着他，一連五天不出去坐朝。那魏丞相，房玄齡，杜如晦一般大臣，交章練勸，太宗却置之不理。後來還是楊妃入宮去勸諫說：陛下不宜以私廢公，太宗纔勉強坐朝，不久便退朝回宮，向宣華宮中一攢，直到夜也不肯離崔氏一步。那朝廷大臣，有要事要面見聖上的，太宗便把那大臣召進宣華宮去，每值君臣談論，那崔氏便也寸步不離的隨待在皇帝身後。那班大臣見了崔氏，都免不得要行個臣禮，崔氏便很是歡喜，常常拿許多珍玩去賞賜大臣，那一班趨炎附勢的臣子，漸漸的都趕着崔妃孝敬財物去。那楊

妃宮中，反慢慢的冷落下來。那時一有位諫議大夫王珪，爲人甚是忠直，見人有過失，便盡言極諫。太宗也很是敬重他的！如今楊妃見太宗如此迷戀崔妃的聲色，祇怕誤了國家大事，便在背地裏和王珪商議，如何可以勸主上醒悟過來。王珪受了楊妃的託付，便直進宣華宮去，朝見皇上，太宗和王珪談論國家大事，那崔妃也隨待在身傍。君臣二人談罷了正經事體，王珪故意指着崔妃說道：此是何人？太宗便對他說：是朕新立的德妃崔氏。王珪故作詫異的神色說道：並聽民間傳說主上新冊立的妃子，原是廬江王的故妃，在名義上講起來，和萬歲却有叔侄之稱呢？太宗忙分辯道：朕新納的妃子，原是士人黃源的妻子，被廬江王殺死了他丈夫，霸佔過來的。朕自娶黃家的寡婦，原沒有什麼名分之嫌。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道：這廬江王殺人之夫而納其妻，如此荒淫，是自召滅亡了！王珪正色說道：陛下以廬江王的行爲是耶非耶？太宗詫異着道：殺人而姦其妻，尙有何是非可言。王珪道：臣讀史有管仲曰：齊桓公之郭，向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廬江王所姦佔的婦人，尙留在陛下左右，陛下心中必以廬江王的行爲是矣。若陛下以廬江王之

行爲爲非，那如今這婦人必不在陛下左右了。太宗聽了這番話，便也默然無語，從此以後，太宗每逢召見臣工，這崔妃便不敢隨侍在左右了。楊妃趁此也常常勸諫說：陛下宜常常接見大臣，談論國家得失，不宜溺愛聲色，致虧龍體。太宗也明知道楊妃說的是好話，但崔妃的美貌，心中實在愛得厲害，雖不好意思夜夜臨幸，但覷空依舊是在宣華宮中起坐的。直到查抄得侯君集家中兩個美人，纔把太宗寵愛的心腸，改移過來。這侯君集是幽州三水人，性極武勇，善於弓馬。太宗在秦王府中的時候，跟着南征北討，頗立奇功。後來玄武門擒殺建成太子，君集也很出力。當時太宗便拜爲右衛大將軍，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太宗卽位以後，侯君集又與李靖、薛萬均、李大亮諸位大將征伐吐谷渾，轉戰萬里，直到星宿海，積玉山，望黃河源頭，得勝回朝，改封陳國公，進位光祿大夫。此時四夷惕服，萬國來朝，國家承平無事。太宗便在御苑中建造一坐凌烟閣，把當朝文武有功的人畫像在閣上。又在閣中大宴羣臣，侯君集見自己的像，也畫在閣上，心中便十分驕傲，處處欺凌同僚，滿朝官員，又因他是有功之臣，便不敢和他計較。誰知侯君集的性格，愈覺驕橫，他膽子也愈闊愈大，後來君集統兵出征西域，得了許多奇珍異寶，他也不奏聞皇上，私自沒收在府中待班師回

朝，被部下將士告發，幸得中書侍郎岑本奏稱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太宗也念君侯前功，不加追究，祇把他的本官削去。君集閒居府中，心中十分怨恨，便私與太子承乾來往着，結黨行私，胡作妄爲。這承乾太子，原是太宗的長子，長孫皇后所生；因生在承乾殿中，使取名承乾，在八歲時候，便能應對賓客，太宗十分寵愛。待年長成人，更能幫助太宗料理國家大事。那時太宗因高祖新喪，在宮中守孝，遇有國家大政，便由太子裁決，却頗知大體。從此太宗每有出狩行幸，便留太子監國。誰知這太子貌爲忠厚，心實險惡，他見父皇不在跟前，便任性妄爲，常逼着近侍，微服出宮，夜入人家，強姦民婦，見有絕色的女子，便令府中勇士，拿少許銀錢去，把那女子強買回府來，充作姬妾。太子妃嬪，共有二百餘人，教成歌舞，太子終日在府中，聲色徵逐。每在酒醉時候，便逼着衆妃嬪，赤身露體的在大庭中，白晝宣淫，使宮女在傍鼓吹作樂。那民間被太子欺凌，忍無可忍，紛紛到有司衙門去控告太子荒淫無道。那官員收了人民的狀子，也無可如何。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這一輩，全是忠義大臣，常常用好話去勸諫太子。承乾却正襟危坐，議論滔滔，說的盡是微言大義，那班大臣聽了，都十分敬服，都疑心百姓謊告太子，反幫着太子在太宗跟前

分辯。太宗也認太子是忠厚君子，絕不疑他在外面有不德的事體。這太子又生成一種怪僻的根性，他在府中使奴婢數百人，學習胡人的音樂，結髮成錐形，剪綵爲舞衣，跳劍打鼓，歌聲鳴鳴，通宵達旦，不休不止。又在階下，排列六大銅鑪，烈火飛騰，使勇士在四處盜刼民間牛馬，太子親事宰割，夾雜在奴婢中，喧嘩爭食，以爲笑樂。在府中又愛學着突厥語言，穿着胡人的衣服，被羊裘，拖辮髮；在後苑中排列着胡人的氈帳，使諸姬妾扮着胡姬，與奴僕夾居在穹廬中。承乾太子裝做可汗模樣，腰佩短刀，割生肉大嚼。又裝做可汗死的模樣，使姬妾奴婢圍着他，跳擲號哭，正哭得熱鬧的時候，太子使厥然躍起，拍手大笑，隨意摟住一個姬妾，進帳嬉遊去了。東宮中有一個變童，名喚俳兒，面貌長得嬌媚動人，又能歌舞歡笑，機敏勝人。承乾太子寵愛他勝於諸妃嬪，在宮中行動坐臥，都帶着俳兒在身旁，談笑無忌，行樂不避。有時這俳兒便夾睡在衆妃嬪之間，互相撲擲，資爲笑樂。俳兒又長成一身白淨皮肉，太子常令俳兒脫得上下衣服不留，與衆妃嬪比着肌膚。這俳兒也十分狡黠，覷着有美貌的妃嬪，便私地裏和他勾搭上了，把個東宮弄得行穢不堪。太子妃穎氏，是一位端莊的女子，面貌雖也長得美麗，舉止却很是凝重。承乾太子却不愛他，便暗地裏唆使俳兒去調

戲穎氏看穎氏的惶急樣子。太子反在一傍拍手笑着。穎氏羞憤至極，便入宮去奏知太宗。太宗大怒，立刻着內侍到東宮去，把俳兒擒來縊殺在殿柱上。從此太子和穎氏結了很深的讎恨。穎氏也因太子行同瘋狂，不敢留住東宮，常在貴妃宮中躲避。這太子也置之不問，祇終日在東宮與一班蠢奴武士戲弄，把宮中侍衛，盡改作胡兵裝束，樹起紅旗，和漢王元昌，分領兵士，在後苑中學作兩軍戰鬥的樣子，吶喊進攻。太子在後面執着大刀壓陣，有畏縮退後的，便把他剝得赤身露體的，綁在樹根上，用皮鞭痛打至死，輕的也把他乳頭割去。一場兒戲後，苑中竟殺得屍橫遍地，血染花木。太子常說：我作天子，便當任性作樂，如敢勸諫者，吾便殺之，連殺至五百人，便沒有人敢來勸諫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長孫皇后爲女史中有名人，其生襄助太宗，獲益甚深。太宗卽位後，雖因寵愛後宮，略形疎淡；然對皇后則尙存相當崇敬之心，故於其歿也，則哀痛至於毀形。魏徵登臺數語，頗得大臣風範。

女子誠尤物，以太宗之英明，尙不免於亂倫，一娶齊王妃，再納廬江王姬人，爲盛德累。然茲二

女者，天資國色，卽後人於紙上描模，亦足銷魂。是美人精靈，寄於作者毫端所致歟。

承乾太子，狂放奇僻，粗蠢可笑！每觀歷代預立太子者，恆不能保其令位，實由於深居東宮，逸縱無教，羣小包圍之，且有恃而無恐，其不入於淫放者，有幾人哉。

第三十一回 雙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結義守情

承乾太子胡作妄爲，太宗早已聞知。太子自從俳兒被太宗殺死以後，心中鬱鬱不樂，日夜想念着俳兒；特在府中建一座念兒室，畫着俳兒的像，在屋子裏供奉着。又私封他太子洗馬官，悄悄的埋葬着，造一座高大的坟墓，墓傍立一座祠堂，太子常常到祠堂裏去哭祭。一連三個月，不去朝見父皇；後來被太宗知道了這情形，喚太子進宮去，痛痛的訓斥了一番，又着人平了俳兒的祠墓。太子失了體面，心中敢怒而不敢言。這時有太子的叔父漢王元昌，也是一個好色之徒；叔姪二人，同氣相投。元昌常常到太子府中來游玩，悄悄的告訴太子，說皇上近來頗寵愛四王子，俺從燕妃那裏得來的消息，皇帝早晚要立四王子做太子，却把你的太子名位廢去了，你却須小心些。承乾太子聽了大怒，狠狠的說道：這老悖！看俺早晚把他從皇帝位子上推翻下來，待俺做了皇帝，再取這四

小子的性命！元昌聽了，心中甚是歡喜，忙湊在太子耳邊去，說道：你倘然一朝做了皇帝，休忘了把那彈琵琶的宮娥賞給了我呢！太子聽了，把頭點點。原來太宗宮裏，有一個善彈琵琶的宮女，名叫小燕；這一天朝廷大慶，宮中排着筵宴，漢王隨着衆親王進宮去朝賀。太宗見都是自己的子弟，便在內宮賜宴。漢王把酒喝得酩酊大醉，溜出席來，獨自到御苑中去玩賞；看看鳥語花香，綠蔭如幕，貪看園中景色，不覺走到沉香亭畔來。耳中祇聽得絃索琤琮之聲，悠揚悅耳；那一帶海棠花，密密的圍在亭子四周。漢王從花枝杪杖中望去，祇見六七個宮女，圍着一個穿綠的，在那裏聽彈琵琶。看那穿綠的宮娥，雲鬢低斂，杏靨含嬌，竟是一個絕色的美女。漢王看了，情不自禁，便大聲喊道：快彈一曲與小王聽聽！說着，便大脚步闖進亭子去。那一羣宮女，驀地裏驚得四散奔逃；漢王正要追上前去拉那穿綠衣的，忽見小徑中走出兩個內監來，把漢王扶住，送回席去。從此漢王心心念念，不忘這個彈琵琶的宮娥，祇恨平日無故不能進宮去；如今聽說承乾太子要謀反，他便從傍一力慫恿着。這時候君集因貪賊得罪，被囚禁了三十日；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章，替侯君集求恩，太宗便下詔放免。侯君集自恃平西域有大功，今反見罪，心中常懷怨憤；漢王打聽得君集也有謀反之意，

便從中和太子拉攏着。侯君集也在太子府中，秘密商議過幾次；太子便揀了一個日期，邀集了李安儼、趙節、杜荷、侯君集、漢王元昌，連自己六個人，在密室中，各人拿佩刀割臂出血，灑在酒中，飲血酒立誓結盟。約定齊王祐，在齊州起兵，打進京師來；太子親率御林軍，攻入西宮響應。誰知事機不密，齊王在齊州失敗了，被李勣擒住，送進京師來，招認出太子和侯君集、漢王元昌一班人來。太宗十分震怒，一齊捉住，便派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一班忠義大臣，會同審罪。太宗下詔，把承乾太子廢爲庶人，發配黔州；太子在路上受不住辛苦，便死了。其餘人犯，一概賜死。獨把侯君集提上殿來，親自審問。太宗對侯君集說道：朕不欲使刀筆吏辱公，故自加審問。如今謀反的證據確鑿，卿尙有何說？侯君集祇是叩頭乞死。太宗回頭問左右大臣道：回想昔時，家國未安，君集轉戰萬里，實有大功；今雖有罪，朕實不忍置之於法。朕今爲君集向諸公乞免其性命，不知卿等許朕否？太宗話未說完，那左右大臣，齊聲說道：君集今日之罪，天地難容，請陛下明正典刑，以維國家之大法。太宗聽了，不禁拭着淚，對君集說道：衆怒難犯，非朕不赦卿也，與卿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能在凌烟閣上見卿遺像矣！說着，止不住落下淚來。侯君集也哭着叩着頭，求皇帝保

護他的家小。太宗下詔，送侯君集往京師大街十字路口斬首示衆；一面下詔，查抄侯君集府第，所有男婦，都押入宮，祇留一子，回鄉看守侯君集田墓。把一樁天大的亂事，掃除得烟銷雲散。有一天，太宗在宮中，想起侯君集的家眷來，便悄悄的步行到下宮去。這下宮在御苑西牆外，一帶平屋，甚是狹小，原是容留犯官的妻小所在。這時太宗御着便衣，到下宮中一看，祇見小兒婦人，十分嘈亂。那一陣一陣的穢氣，撲入鼻管，不能安身。太宗正要回身走時，瞥見那小窗裏面伸出兩隻白玉似纖潔的手來，捲着簾子；太宗看了，不覺怔了一怔。心想這污穢的地方，何來如此清潔的婦人？再看時，那簾子高高捲起，露出那女子的臉兒來。雖說是亂頭粗服，却長得十分斌媚；那段粉頸兒，竟和雪也似白，玉也似潤。太宗不覺動了心，忙喚管宮侍衛問時，是侯君集的姬人，姊妹二人，長得一般的嬌潔的容貌。太宗查問明白了，便回到清心院，吩咐把他姊妹二人帶進院來。一對璧人，肩並肩兒跪在太宗跟前。太宗笑說道：你姊妹二人，長得如此清潔，真好似一朵並頭蓮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呢。那一個年長一些的便含笑說道：便請陛下賜俺名兒，喚做蓮花罷！太宗聽他說話伶俐，心中格外歡喜！便把他姊妹二人，留在清心院裏，連着臨幸了十多天。他姊妹二人，渾身長着潔白肌

膚，在帳中看時，真好似玉雕的美人。太宗十分憐惜！年長的賜名瓊，年幼的賜名玖，都封做美人在閒談的時候，太宗便問二美人肌膚何得如此潔白？那瓊美人奏稱：自嫁得侯公，得侯公十分憐愛，長年吃着人乳，少吃烟火食，因此得肌膚如此潔白。太宗聽了，便傳諭在清心院中，長年僱用乳母二十人，每日擠乳，供二位美人服食，消息傳出宮去，那些王府中妃子和大臣們的姬人，都學着樣，人人家裏僱用起乳母來服食着，頓時所有四鄉的乳母，一齊趕赴京師來享用一份豐厚的俸錢，反丟得那窮家的小孩，個個因失了乳，病的病，死的死，民間頗覺不安。有一天魏國公房玄齡入朝，談罷了軍國大事以後，太宗便問玄齡道：先生亦有姬妾幾人？玄齡奏對說：貧賤夫妻，不敢相負，是以未置妾媵。太宗笑道：先生爲國辛勞，朕今贈美人二，早晚爲先生夫婦抱衾與裯。說着，當即傳內侍在婕妤中，選美貌處女二人，坐着香車，隨玄齡入魏國公府中去。到了第二天，那玄齡又進宮來叩謝聖恩。太宗問二美人尙當意否？房玄齡奏對說：天子之賜，臣福薄，實不敢當。二美人昨夜與賤內相處一宵，今仍携入宮中，奉還陛下。太宗聽了，十分詫異，忙問敢是小妮子不聽使令麼？玄齡正容說道：實不敢瞞陛下，賤內不願因此分夫婦之愛，臣亦萬死不敢受。太宗也久知魏國夫人是奇

妬的，聽了玄齡的話，便命楊妃召夫人入宮，百般勸解，說天子之賜，義不當辭，况媵妾之流，今有常制，魏公身為大臣，為國宣勞，天子欲優恤暮年，不可辜負聖恩。無奈這魏國夫人，執定主意，不容丈夫有妾，便竭意謝絕。楊妃沒奈何，便來太宗跟前覆旨。太宗思得一計，吩咐在延慶宮設席，賜魏國夫人筵宴，飲酒至半，忽近侍報說天子親賜夫人飲酒。那魏國夫人聽了，慌忙下席來迎駕。太宗走至筵前，回頭喚內侍拿酒過來，那內侍手中正捧着一個長頸酒瓶，倒出紅色的酒來，斟着滿滿的一杯。內侍喝一聲夫人聽旨。魏夫人忙又跪倒俯伏在地。太宗大聲說道：妬為婦人大罪，今有毒酒一杯，為天下妬婦而設，夫人速速自決，願不妬而生，抑願妬而死。夫人聽了，即奏對道：臣妾甯妬而死。說着，上去接過酒來，一仰頸子，啣啣的把一大杯毒酒，都倒下肚子去，立刻辭出宮來，回到府中，拉着魏國公，把天子賜死的情形，說了一遍。夫婦二人，拉着手大哭一場。魏國夫人急急回至房中，香湯沐浴，更換朝衣，直挺挺的睡在牀上候死。那魏國公也忙忙的置備衣衾棺槨，看看天晚，便也進房來，守在夫人牀前，又把合府中的親丁男女骨肉，喚進臥室去，候送夫人的終。夫妻二人，相看着哭一回，說一回，十分淒慘，亂哄哄的鬧了一個通宵，夫人祇覺醉醺醺的睡了一夜，到天明

時候，依舊清醒過來，合府歡騰，第二天房玄齡進宮去朝見皇帝。太宗笑對玄齡說道：尊夫人朕亦畏之，何況玄齡。便留玄齡在宮中陪膳。當時陪膳的有長孫無忌，歐陽率更，和尉遲敬德四人。那無忌和率更二人最喜嘲笑，雖在天子跟前，也不避忌的。二人酒醉飯飽以後，無忌便援筆寫詩一首道：聳聽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寫罷，又寫題歐陽公像五字，擲給歐陽率更。歐陽公看了，不發一言，也援筆寫一首詩道：索頭連背暖，佞嚮畏肚寒；只有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在一傍看着，搖着頭說道：歐陽詢如此無賴，不怕皇后在地下震怒嗎？歐陽公聽了，忙向長孫無忌長揖謝過。這時太宗乘着酒興，登御牀提筆寫飛白屏風，筆飽墨酣，淋漓盡致。每寫成一幅，被大臣們奪去，再叩頭謝恩。這時有一個散騎常侍劉洎，因身體矮小，屢次不能奪得，他一時性起忘形，便聳身跳上御牀，從太宗手中奪得一紙。太宗見大臣爭奪的樣子，揎拳擲掌的煞是好看，把筆一擲，哈哈大笑！那時有許多還得不到御書的，心中嫉妬劉洎，便奏稱劉洎登牀劫奪，失却大臣風度，罪當處死，請陛交付大法。太宗笑着說道：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也是千古佳話。諸大臣看朕的面，便恕了劉洎的罪罷。太宗接着又說道：字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意，猶勝棄日。凡諸藝業，

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臨古人之書，實不學其形勢，祇須學其骨力。及得骨力，形勢自能生動矣。說着，又傳諭各賜初搨王右軍蘭亭序帖一本。又說這蘭亭真跡，在陳朝大嘉年間，爲永大師得去。到太建年間，由永大師獻與陳宣帝。到隋朝，有人獻與晉王，晉王不知寶愛，便流落在民間。先父皇從民間得來。又有果大師向先父皇借去搨印，先父皇登極以後，忘却索還。果大師死後，落入他弟子辯大師手中。朕在秦王府中的時候，便愛好墨寶，見蘭亭搨本，便詫爲奇寶。日後方知原是吾家舊物，便使蕭翊設法，向辯大師手騙得，如今藏在大內。他日朕千秋萬歲後，諸大臣爲朕作主，須將蘭亭原碑，同葬陵寢。太宗說畢，諸大臣齊呼萬歲，一齊退出宮來。祇有尉遲敬德走在最後，太宗忽然想得一事，便把敬德留住。待室中無人，太宗便對敬德說道：朕聞夫人年老龍鍾，卿起居又不能無人侍奉，朕將嫁女與卿，卿可卽回家收拾屋宇，預備迎娶。尉遲敬德聽了，慌忙叩頭稱謝！口中連稱臣萬死不敢當！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之情。臣聞古人有言，貴不易妻，仁也。萬乞陛成全臣夫婦之私，停止聖恩！說着，又連連叩頭。太宗笑慰着道：朕與卿戲耳。尉遲敬德纔敢起身出宮。第二天這消息傳出宮來，長孫無忌便進宮去，替兒子長孫決求婚。太宗便指第五

女長樂公主下嫁，祇因長孫無忌，原是舅家，皇室懿親。使下詔有司，令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知道了，便進宮諫勸道：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陛下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公主乎？太宗便把這話去轉告長樂公主，長樂公主悚然起敬，說道：女久聞父皇稱重魏徵，女愚昧，不知其故，今觀魏丞相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真社稷之臣也！便奏請太宗，賜魏徵錢四十萬，絹四百疋，進爵郡公。太宗又把六公主下嫁與魏徵第四子，依例公主下嫁，舅姑須向媳婦行朝見禮。獨魏徵却令公主行媳婦禮，拜見翁姑，說家庭之禮，不宜上下倒置。太宗知道了，便下詔，以後公主下嫁，一律須執媳婦禮。太宗諸駙馬中，祇有尙丹陽公主的薛駙馬，是行伍出身，舉動甚是粗蠢。太宗每對人說：薛駙馬甚是村氣。丹陽公主也很厭惡駙馬，常常幾月不和駙馬同席。這一年太宗因諸公主大半下嫁，便在清心院設下筵席，召所有公主在內院賜宴，所有駙馬在外院賜宴。這許多公主，雖說是同父姊妹，但自幼兒便有保姆管教着，分院居住，不常見面。今日在一堂聚首，姊妹們說說笑笑，甚是快樂！獨有丹陽公主一人，鬱鬱不樂！姊妹們都追着他玩笑，公主祇是嘆着氣說道：諸姊都嫁得如意郎君，獨俺命薄，適此村氣駙馬，一世也吐不得氣！正嗟嘆的

時候，忽宮女報進內院來，說外院諸位駙馬，祇薛駙馬得萬歲爺歡賞。萬歲親解佩刀，賜與薛駙馬。諸位駙馬正搶着送酒，賀薛駙馬的喜吸。原來這薛萬徹，因平日受丹陽公主的冷淡，便發奮讀書，在府中聘着飽學之士，教授他經史，不上數月，居然也能涉筆成文。這一天在清心院領宴，太宗明知薛駙馬不解文字，便傳命用隋煬宮人吳絳仙的故事，各作樂府一首。別個駙馬，都暗暗的替薛萬徹捏一把汗。誰知薛駙馬得了題目，竟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太宗把諸駙馬作的拿來一一看過，最後再看薛駙馬的，竟是最佳。太宗大喜！喚薛萬徹到跟前來，親自把佩刀解下來，給薛駙馬掛上。笑着拍着薛駙馬的肩頭說道：駙馬居然秀氣獨鍾！衆駙馬見薛駙馬得了皇上的褒獎，便爭着讀薛駙馬做的樂府道：

持短掉，持短掉，三千殿脚羞花貌；描長黛，描長黛，三千殿脚摹嬌態。玉工有婦真玉人，秀可療飢色可餐。誰將十斛波斯螺，勾出廣陵新月痕，千載尙銷魂；無怪當年看煞隋家風流之至尊。太宗又令把這篇樂府，送進內院去，傳觀衆公主。那丹陽公主看了，尤其得意！一時宴罷，衆公主和駙馬都辭謝出宮，那薛駙馬正也要跨上馬去，忽見一個侍女，走到跟前說：公主請駙馬同車回府。

薛萬徹看時，見果然道傍停着一輛七寶香車，那丹陽公主含笑，揭着車簾候着。薛駙馬這得意，有如登天一般，急急下馬，趕到車前去。侍衛上來，開着車門，薛駙馬向車中一攢，同坐着車兒回府去。從此他夫婦兩人，十分恩愛，常常一對兒在宮中出入，太宗也另眼看待着。這時太宗也有五十歲年紀了，漸漸的懈於聽政，愛在後宮和妃嬪們取樂。唐宮中自從高祖卽位，放出無用宮女一千餘人。太宗皇帝初登大位，放出宮女三千餘人。貞觀二年，因天久不雨，又放出宮女三千餘人。最後因大赦，也放出宮女三千餘人。四次共放出宮女一萬多人，宮中便處處覺得冷落起來了。如今太宗坐朝的時候少，在宮中遊幸的時候多，所到之處，頓覺樓臺冷落，池館蕭條，便下詔令地方有司選送宮女一千名，分值各處宮院。又令民間有淑德美貌女子，準有司訪報五十名，分任九嬪婕妤美人才人之職。太宗久聞得士人鄭仁基有女，美而多才，命掖廷局下聘書，聘鄭女爲充容。原來唐朝太監的制度，立內侍省官員，分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另立五局，掖廷局，專管宮人名冊；宮闈局，專管宮內門禁，又分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專管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專管宮中供張燈燭；內府局，專管財物出入；宮中內

外大小，共有太監二千六百多人。這時掖廷局奉了旨意，便派典引內侍八人，捧着冊書冠帶，到鄭家去。這一行人，正要走出宮門，頂頭遇到魏丞相進宮來，問起情由，內侍把聘鄭家女爲充容的話說了。魏丞相忙說不可，便把這一班內侍留住，匆匆進宮去，朝見太宗。奏道：臣聞鄭仁基女已許嫁士人陸爽，奈何陛下強奪有夫之婦？太宗也不覺大驚，一面即傳諭停止冊命，一面令房玄齡到鄭家去，切實察訪；又喚陸爽進宮來，太宗親自問話。那鄭仁基對房玄齡再三說，小女並未家人陸爽也。奏對說，民人並未聘有妻室。太宗心中疑惑起來，又請魏丞相進宮商議。朕已親自問明陸爽並未聘有妻室，那鄭仁基也說並未將女兒許配給人，丞相何以又說那鄭女是有夫之婦呢？魏丞相奏道：這全是下臣迎合上意，故意將陸家這段婚姻瞞起，臣已訪查確實，那鄭家女兒，却自幼兒許配給陸爽爲妻的，萬歲萬不可強娶有夫之婦，破人婚姻，使百世之下，爲盛德之累。太宗道：羣臣容或有迎合之心，但那陸爽何以也肯捨去他的未婚妻子呢？魏丞相奏道：陛下聖明，當能洞察民隱，彼陸爽不敢自認，祇疑陛下外雖捨之，而陰加罪譴故爾。太宗聽了，勃然動容道：朕之不能見信於人民，有如此耶？魏丞相又奏說：天下多美人，何必鄭家女。太宗當即下詔，立刻停止選女。欲知後事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自古奸雄，每以臣民爲芻狗，待功高事定，必百計思中傷之，使人人憂危，挺而走險；彼奸雄者，乃得以明正其罪。太宗欲誅君集之心，亦已久矣，向臣下爲君集貸一死之語，奸懷盡露矣。嫖爲婦人美德，然惟能真愛者能真妬。世之所稱妬婦者，平日與丈夫痛癢不相關，一旦聞夫有他寵，則出死力以爭之。彼所爭豈真爲夫婦之愛耶？亦以爲一己之權利計耳。故妬爲婦人美德，亦爲婦人大醜，尉遲之妻大醜也。

男子逾中年，百感叢生，每以醞酒婦人寄其無聊之思。太宗固一世之雄也，而英雄垂暮，欲寄迹溫柔，於是有選女之舉。因此一念，武氏乘機而入，幾覆唐社，女禍之烈，有如此也。

第三十二回 興佛法玄奘出使 伏禍胎武氏承恩

魏丞相見太宗毅然罷免選女的事，便乘機勸諫太宗，當少近女色，保愛身體，又拿古來聖賢豪傑的故事，講解與太宗聽。君臣二人，終日在御書房談論着，閒着吟一首詩，下一盤棋，却是十分契合。太宗忽問朕推闡佛法，使天下人民，咸知向善，豈非佳事？魏丞相原不甚信佛的，祇因太宗迷戀色

慾，怕因色慾糟壞了身體。今見皇上信佛，便也一力勸助。也是望太宗借此可以休養身心的意思。太宗當下便打定主意，要招集天下高僧，修建一場水陸大會，超度枉死孤魂。傳旨命中書官出榜招僧，又行文各處地方州縣，推荐有道的高僧，上長安做會。不滿一月之期，已送到了八百名高僧。太宗傳旨，着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修建佛事。恰恰那傅奕，又是不信佛的，當即上疏諫止。那表上說道：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蒙誘愚蠢；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天壽，本諸自然；刑德威福，係之人主。今俗徒矯託，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推西域桑門，自傳其教，不作爲信。太宗將此表章，擲付羣臣會議。時有宰相蕭瑀，出班俯伏奏道：佛法與自漢朝引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無法，請寬嚴刑。傅奕與蕭瑀，便在當殿論辯道：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正所謂非孝者非親。蕭瑀聽了，也不分辯，祇合掌道：地獄之設，正爲此輩。太宗見二人爭論不休，便召太僕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向道佛事營福，其應如何？二臣同聲奏道：佛在清靜仁恕，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歷衆供養，而無不顯。

五祖投胎，達摩現象，自古以來，將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毀，不可廢。太宗聽了大喜，便傳諭再有敢勸阻者，便以非聖無法論罪。便令魏丞相會同蕭瑀、張道源考察諸僧，選舉一名有德行的僧人作壇主，設立道場。這三位大臣，便於次日，聚集衆僧，在山川壇，逐一查選。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法名玄奘。這玄奘自出娘胎，便持齋受戒，外祖父便是當朝一路殷開山，父親便是狀元陳光蕊，官拜文華殿大學士，一心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德行高超，千經萬典，無不通曉。當時三位大臣，把這玄奘領上殿來，朝見太宗，玄奘拜伏在丹墀下，蕭瑀在一傍奏道：「臣瑀等奉旨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見駕。太宗聽了陳玄奘三字，沈思良久，便問道：『可是學士陳光蕊的兒子嗎？』玄奘叩頭奏對道：『臣正是臣陳光蕊之子。』太宗大喜，便傳諭封玄奘爲天下大都僧綱之職。玄奘叩首謝恩，又賜五綵織金袈裟一件，毗盧帽一頂，教他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良時，開演經法。玄奘再拜領旨而出。回到化生寺裏，聚集各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一切佛寺齊備，選定日期，開壇做四十九日水陸大會，演說諸品妙經。玄奘具表申奏，請太宗至期赴會拈香。到了吉日，太宗早朝已畢，帶領文武百官，乘坐鳳輦龍車，離了金鑾寶殿，徑到化生寺前，吩咐住了音樂響器，下了御輦，領着百官

禮佛拈香，三匝已畢。又見那大闡都僧綱陳玄奘法師，引着一羣高僧，前來參拜太宗。禮畢，分班各安禪位，當頭揭着濟孤榜文。太宗看那榜文道：「至德渺茫，禪宗寂滅，周流三界，統攝陰陽，觀彼孤魂，深宜哀愍。茲奉至尊聖命，選集諸僧，參禪講法，大開方便門庭，廣運悲慈世楫，普濟苦海羣生，脫免沉痾六道，引歸真路，普接鴻濛，動止無爲，混成絕素，仗此良因，邀賞清都絳闕，乘吾勝會，脫離地獄樊籠，早登極樂任逍遙，求往西方隨自在。」太宗看畢，滿心喜悅，對衆僧傳諭道：「汝等切勿怠慢，待功成緣滿，朕當重賞，決不空勞。」衆僧一齊頓首稱謝。當日太宗便在寺中用齋，齋畢，擺駕回宮。一轉眼，又當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請太宗降壇拈香。此時善聽普遍遠近，太宗卽排駕，率文武多官，后妃國戚，無論大小尊卑，俱詣寺聽講。到得壇前，祇見玄奘法師，高坐在臺上，授一回受生度亡經，談一回安邦定寶篆；又宣一回勸修功卷，聽講的人頭擠擠，約有三五萬人，滿場肅靜，一心歸依。衆人正聽講時，忽見兩個滿頭長着癩瘡的游僧，擠進人叢中來，直搶到壇前，舉手拍着寶臺，厲聲高叫道：「那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教法麼？」玄奘聞言，心中大喜，翻身下臺來，對那兩個游僧稽首道：「老師父，弟子失瞻多罪，現前的大衆僧人都講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那游

僧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正喧嚷的時候，有司香巡堂官，急去奏知太宗道：大師正講談妙法，忽被兩個滿身長疥癩的游僧，扯下臺去，滿口說着混話。太宗聽了大怒，喝命擒來。祇見許多人推推攘攘的擁着兩個游僧，進後法堂來，見了太宗，首也不稽，掌也不合，仰面道：陛下問我何事？太宗看了他踞傲的樣子，心下却疑惑，便說道：你這兩個和尚，既來此處聽講，只該吃些齋便了，爲何與朕法師亂講，擾亂經堂。游僧答道：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昇天，我自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不壞。太宗問你那大乘佛法，却在何處？游僧道：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能解百冤之結，能消無妄之災。太宗道：你可記得麼？游僧道：我記得。太宗聽了大喜，使命司香巡堂官引去，請上講臺開講大乘教法。那兩個游僧奉了旨意，手拉手兒，轉身大脚步出去，躍上高臺，一霎時祥雲四起，把這座講壇密密圍住，中間現出一座觀世音菩薩來，手中托了淨瓶楊柳，左邊木哪童兒，右邊韋陀菩薩，喜得個玄奘大師，忙倒身下拜。那太宗皇帝得報，也率領文武百官，朝天禮拜，滿寺僧尼道俗，無一個不拜倒在地，口中念着南無觀世音菩薩的佛。

號太宗卽把吳道子傳來，對菩薩畫下真形來，漸漸的彩雲散去，金光銷滅，菩薩真身條已不見，祇見那半空中飄下一張簡帖兒來，上面寫着幾句偈語：道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萬八千里，大乘進殷勤，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羣，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太宗讀了偈語，便諭且把水陸道場收起，待朕差人去取得大乘經來，再乘丹誠，重證善果。一面在京師城裏城外，遍貼黃榜，尋求肯上西天去拜佛求經的僧人。第二天那玄奘法師，便袖中藏了黃榜，進宮去朝見太宗皇帝，跪奏道：貧僧不才，願効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便可保得陛下江山永固。太宗大喜，便親自下殿來，伸手將玄奘扶起，說道：法師果能盡此忠勤，朕願與法師結爲方外弟兄，便與玄奘同坐御輦，擺駕到水陸道場，在佛座前，拉着玄奘，拜了四拜，口稱御弟聖僧，慌得玄奘忙還禮不迭，說道：貧僧何德何能，敢蒙天恩如此眷顧，我此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達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取真經，卽死也不敢回國，永遠沉淪在地獄之中。說着，便在佛前拈香爲誓。太宗大喜，暫送玄奘回洪福寺去，寺中許多僧徒，聽得玄奘要赴西天去取經，都來相見道：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虎豹妖魔，法師這一去，祇怕難保性命。玄奘道：我已發下誓願，此去若取不得真經，便願永沉地獄。但長途跋涉，渺渺茫茫，吉

凶正是難定。次日，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隨即把玄奘宣上殿來，口稱御弟道：「今日是出行吉期，御弟可就此起行。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送于御弟，途中化齋需用，再選兩個長行從者，白馬一匹，送御弟爲遠行腳力，便請御弟起程。玄奘接了鉢盂，謝了聖恩！太宗排駕率同衆文武官員，送至關外。那洪福寺僧徒，又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伺候。太宗先教長行從者收拾行囊馬匹，然後命宮人執壺的酒。太宗舉杯問道：「御弟可有雅號？玄奘奏稱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便號稱三藏如何？再者御弟此去，遠適異國，可改姓唐，用唐三藏三字，是表明不忘本國，不忘此去取經的意思。玄奘又謝了恩，接了御酒，正要飲時，祇見太宗低着頭，向地面上抓一些塵土，彈入酒杯中。三藏不解是何用意。太宗笑道：「御弟此一去，到西天何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又勸着酒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飲此酒，甯戀本鄉一捻土，莫愛他鄉萬兩金。三藏方悟太宗撮土入酒之意，便舉酒杯一飲而盡，告別出關。此一去，三藏到處爲人講經說法，遠近異國人，一齊尊敬他，在西域地方，共留住十七年工夫，經過一百餘國，都能通得他國裏的語言。三藏便採取各國的山川謠俗土地，著成西域記十九

卷回國之日太宗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建起了一座望經樓接經，共得有梵字經典六百五十七部。太宗下詔，便在洪福寺翻譯，仍令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理。那經卷的名目，有涅槃經四百卷，虛空藏經二十卷，恩意經大集四十卷，寶藏經二十卷，禮真如經三十一卷，大光明經五十卷，維摩經三十卷，金剛經一卷，菩薩經三百六十卷，楞嚴經三十卷，決定經四十卷，華嚴經八十一卷，大般若經六百卷，未曾有經五百三十卷，三論別經四十二卷，正法論經二十卷，佛本的經一百六十卷，菩薩戒經六十卷，摩喝經一百四十卷，瑜伽經三十卷，西天論經三十卷，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大智度經九十卷，本闍經五十六卷，大孔雀經十四卷，貝舍論經十卷，五龍經二十卷，大果經三十卷，法華經十卷，寶藏經一百七十卷，僧祇經一百十卷，起信論經五十卷，寶威經一百四十卷，正律文經十卷，維識論經十卷，共有五百零四十八卷。玄奘一身，共遭了八十一難：第一難是金蟬遭貶；第二難是出胎幾殺；第三難是滿月拋江；第四難是尋親報冤；第五難是出城逢虎；第六難是落坑折從；第七難是雙叉嶺上；第八難是兩界山頭；第九難是陡澗換馬；第十難是夜被火燒；第十一難是失却袈裟；第十二難是收伏八戒；第十三難是

黃風怪阻；第十四難是請求靈吉；第十五難是流沙難渡；第十六難是收得沙僧；第十七難是四聖顯化；第十八難是五莊觀中；第十九難是難活人參；第二十難是貶退心猿；第二十一難是黑松林失散；第二十二難是寶象國捐書；第二十三難是金鬪殿變虎；第二十四難是平頂山逢魔；第二十五難是蓮花洞高懸；第二十六難是烏雞國救主；第二十七難是被魔化身；第二十八難是號山逢怪；第二十九難是風攝聖僧；第三十難是心猿遭害；第三十一難是請聖降妖；第三十二難是黑河沉沒；第三十三難是搬運車遲；第三十四難是大賭輸贏；第三十五難是祛道興僧；第三十六難是路遇大水；第三十七難是身落天河；第三十八難是魚籃現身；第三十九難是金峴山遇怪；第四十難是普天神難伏；第四十一難是問佛根源；第四十二難是飲水遭毒；第四十三難是西梁國留婚；第四十四難是琵琶洞受苦；第四十五難是再貶心猿；第四十六難是難辯獼猴；第四十七難是路遇火焰山；第四十八難是求取芭蕉扇；第四十九難是收縛魔王；第五十難是賽城掃塔；第五十一難是取寶救僧；第五十二難是棘林吟咏；第五十三難是小雷音遇難；第五十四難是諸大神遭困；第五十五難是柿林穢阻；第五十六難是拯救駝羅；第五十七難是朱紫國行醫；第五十八難是降

妖取金聖；第五十九難是七情迷沒；第六十難是多目遭傷；第六十一難是路阻獅駝；第六十二難是怪分三色；第六十三難是城裏遇災；第六十四難是請佛收魔；第六十五難是比丘救子；第六十六難是辯認真邪；第六十七難是松林救怪；第六十八難是僧房臥病；第六十九難是無底洞遭困；第七十難是滅髮國難行；第七十一難是隱霧山遇魔；七十二難是鳳仙郡求雨；第七十三難是失落兵器；第七十四難是宴慶釘耙；第七十五難是竹節山遭難；第七十六難是玄英洞受苦；第七十七難是趕捉犀牛；第七十八難是天竺招婚；第七十九難是銅台府監禁；第八十難是凌雲渡脫胎；第八十一難是通天河落水；後人便把這唐三藏第八十一難，演成功了一部西游記小說。此外與唐宮不相干的事體，在下也不多說了。如今還須補說一件唐宮中緊要的事體，祇因那年太宗下詔挑選宮女，又傳諭地方有司，進獻美人，雖說因鄭女的事，下詔罷免選女。但內中有一個并州刺史，因訪得并州文水地方都督武士彠的女兒，長成絕色，便選作美人，送進宮來。太宗一見，嘆爲國色，便封作才人。這才人雖生成娥媚，年紀却祇有十四歲，還羞答答的不甚解得風情。太宗常常喚他媚娘，抱在懷裏，撫摩玩弄一陣罷了。武才人的小名喚做媚娘，太宗喚着他的小名，原是寵愛。

他的意思無奈這武媚娘一味嬌憨不解風趣，太宗常常用恩情挑逗他，他總是避着不肯承恩。恰巧有一天午後，太宗坐在月華池邊，看鴛鴦戲水，媚娘捧着拂塵站在一旁。這時左右無人，靜悄悄祇見一隻文彩華美的鴛兒，追趕着一隻鴛兒，在水面上成其好事。媚娘看了，不覺掩着唇兒嗤的一笑。太宗看他粉頰紅暈，嬌羞可愛，便也撲抱着媚娘，成其好事。媚娘年紀幼稚，身軀嬌嫩，在承恩之際，婉轉嬌啼。太宗輕憐熱愛，一連臨幸了三夜，把個媚娘弄得病倒了一病二十多天，太宗也到別處臨幸去了。誰知這時民間忽起了一種謠言，說圖讖上載明唐朝三世以後，當屬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傳在太宗耳中，心中十分疑慮，便下密詔給地方有司，秘密偵查，遇名姓有武字，或與武字同音的，便從重辦理。恰巧有華州刺史李君羨，小名五娘，官封武衛將軍，又是武安縣人氏，封武連縣公。太宗便授旨借別故殺死他。司天臺又報告太白晝見，太史官占卦說是女主昌盛。太宗便召李淳風進宮，問他禳解之法。淳風奏稱女主不死，徒多殺無益，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此人當已在宮中，自今以後，不過三十年，便當王天下，殺唐家子孫殆盡。太宗聽了，更覺驚惶，便說道：朕欲將宮中跡涉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淳風奏道：天命已定，非人力所能挽回，自今以往三十年，幸其人已老

也許能發生慈心，爲禍或淺。今若得而殺之，天或更生年少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聽了，祇得罷休，但心却日夜不安，時時留心這個姓武的女人，這冥冥之中，也是天意。那武才人日日在太宗身傍侍奉着，太宗却毫不疑心，反百般的寵愛他。直到武才人病倒，太宗纔覺得才人年幼嬌弱，不勝雨露，便許他在後宮中靜養，還時時拿許多珍寶緞匹去賞他。這武媚娘雖說年紀幼小，却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子，他自己知道長着荳蔻年華，洛神風韻，仗着他的媚骨花容，正可以顛倒少年，操縱英主，因此太宗雖百般寵愛，他總是淡淡的，祇因太宗已有五十歲以外的年紀，享國不久，又多內寵，自己是新進的，位卑職小，諒來也得不到幾日的風光。因此這武才人並不把太宗的寵愛放在心頭，祇暗暗的在諸位王子中物色人才，用心籠絡。那時承乾太子，因謀反廢爲庶人，死在黔州地方，依照定例，挨着次兄弟四皇子魏王泰當立爲太子。這魏王却長的一副美麗的容貌，活潑的性情，太宗皇帝原也十分寵愛他的，泰又愛結交賓客，酷好文學，太宗下詔便在魏王府中立文學館。魏王在館中著書講學，延請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學士入府，撰成括地志一書。太宗命衛尉供帳，光祿給士，天下文學之士，都投到在魏

王門下。那富貴子弟，又互相標榜，魏王府中，門庭如市。便是太宗皇帝，也親自臨幸魏王延康坊私第。魏王私第中，服用豪華，侍衛如雲。太宗又顧憐魏王，身軀肥胖，行動不便，便特許魏王乘坐小輿，出入宮禁。太宗在宮中時時見魏王，便敕魏王移居宮中武德殿。因此魏王得時時與宮中妃嬪親近，魏王面貌又長得俊美，仗着皇帝的寵愛，宮中妃嬪，便爭奪着去討魏王的好。魏王便漸漸的放肆起來，揀幾個美貌的妃嬪，暗暗的和他結識下私情了。這時承乾太子害了足病，走路成了蹺子，照定例皇子肢體有殘疾的，便當退出東宮。那承乾太子，平日又無惡不作，太宗也很不滿意於太子了。那妃嬪們打探得了這個消息，便一力慫恿着魏王，去謀奪太子的位置。魏王便結識下了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韋挺，杜楚客這一班人，常常在太宗跟前，說着太子的壞話。後來侯君集謀反事敗，連累太子也去了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丞相因太宗溺於聲色，思籍宗教之力以分其心志，初無提倡佛教之意，而佛教之勢乘機而入。佛徒教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立地獄之說以惑人，更立成佛成仙之說以啓人妄想，其妨礙現事業，莫過於此極也。

玄奘求經歷十七年，周百餘國，開中土留學之先聲，其志可嘉，其毅力可欽。惜乎用不得其道，遺萬世迷信之毒，而平添無數寄生妄人，佛子之天堂未見，而誤人之罪惡實深。玄奘者流，不能辭其咎。

世人恆明於遠慮，而昧於近憂，如太宗聞武氏覆宗之謠，竟至枉殺無辜，擾亂治安，而日伺於君側之嬌柔小女，卽他日滅族之禍胎，却冥然無覺。蓋此時武氏之色，已足以顛倒人主，也有如此。

第三十二回 簫聲起處初施雨露 素筵張時再證恩情

武媚娘究竟是有識見的女子，當時魏王泰得太宗的寵愛，宮中的妃嬪，都和魏王私通聲氣，有幾個放蕩的妃嬪，竟暗暗的和魏王結下了私情。他們一來貪戀魏王長得年輕貌美，二來也是攀援魏王的勢力，他日魏王做了太子，多少也得到一點好處。獨有這武媚，這對着魏王冷冷的，別的妃嬪見魏王進宮來，便一盆火似的向着。媚娘見了魏王，却避得遠遠的。魏王原是一個好色之徒，他見了媚娘這般美色，豈有不貪慕之理，便也用盡手段，百般的去趨奉他，勾引他，在魏王的意思，媚

娘是新承恩寵的，皇上正溺愛他的時候，若能勾引得他上了手，替魏王在父皇跟前說幾句好話，比到別的妃嬪，使格外有力。誰知媚娘的心思，却完全和魏王相反的，在媚娘原也存心要結識上一個少年美貌的皇子，圖他日後的風流。但他是要揀那忠厚少年，一旦得寵之後，可以顛倒操縱的，偷眼看着那魏王，是一個浮滑陰險的少年，將來決不能成大器。便是成了大器，也是一個無情無義的薄倖郎君，因此立意不願和魏王交結，任那魏王溫存體貼，殷勤餽送，總給他個不理不睬。媚娘在暗地裏，却看中了一位第九皇子晉王治，講到這位晉王，生性是一個忠厚老誠的輕年，他雖是文德皇后親生的兒子，但因他生性懦弱，在宮中常常受弟兄們的欺侮。娶妃王民，却是從祖母同安長公主的孫女。生性也是十分貞靜。夫婦兩人，住在宮中，常常受妃嬪們的奚落。但晉王却毫無怨言，獨有這武媚娘，每值宮中閒靜之時，便到晉王府中，找王妃閒談去。那內僕局，也明欺晉王夫婦是忠厚老實的人，一切供應，都十分減薄，出進晉王府中去，祇見婢僕零落，簾幕蕭條。王妃自己補綴着衣服，晉王也親自拂拭着窗戶。媚娘便在不周不備之處，私自拿些銀錢綢緞去貼補晉王妃子，又把自己院中使喚的宮女內侍，撥十六名去聽候晉王呼喚。這一來把個晉王夫

婦感激得深銘肺腑，恰巧晉王又在此時，患起病來了，病得昏昏沉沉，也經太醫診脈服藥，但晉王這一病，竟病了三個月。王王妃朝晚在一傍看護着，常常守到夜深，不得安睡。後來晉王病勢漸漸減輕了。武媚娘也不時進府來探望，在白天的時候，媚娘也替着王妃看護晉王的病。王妃也覷着空兒回房去安息片刻，媚娘便乘這個機會下手，看看晉王面貌清秀，性情忠厚，將來也容易操縱。本來人在患病的時候，倘然有人憐惜他，就容易觸動感情，何況一個是美女子，一個是美男子，各在少年，晝長人靜，枕席相對，豈有個不動邪念的。再加媚娘放出他輕挑淺逗的手段來，在色授魂與的時候，他兩人便成就了好事。晉王是一個忠厚男子，便在枕上立着誓，說願世世生生不忘今日之情。從此以後，他二人便瞞着王王妃，做着無限若干的風流的事體，恰巧承乾太子得罪廢死，太宗意欲立魏王泰爲太子。但武媚娘幾度侍奉過太宗以後，深知太宗的性格，便暗暗的指教晉王。須如此如此，必可得父皇的歡心。恰巧有一天，太宗命諸皇子學習騎射，喚晉王也一塊兒到郊外去。晉王便推辭說：非臣兒所好，但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則兒心所好也。太宗聽了，心中十分喜悅。便傳諭工部，在太宗寢殿左側，造一座別院，使晉王搬入居住。從此太宗心中，暗暗有立晉王爲太

子的心意。承乾太子謀反的計策敗露以後，不久那魏王泰結黨營私，傾軋太子的計謀，也敗露了。太宗下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便改魏王爲順陽王，出居均州之鄖鄉。長孫無忌又一力保舉晉王治，堪爲太子。太宗道：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雉奴使是晉王的小名。長孫無忌力言其無妨。太宗便下詔立第九子晉王治爲太子，入居東宮。那東宮接近後宮，從此媚娘與太子的踪跡，却愈加密切了。王妃平日暗地留意，殘雲零雨，也有幾次露在眼裏。祇因他夫婦二人，得有今日，全是媚娘的妙計勝人。如今雖說行徑不端，也祇得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忍耐下去。正在這時，太宗皇帝忽然崩了，遺詔傳位太子治。太子便在太宗柩前接位，便稱高宗。太宗另有遺詔，令先朝諸嬪媵，承恩過的，一律出宮爲尼。那武媚娘雖說一心迷戀着高宗，但自己是先帝的才人，被遺詔逼迫着，也祇得隨着衆妃嬪出宮，削髮爲尼。媚娘住的尼庵，名喚水仙庵。高宗使暗的囑咐內侍。凡是水仙庵中的器用服食，格外供應豐美。又時時着心腹內侍，拿奇珍異寶去賜與媚娘。他兩人一在宮裏，一在宮外，無時無刻，不是掛念着。高宗因想媚娘，想得十分厲害，每日朝罷無事，坐在宮中，長吁短歎，雖一般般有六宮粉黛，三千嬪娥事奉着，但都是庸脂俗粉，在高宗眼裏

看着，好似糞土一般。高宗既卽了皇帝位，照禮便冊立王妃爲皇后，又立着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共二十七世婦，又立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合八十一御妻。內中雖有幾個，也得高宗寵幸的，但比到媚娘那種旖旎姿態，艷冶風光，真是有天凡之隔。有一日，高宗因天氣昏悶，帶着一個小黃門，無意的走到御苑中長廊下納涼。這時兩廊下古木參天，濃蔭密佈，一陣陣涼風吹來，沁入心脾。高宗連稱好風，便倚着雕欄，坐了下來，正靜悄悄的，祇聽得一縷簫聲，從濃蔭中度來，吹得抑揚宛轉，悠靜動人。高宗便留小黃門在長廊下守候着，自己便分花拂柳的尋着簫聲走去。那小黃門在長廊下守候了半晌，不見萬歲出來，那簫聲却早已停住了，看看那天的西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烏雲，一霎時風起雲湧，滿天罩住了黑雲，大有雨意。這小黃門便忍不住了，依着萬歲爺走去的路，向花木深處找去。曲徑通幽，看看走到葡萄架下，前面有一帶芙蓉，花光燦爛，從花間葉底望去，祇見兩個人影兒，肩並着肩，臉貼着臉，一個是雲髻高擁，玉肩斜鞞，一望便知是宮中的嬪娥；一個却是萬歲爺。這時那宮娥把粉臉軟貼在萬歲的肩頭，手中弄着那枝玉簫，低低的度着鶯聲，唧唧嚶嚶的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那小黃門

遠遠的站在花架外面，却不敢做聲兒。忽然如豆子一般大的雨點，夾臉撲來，那雨勢又密又急，一霎時把個小黃門渾身淋得溼透，兀自不敢做聲，直挺挺的站在雨中。那高宗皇帝和這宮娥，並肩兒坐在葡萄架下，上面濃蔭密佈，雨點稀少。一時他兩人正在色授魂與的時候，倒也不覺得。後來那雨勢却愈來愈大了，高宗祇覺得肩頭一片水冷透溼，纔喚着一聲啊喲，一手拉着那宮娥，飛也似的向前面挹翠軒中奔去。那小黃門也渾身水淋淋的跟着向挹翠軒中走來。那宮娥一眼見那小黃門，好似落湯雞一般的，忍不住把一手掩住櫻唇，躲在萬歲懷裏，吱吱的笑着。高宗皇帝一面伸手撫摸着宮娥的頸子，一面對這小黃門說道：快回房換衣服去！傳御膳局備筵宴來，朕在此挹翠軒中飲酒賞雨。小黃門口稱領旨，匆匆退去。不一刻果然御膳局送上美酒嘉肴，龍肝鳳髓。高宗皇帝慢慢的飲着酒，賞着雨，又看着這宮娥。這宮娥居然長得水肌玉骨，身裁苗條，語言伶俐，眉目俊俏。看他眉心兒一展，朱唇兒一裂，嫣然的笑容，真要引得人心醉。高宗問他名姓，現居何職？這宮娥奏稱姓蕭，小名喚做雲兒，進宮來不及三載，內侍省分派婢子在御苑來喜軒中承值，現充良娣之職。高宗聽了笑說道：來喜來喜，今夜果然喜來矣。雲兒，雲兒，今宵朕便與汝會雲雨去也。蕭良娣

聽了，不覺嬌羞靦覷，忙跪下去謝恩。高宗伸手把他扶起來，坐在膝下，命良娣吹一曲鳳求凰。這時雨過天青，花木明淨，悠悠的簫聲，從萬綠叢中，一聲一聲的度出來，望去好似仙境。看看夕陽在樹，高宗皇帝也有了幾分醉意，蕭良娣扶着臨幸來喜軒去。這一夕蕭雲兒曲意承迎，婉轉薦寢，雖說是破瓜處女，但在嬉樂間的一種擒縱手段，教這高宗皇帝，竟有應接不暇之勢。高宗十分寵愛，第二天便下詔冊封雲兒爲蕭淑妃，騰出一座彩霞宮來，給蕭淑妃居住。從此高宗每日朝罷回宮，便向彩霞宮中一攢，飲酒歌舞，快樂逍遙，早把六宮粉黛，一齊丟在腦後。別人却不打緊，獨有那王皇后，從前在王府中的時候，是患難夫妻，如今一朝富貴，便沉迷女色，把這正宮娘娘，一連冷落了五六個月。王皇后心中十分怨憤，祇因自己是六宮之主，不能輕易去和妃嬪爭寵的，祇打發宮婢在外面打聽，打聽得高宗每夜總在彩霞宮中，尋歡作樂，那蕭淑妃把一個萬歲霜佔住在自己宮裏，便想出種種歌舞飲食的法子來引誘着皇帝。蕭淑妃在母家的時候，原製得一手好湯餅，這時他在宮中，也設着內廚房，淑妃親自到廚房裏去，烹調各種美味的湯餅來獻與萬歲爺吃着，又學着民間夫婦的模樣，蕭淑妃做着主母，高宗做一家的主人，選那面貌俊秀的宮女和內侍，充着兒

媳，假裝着一家骨肉，團圓笑樂。有時高宗也親自到廚房裏去，替蕭淑妃執着炊，又把日用飲食器具，在宮中排列成街市，做各項買賣，皇帝和淑妃，挽着竹筐，扮作平民模樣，入市去買物。那街市中各內侍，扮做店肆中掌櫃的，故意和皇帝爭論價值，學着市井中罵人的口吻。又有那耍拳捧的，賣草藥的，耍戲法的，賣熟食的，喧嚷紛呶，皇帝和淑妃插身其間，恣爲笑樂。有時蕭淑妃扮着嫦娥舞，輕紗四垂，淑妃穿着一身白色舞衣，在紗帳中，婉轉俯仰的舞着，紗帳後面，拿燈兒做成一輪明月，那明月愈近愈大，光照一室。嫦娥便在明月光中翩跹舞着，高宗在帳外設着筵席，一邊飲着酒，一邊看着，祇見那嫦娥長袖輕裾，舞衣如雪，態若游龍，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那嫦娥直奔出帳來，向高宗懷中一倒，高宗也不顧左右內侍們，便擁着嫦娥進帳去，內侍們急退出屋去。那蕭淑妃在帳中的吃吃笑聲，直送到戶外來，這樣的盡情旖旎，澈膽風流，高宗樂也樂不過來，却如何能念到皇后的孤寂，和妃嬪們的嫉妬呢。到這時皇后却忍無可忍，便授意給侍郎上官儀，上一本奏章，說皇上當愛惜精神，勤理朝政，不當親匿羣小，玩物喪志。高宗看了奏章，一笑置之，依舊尋他的快樂去。王皇后看看無計可勸住皇帝行樂，又實是嫉妬蕭淑妃寵擅專房，便私地裏召集了幾個妃嬪，大家

商量，着要設法離間蕭淑妃的寵愛。內中有一位劉貴妃，他和王皇后最是投機，在後宮中，年紀也最長，跟隨着王皇后在王府中的時候，親眼見皇后躬操井臼，深夜縫衽，十分辛苦着。如今見皇帝冷淡着正宮娘娘，他心中也代抱不平，再者這劉貴妃和王皇后格外密切，內中也存着一段私意。祇因王皇后無子，劉貴妃在王府中却生下一個兒子，名忠，字正本，在皇子中年紀是最長，當正本彌月的時候，王府設着盛大的筵席，太宗皇帝也臨幸府第，對羣臣道：朕初得長孫，今日欲與諸卿共樂，酒吃到半醉的時候，太宗命庭前作樂，自己便在席間舞着。高宗皇帝也和羣臣跟着起舞，舞罷，太宗賞賜的珍寶很多。高宗看父皇如此寵愛長孫，又因正本的母親劉氏充儀，出身太低，使和王皇后商妥，把這長子正本，認作自己的兒子。這時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也勸皇后把正本養爲己子，太宗便封正本爲燕王。後來高宗卽位，柳奭和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一班大臣，奏請立正本爲太子。從來說母以子貴，王皇后也奏請立太子生母爲貴妃，從此這劉貴妃感恩知己，處處幫助王皇后的，如今王皇后召集妃嬪，商量離間蕭淑妃之計，當時在座的還有鄭德妃，楊賢妃，大家商議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好法子來，正躊躇的時候，那劉貴妃忽然思得一計，說道：先皇妃嬪

中，不是有一位武才人嗎？萬歲做太子的時候，俺們和他一塊兒住在宮中，他也和俺們很說得投機，便是萬歲的能夠做太子，大半也還是這武才人的計謀，那是俺萬歲也很迷戀着武才人，娘娘不是也親自撞見過幾次的嗎？如今俺們不妨悄悄的依舊去把這位武才人喚進宮來，從來說的新婚不如久別，那時萬歲爺見了武才人，包在俺身上便把這淫賤的蕭丫頭，丟在半邊了。劉貴妃說了這一番話，一班妃嬪們都說是好計！獨有王皇后却搖着頭說道：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俺這萬歲爺，又是沒主意的，見一個愛一個，祇怕那武才人，也不是好惹的呢。一句話點破了，衆人也無法可想，便各各散去。那邊高宗皇帝和蕭淑妃的恩情，一天深似一天，看看蕭淑妃已有孕在身，劉貴妃深怕將來蕭淑妃生出一個男孩兒來，仗着萬歲爺一時的寵愛，便奪了他兒子太子的位置，因此悄悄的去見王皇后，催他速行把武才人喚進宮來的計策，事有湊巧，這時正值太宗死後四周年之期。京師地方，大小寺院，齊做着佛事，追薦先皇。高宗也親到各寺院去拈香祭奠，看看來到水仙庵中，女尼們料理出一桌素席，請高宗用齋。高宗正端起一隻白玉酒盅兒飲時，一眼見那盅兒上雕着一個篆體雙鈎的媚字來，高宗頓時記起來，這水仙庵原是武才人落髮修行的所在，當下

便傳諭左右侍衛，一齊退去，傳庵中女尼出來事奉，果然走出來了四個年輕俊美的女尼，站在兩旁，伺候高宗飲酒。高宗看看這四個女尼中，却沒有一個是武媚娘，心中不樂，便停着杯兒不飲，低低的問媚娘何在，內中有一個乖覺的女尼，奏對說：媚娘因今日是先帝忌日，心中悲傷，無心修飾，怕褻瀆了萬歲爺，便不敢接駕。高宗聽了，笑說道：朕能替媚娘解憂，今日雖是先皇忌日，俺們見個面兒，却也何妨，快傳諭去請媚娘相見。一個女尼，奉了聖旨，進內院去傳喚媚娘，媚娘說未亡人已截髮毀容，不可褻瀆聖目；不敢見駕。高宗如何肯依，便接二連三的傳諭進去，說倘再不來見駕，萬歲便要親自移駕進內院來了。媚娘違拗不過，祇得略整衣襟出來，走近筵前，低着頭，捧着酒壺，替高宗斟了一杯酒，放下酒壺，轉身便要走去。高宗上去，伸手拉住衣袖，說道：媚娘，媚娘，緣盡於此了嗎？說着，止不住眼淚紛紛落下來，那媚娘也不禁低徊宛轉，拿衫袖拭着眼淚。高宗伸手去緊緊的握住媚娘的手，兩人黯然相對的半晌。媚娘嘆着氣，說道：昔日恩情，而今都成幻夢，陛下去休，莫再以薄命人爲念。說着，便要奪手進去。高宗如何肯捨，便道：吾二人豈不能重圓舊夢乎？媚娘搖着头，說道：妾已毀容，勢難再全。况子納父妃，名分攸關，願陛下捨此殘花敗柳，海樣深恩，妾三生啣感不

盡也！媚娘愈說得可憐，高宗愈不肯捨，看他柳眉鎖恨，杏靨含愁，高宗恨不得立刻帶他進宮去，重圓好夢，又看他清鬢已經剃盡，實是無可挽回了，便祇得忍心揮淚別去。誰知高宗在水仙庵中私會武媚娘這件事，被護駕的侍衛偷偷的去告訴了王皇后。王皇后便與劉貴妃商量。劉貴妃道：萬歲還未忘情媚娘，遲早總要把媚娘弄進宮來的，那時媚娘一得了寵，俺和皇后越法要吃他們欺侮了。依俺的意見，不如請皇后悄悄的去把媚娘接進來，在宮中養着，慢慢的給他留起頭髮來，那蕭家婢子，倘再迷住皇上不放，俺們便把這媚娘獻出去，那時媚娘若得了寵，那蕭家婢子便失了寵。再者這媚娘是娘娘弄他進來的，自然和俺們連通一氣，凡事也肯幫助俺們了。他后妃兩人，正計議着，忽見宮女報來，說蕭淑妃產下皇子來了。劉貴妃聽了，一拍手說道：更不得了，萬歲爺從此更把那蕭家婢子寵上天去了，三五年以後，怕不要把這小東西立做太子，把那蕭家丫頭封做皇后呢。王皇后聽到這一句話，便不由得怒氣直衝，說道：好！俺便把媚娘去接進宮來，看這賤婢能保得幾時寵幸。那邊高宗見蕭淑妃產了一個皇子，心中萬分的歡喜，取名素節，到滿月的那一天，彩霞宮中十分熱鬧，許多妃嬪進宮來賀喜，歡笑暢飲，又在弘德殿上，賜百官筵宴。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武媚娘深謀遠慮，在衆妃嬪所不屑結交之晉王，彼能一力謀助之，即預伏他日玩弄儒子之計。唐家子孫，自此遭殃，晉王果不足道，彼英明之太宗，明知他日當誤社稷，而又故犯之，是誠不可解。

花棚遇雨，寫來如畫，自來宮嬪工於心計者，每於冷處動人憐惜。蕭妃一曲洞簫，引得天子顛倒裙下，是誠能以冷處勝人，較庸脂俗粉之於熱處着力者，其勞逸不可以道里計矣。王皇后引媚娘入宮，以抵制蕭淑妃，是大失算。婦人小子，往往因一朝之憤，而喪其終身者，氣識限之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183B

3972

